刷动美妆的化妆包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她的荣光(1)
- 第2节：她的荣光(2)
- 第3节：她的荣光(3)
- 第4节：她的荣光(4)
- 第5节：她的荣光(5)
- 第6节：她的荣光(6)
- 第7节：她的荣光(7)
- 第8节：她的荣光(8)
- 第9节：她的荣光(9)
- 第10节：她的荣光(10)
- 第11节：她的荣光(11)
- 第12节：她的荣光(12)
- 第13节：她的荣光(13)
- 第14节：她的荣光(14)
- 第15节：她的荣光(15)
- 第16节：她的荣光(16)
- 第17节：她的荣光(17)
- 第18节：她的荣光(18)
- 第19节：她的荣光(19)
- 第20节：她的荣光(20)
- 第21节：她的荣光(21)
- 第22节：她的荣光(22)
- 第23节：她的荣光(23)
- 第24节：她的荣光(24)
- 第25节：消融的面具(1)
- 第26节：消融的面具(2)
- 第27节：消融的面具(3)
- 第28节：消融的面具(4)
- 第29节：消融的面具(5)
- 第30节：消融的面具(6)

- 第31节：消融的面具(7)
- 第32节：消融的面具(8)
- 第33节：消融的面具(9)
- 第34节：消融的面具(10)
- 第35节：消融的面具(11)
- 第36节：消融的面具(12)
- 第37节：消融的面具(13)
- 第38节：消融的面具(14)
- 第39节：消融的面具(15)
- 第40节：消融的面具(16)
- 第41节：消融的面具(17)
- 第42节：消融的面具(18)
- 第43节：消融的面具(19)
- 第44节：消融的面具(20)
- 第45节：消融的面具(21)
- 第46节：消融的面具(22)
- 第47节：消融的面具(23)
- 第48节：消融的面具(24)
- 第49节：消融的面具(25)
- 第50节：消融的面具(26)
- 第51节：消融的面具(27)
- 第52节：消融的面具(28)
- 第53节：消融的面具(29)
- 第54节：消融的面具(30)
- 第55节：别了，海的王子(1)
- 第56节：别了，海的王子(2)
- 第57节：别了，海的王子(3)
- 第58节：别了，海的王子(4)
- 第59节：别了，海的王子(5)
- 第60节：别了，海的王子(6)
- 第61节：别了，海的王子(7)
- 第62节：别了，海的王子(8)
- 第63节：别了，海的王子(9)
- 第64节：别了，海的王子(10)
- 第65节：别了，海的王子(11)
- 第66节：别了，海的王子(12)

- 第67节：别了，海的王子(13)
- 第68节：别了，海的王子(14)
- 第69节：别了，海的王子(15)
- 第70节：别了，海的王子(16)
- 第71节：别了，海的王子(17)
- 第72节：别了，海的王子(18)
- 第73节：别了，海的王子(19)

第1节：她的荣光(1)

Chapter1 她的荣光

我用冰糖铸造了一双水晶鞋，希望王子到来后，捧起我的纤足，能迷醉于那丝香甜，而忘掉我脸上戴着的面具……

童话里的王子，不仅拥有迷人的笑容，还有一座华丽的城堡。我想，完美的爱情只能存活于那里。我穿着冰糖水晶鞋，忍受着黏腻与不适，跋山涉水去寻找他……

1

那个女人有一头瀑布般的黑直发，刘海儿在额前二八分，发量多的那边别着一个粉色大发夹。小脸蛋上架着一副硕大的太阳镜，能看见的只有一个鼻尖、一张红唇，貌似明星一般神秘。

走在人群中，她还煞有介事地伸手遮脸，更令人疑窦丛生。再细看，她穿一件金丝混纺黑色小西装，内搭一条珠片装饰的雪纺连衣裙，颜色虽沉稳、低调、看似平常，但懂门道的内行一眼就能瞧出那衣服的价值不菲。

她摇曳生姿地走着，像一道最抢眼的风景，所有人都对她惊羡地注目着。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叫："范薇怡！"

这一喊不得了，就像捅了马蜂窝，人们久酿的情绪喷薄而出。原来，这戴墨镜的美女竟是当红明星范薇怡！

这年头，大街上看到明星，怎么也得逮着人家弄个签名才好，绝对不能白白错过！

人群向中心地带冲过去，几个人强硬地递过本子和笔，伴着一声声高呼："帮我签名！签名！"

这轰动效应让李小青喜不自禁，但她不动声色，大大方方地伸手接住"粉丝"拼命越过人墙递来的笔和本子，淡定自若地抬手一挥而就，龙飞凤舞地画下三个大字。

得到签名的人感动得泪花闪烁，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就被另一拨拥来的人浪冲开去。

人群沸腾，“包围圈”越缩越小，李小青担心会遭到“咸猪手”，便匆忙离去。

路边停着几辆的士。李小青钻进最近的一辆车，把车门关上，还风情万种地隔着车窗向人群挥手告别。

“大明星，去哪里？”出租车司机回头热情地问。

“富源大酒店。”她虽然表情淡然，但“大明星”三个字已经触动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令她心旌摇荡、面若桃花。

“好咧！这酒店好啊！您是来拍戏的吗？待几天啊？这是我的名片，需要用车随时给我打电话！”司机双手递上一张名片。

“谢谢。”

“这次拍什么新片？我老婆最喜欢看你的片子了，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吧！”一路上，司机滔滔不绝地和她攀话，她只是偶尔搭腔。

到了富源大酒店之后，她把二十块钱递给司机。司机却死活不肯要，说：“您这不是骂我吗？能开车送您那是我今天走了狗屎运！不不不，桃花运！桃花运！我这大老粗不会说话，反正我就是不能收您的钱！”

看司机像对待敌人般怒视着她手上的钱，她便心安理得地把钱放回口袋。

司机下了车，一路小跑给她开车门、护车框，像保护最尊贵的客人一样保护她。

她从车里出来之后，轻飘飘地对司机说了声“谢谢”。司机竟像情窦初开的傻小子一样站在那里不走，呆呆地看着她走进酒店的旋转门。

她在酒店里逛了一圈，偷偷往外一看，确定司机已经离开，这才走出酒店，拐向酒店右边的马路。

下车没走多远，她便感觉自己被人跟踪了，心里正七上八下，没料到那人在后面就开了口：“前面的小姐请等一下！”

她回头，警惕地盯着跟上来的男人，却见那男人微笑着递上一张名片，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英王文化传播公司的。我们最近要拍一个广告片，您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您愿意，请到我们公司来试镜，好吗？”

第2节：她的荣光(2)

文化公司？拍广告？

她的心猛地跳起来，将信将疑地接过名片，瞟了一眼，只见名片印得简洁、精巧，上面印着“英王文化传播公司广告部总监周一涛”。她又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男人，他虽打扮得文质彬彬，但鉴于骗子也学会与时俱进，她还是半信半疑。

“我考虑一下。再见。”她给双方留下足够的余地。

男人却追上来，一脸诚恳地说：“请您一定要过来，好吗？我们这个广告片真的很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好，我有时间就过去。”说完，她又要走。

男人却还跟上来，央求道：“您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吗？”

她想了想，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男人像得到宝贝一样，站在原地喃喃地道：“全美有灯具贸易公司，李小青。”

她便趁机走掉了。

回到家，她把包往沙发上一丢，把墨镜一摘，回想起今天那众星捧月的一幕，再拿出那星探的名片仔细端详，心情顿时如同阳光一般灿烂。

她拿着那人的名片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是真是假。之前，她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到招收平面模特，就兴致勃勃地去应征，经过一周的焦虑等待，终于得到录用通知。但当她兴冲冲地去签约的时候，才知道新录用的模特拍照要交钱，每次三千。她当时断然拒绝。但人家说，你去拍个写真也要这么多钱，现在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还能上杂志，你是有赚无赔。她终究没答应，便错过了一个上杂志的机会。

这次这个英王文化传播公司，不知会不会又是个陷阱？思前想后，她决定冒险去一探究竟，搞不好是真的呢。

当天下午，李小青来到英王文化传播公司。

这个公司在一幢商业大厦租了整整一层，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每个房间门头上都挂有标牌。

和周一涛联系之后，周一涛把她领到演艺部。还没进去，她就听见里面有人在大声说话："乐多多，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哦！我最喜欢乐多多！"这不是范薇怡在为"乐多多"牌冰激凌做广告时的广告词吗?

她走到门口一看，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都不苟言笑，眼神犀利、挑剔，旁边还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摄影师，扛着摄影机在拍摄。办公桌前面站着一个时髦女郎，正在模仿范薇怡拿冰激凌的动作。靠门口的沙发上坐着三个美女。

周一涛领着她走进去，然后跟考官说了两句什么，人家便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她。

"你过来，过来！"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人冲她招手。

她淡定自若地走过去。

"我演得怎么样？"刚刚模仿范薇怡的时髦女郎问办公桌后面的人。

"回去等通知吧。"那个女人却不看时髦女郎，继续盯着李小青。

沙发上那三个美女见状，就不太高兴，纷纷盯着李小青。

"把墨镜摘下来。"女人满怀期待地说。

李小青便把墨镜摘下来。

"太像了！"女人像中了彩票一样兴奋，给另外两个男人递眼色。

一个男人微微点头。另一个男人却含而不露，对李小青说："你模仿一下范薇怡做过的广告。"

李小青想了想，问："'乐多多'那个行吗？"

"行。"男人说。

李小青便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粉底液当作冰激凌，对面试考官摆了个四十五度角的侧脸，把嗓子压扁、削尖，像从针眼里挤出来的一

样，说：“乐多多，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哦！我最喜欢乐多多！”脸上还露出范薇怡的招牌笑容，嘴角上翘，露出八颗上门牙。

“就她了！”女考官一锤定音。

第3节：她的荣光(3)

男考官对沙发上的三个美女说：“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还没表演呢！”三个美女不满地嚷嚷起来。

周一涛赶紧过去把三个美女连哄带骗地支走。

“你坐吧。”女考官指了指墙边的一把椅子。

李小青坐下来，屁股仅仅占了椅子的三分之一，身板挺立，脖子伸直，下颌收紧。

“以前有过演艺经验吗？”男考官问李小青。

“没有。”李小青如实回答，却没有丝毫底气不足。

“想拍广告吗？”男考官又问。

“可以考虑。”李小青淡淡一笑，仿佛现在谈的不是她梦寐以求的事。

“我们最近要拍一个食品广告，经过面试，觉得你能够胜任，你有信心吗？”男考官问。

李小青觉得一切来得太快太容易，心里有些吃惊，有些不安，便不说话，望着考官。

“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你比较有明星气质，跟角色的形象也比较符合，所以我们选择了你。”一个男考官补充道。

她听了心里很得意，但没有表现在脸上。

“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签合同吧。”

她又吃了一惊，这种来得太容易的好事只怕是陷阱，就像上次那样。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问道：“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当然能。你看完之后可以回去考虑一下，不过要尽快答复我们，因为广告很快就要开拍了，不要耽误档期，好吗？”另外一个男考官说。

“好的。”她点头。

女考官把一份合同递给她，说：“请你在三天内答复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说完，还递给她一张名片。

她一看名片，上面印着“导演陈秀”，这个女人是导演？但她未及多想，赶紧翻开合同看起来。

一条条仔细浏览着，她边看心里边乐。当看到关于劳动报酬的第九条写着“乙方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甲方以每日500元人民币形式足额支付乙方工资”时，她终于释然并欣喜若狂。一日五百，三日就相当于她上班一个月！

她不动声色地把合同看完，然后递还陈秀，和考官们道别，出了门。

人要走运，想挡都挡不住。

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来得太快的运气确实不可靠。

2

李小青一天也不敢耽误，第二天就给陈秀打电话约时间签合同。

待顺利地签完合同，看着落在白纸上的“李小青”三个字，她感慨万分，觉得自己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正式步入演艺圈。

当天，陈强打电话约李小青参加公司的酒会，她答应了。但她并不是因为陈强才答应的，而是因为酒会本身。陈强在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当业务员，都知道房地产是棵摇钱树，她有预感，自己最近运气不错，说不定能在酒会上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钻石王老五。

她的候选男友虽然不少，但始终缺少一个能够让她倾心相交的重量级人物。

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认识新人的机会。

为了晚上的酒会，她从下午就开始打扮自己。她用卷发棒把头发做成大波浪，然后将挎包里的化妆品拿出来，花两个小时给自己化了一个精美绝伦的晚妆，再从衣柜里挑出一条红色吊带长裙。这条裙子是她的压箱货，原价一千多，她等了两季，直等到打三折时才出手。

穿戴完毕，她想起来什么，跑到浴室里刷了刷牙，然后用棉签蘸了点儿柠檬汁，把牙仔细地涂抹了一番，接着对着镜子露齿一笑，牙齿又白又亮，跟珍珠似的。她终于满意地一笑，这才叫“武装到牙齿”。

她放下棉签，对着镜子把正面、侧面、背面一一检查一遍，长相貌美如花，身材S得无可挑剔，足以让天使自杀，让魔鬼吐血。今晚酒会上的闪亮之星，非自己莫属。

第4节：她的荣光(4)

打扮妥当后，她把所有化妆品井井有条地放回挎包。这些化妆品是帮她征战天下的强兵爱将，品种齐全，花样繁多，光唇膏就三十多支。一般的化妆包根本装不下，所以她的挎包就是特大号化妆包，十八般“武器”全收罗在这个包里。这是她的命根子，是她撬起整个地球的支点。不论走到哪里，她都要把它牢牢夹在胳膊底下，夹住它，她才有美貌，有信心，有一切。

晚上，陈强到她家里接她，看到她艳而不俗的妆容和打扮，再次惊叹道：“宝贝儿，你真是美得惊人！”

她心里很得意，脸上却只是淡淡一笑。

两个人打的来到酒会现场。进门时，陈强试图揽住李小青的肩膀。她识破他的意图，假装躬身整理鞋子，让他的手落了空。

为避免陈强再次有企图，她对他微微一笑，说：“你先进去，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我等你。”陈强不愿意放过和美女一起入场的风光。

“不用，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去找你。”她打定主意不给他机会。

陈强只好依依不舍地先进去了。

她到卫生间里照了照镜子，补了补妆，这才往酒会大厅走去。

一进门，她看到里面的人又多又乱，三三两两的正聊得起劲，根本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她。这些人里，男的大多西装革履，气质不俗，想必钻石王老五不会少。她不甘心自己的出场就这样被湮没，一定要震慑全场，于是她左顾右盼寻找转机。就在她看到大厅右角的楼梯时，眼角的余光里突然闪出一抹刺眼的鲜红——她下意识地向鲜红望去，差点儿没昏厥过去，有个女人竟然穿了一条和她的一模一样的红裙子！

怎么办？看来这打折货就是买不得，虽然牌子响亮，但她当时没想到，和她一样贪小便宜的人数不胜数！现在该怎么办？撞衫这种丢

脸的事情，怎么能在这种场合发生？

她面红耳赤，一扭头跑出酒会现场，躲进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气喘吁吁的自己，她脑子里乱哄哄的。绝不能让今天自己与钻石王老五的相识变成一场闹剧！她望着身上的衣服，绞尽脑汁，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一个广告，然后打定主意……豁出去了，就这么办！她当即从挎包里掏出修眉毛的小剪子，在裙身处戳了一个洞，然后一刀刀剪下去……处理完裙身，她又把上衣裁剪一番……最后，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完全穿上了“另一条”裙子！原来的吊带变成了裹胸，长下摆变成了及膝短裙，整体风格由优雅变成性感。她又把胸罩的带子换成隐形的，然后拿出一条金色束发带围在腰间充当腰带。

收拾妥当，她再次信心十足地走进酒会现场，顺着墙边溜到刚刚看到的楼梯上，偷偷走上二楼，站在栏杆处往底下一望，很好，全场尽收眼底。她确信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于是挺胸收腹撅臀，迈着猫步慢慢地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梯中间，她停住，掏出手机给陈强打电话，“陈强，你在哪儿呀？我在楼梯上找你呢，没看见你，你看到我之后大声叫我一下。”

站在人群中的陈强接了电话之后，很快往上望，看见她，一边冲她挥手一边大叫道：“李小青！李小青——”

陈强的大嗓门和挥臂的动作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不由自主地顺着陈强的视线望去，只见一位红衣美女倚在楼梯栏杆上微笑，这笑容既甜美又性感，像是对着某一个人，又像是对着所有人。

“她是谁啊？”男人们马上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骚动起来。

这时，她踩着猫步，慢悠悠地从楼梯上走下来。陈强迎过去，其他男士也迎过去，这其中就有康伟。

第5节：她的荣光(5)

“陈强，快给介绍介绍。”认识陈强的男士催促道。

陈强丝毫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扬着脖子说：“这是我女朋友李小青，漂亮吧？”

她怎么可能容忍陈强破坏她的大好形势，马上笑着从容地说：“强哥，又开玩笑，让嫂子知道可不得了！”

嫂子？陈强还在发蒙时，已有男士越过他邀请她去喝一杯。她对陈强视若无睹，和别人说说笑笑地走开了。

这时，舞会开始了，音乐和灯光同时上场。她非常抢手，周围有二十多人追着要请她跳舞。她看着他们的衣着打扮、身高、长相，眼神挑剔，最后选中了一个个子最高长得最帅西服牌子最高档的男人，那就是康伟。

康伟一搂住她的纤腰，就不肯撒手了，一曲接一曲地跳。

她看着变幻灯光下康伟的脸，他眼大额宽，高耸的鹰钩鼻子挺立在脸中央，宽厚的嘴唇略带笑意，特色明显的五官组合在一起，竟焕发出别样的英姿。

她在跳舞时偷偷摩挲着康伟的西装，手感柔软、轻滑，富有张力与弹性；再看款式，既时尚又端庄大方，肩部圆润饱满、线条流畅，看来是件好西装。她在专卖店观察过，这种档次的衣服价位在两千到五千之间。

再环顾全场，西服档次比康伟高级的，年龄比他大一截；长相比他帅的，不是个子不如他高，就是衣服档次差一截，比如陈强。几支舞跳下来，她心里有数了，他是这里面“性价比”最高的钻石之冠。

果然，她的预感没有错，桃花运来了！

3

英王文化传播公司很快给李小青打电话，让她去拍广告。她压抑住内心的狂喜，思忖片刻，决定给刚认识的康伟打电话，请他作陪。

在电话里，她先跟他寒暄一番，然后用纤弱的嗓音勉为其难地说自己有事想请他帮忙。

自从那天晚上的舞会之后，康伟就常给她发短信，还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所以听她说出原委之后，满口答应要当这个护花使者。

见面之后，两人坐着康伟那辆奥迪TT直奔英王文化传播公司。

一路上，康伟和她相谈甚欢。康伟能说会道，嗓音洪亮，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让她一听就着迷，好像走进了他富裕又有情调的生活。

到了英王文化传播公司之后，康伟观察完公司的大体情况，把她交到周一涛手里，允诺一会儿来接她，这才离开。

她本以为这次过来是进棚拍广告的，没想到周一涛说是参加培训。她马上夹紧挎包，以为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好在周一涛赶紧补充是免费的，她才乖乖走进教室。

培训结束之后，周一涛说让她明天就过来拍广告。她不禁有些为难，因为她明天要上班。

说到上班，李小青在全美有灯具贸易公司工作了近两年。公司每次有广交会和展会都让她去，但每次客户的名片都不让她保留，业务经理全揽了过去。她能做的只是站在那儿“招蜂引蝶”。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像业务员，倒更像个“灯模”。她对用自己的美貌吸引男人不介意，介意的是没有回报的吸引，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浪费时间。

在一番权衡之后，她觉得现在还没到为做模特辞掉工作的时候，毕竟灯具公司一千六的月薪是真金白银地打到她的银行卡上，而这家文化公司许诺的一天五百还只是纸上的字。

她斟酌着字眼，把难处向周一涛说出来。周一涛向上头反映之后，答应把时间放宽三天，让她三天之内必须过来，不然就算违约。

三天之内？她暗暗叫苦。全美有灯具贸易公司工资不多，但规矩多，想请假极难。正在两难之际，她接到康伟的电话，问她事情结束

没有，要过来接她。她这才觉得欣慰，心里陡生若干底气。

第6节：她的荣光(6)

在大都市，她的理想男人一定要“三有”——有钱、有貌、有才。光有钱没有貌，在一起生活会碍眼；没有才，不能保证生活质量。童话里的结局——“他们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对方的身份是“王子”。

现在，在她看来，康伟就是方方面面都符合“王子”条件的男人。

康伟开车带她到一家酒店吃粤菜。旋转玻璃门外泊满各式车子，这说明这家酒店的招牌响亮；衣装整洁、彬彬有礼的服务员，体现着这家酒店的上乘服务。

康伟让服务员把菜谱给她，她却微微一笑，借口对这家酒店不熟悉，不知哪道菜好吃，让康伟点。她趁康伟点菜的时候，细心地把菜名一一记下。

“李小姐要喝点儿什么吗？”点完菜，康伟问。

“喝茶就好了。”她微微一笑。

等待上菜的间隙，他们各自啜着茶，偶尔交谈两句。

“康经理最近在忙些什么？”她问。

“最近同时在做几个项目，太累了，腰酸背痛的。”他苦笑着说。

“回去让嫂子给你按摩按摩啊。”她半开玩笑半试探地说。

“没那么好命啊，孤身一人，只能买个按摩仪了。”

“像康经理这么优秀的成功男士，要不是眼光太高，怎么会孤身一人呢？”

“我眼光也不算高，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罢了。”

“看来康经理这个‘合适’的要求还是很高啊！”

“怎么说呢？要是像李小姐这样的，肯定超标！”说着，他笑起来。

她一听，心里甚是喜悦，他这不明摆着是在调情嘛。但她用一句“康经理真爱开玩笑”，就把他打发了。这是她常使的欲擒故纵策

略，屡试不爽。

菜上来了，她一点儿也不扭捏作态，一筷子接一筷子，吃得津津有味。康伟看得一脸惊讶。

“很少见胃口这么好的女孩子啊！”他感慨道。

“美食就是需要好好地享用，不然就是暴殄天物。”她笑着说。

这也是她屡试不爽的一招，用与众不同来出奇制胜。这世界不缺美女，缺的是与众不同的美女。

果然，康伟对她刮目相看，说：“李小姐果然与众不同。那些女孩子，不是这不吃就是那不吃，好像食物是她们的敌人似的，搞什么节食，真让人想不通！”

一听这话，她知道他肯定交过不少女朋友，便说：“节食减肥，那是过时的观点了。现在有一种中医观点很好，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吃再多也不胖，而有些人喝凉水也会发胖。”

“怎么说？”他来了兴趣。

她便娓娓道来，“说是造成肥胖的并不是能量过多，而是体内垃圾过多，也就是赘肉过多。而体内的垃圾是需要人用血气去清理的，如果一味地不吃饭，血气不足，垃圾只会越积越多。反过来说，如果血气充足，垃圾就能被顺利地清理掉，人看起来也就健康、苗条了。”

“有意思！没想到李小姐懂得还真多。”他真心实意地夸道。

“其实中医作为国粹，开出的方子是很有道理的。”她又微微一笑。

他看她的眼神明显带了倾慕，啧啧叹道：“李小姐真是秀外慧中，难得！”

“哪里哪里，康经理才是年轻有为的社会精英！”她谦恭道。

一顿饭下来，两个人的感情直线升温。

当她要给这顿晚饭打九十分的时候，康伟却突然来了句：“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像李小青这么冰雪聪明的人，怎么会想到要去当演员呢？”

她脸上虽然保持着微笑，但心里明显一惊，故作平静地问：“怎么，康经理对演员有什么看法？”

康伟眯着眼，意味深长地说：“娱乐圈不是个干净的地方，当演员的哪一个不想红？但演员那么多，为什么红的寥寥无几？李小姐这么聪明，一定心知肚明。”

第7节：她的荣光(7)

她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思忖康伟对演员有成见，不能和他真刀真枪地对着干。于是，她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轻巧地说："是她们演技更好，实力更强吧？"

康伟一听，看她的眼光便夹杂了怜爱，就像看着即将入狼口还茫然不知的小羊羔，语重心长地说："演技好实力强的演员多了去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李小姐，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不要贸然涉足娱乐圈的好。"

"嗯，我会好好考虑的。谢谢康经理提醒。"她莞尔一笑，心头却闪过一丝不悦。

吃罢饭，康伟开车送李小青回家。在路上，她随口问他住在哪里，他说紫薇花园。她暗自一喜，紫薇花园是中产阶级住的别墅区，最便宜的房子也过百万。

她心里像有只跃跃欲试的小麻雀，恨不得马上飞上枝头当凤凰。

4

陈强虽然不在李小青的"王子"名单上，但她跟他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半暧昧的状态。这种半暧昧的状态，她拿捏得很好，就是让陈强明白她不属于他，但却以她的快乐为己任。

上次酒会的事情，李小青的做法无疑伤了陈强的自尊。他本想风光一把，没想到她根本不给面子。但事后，她并没有给他过多解释。在他的追问下，她只是说想给他多一点儿和别的女孩子接触的机会，他也不好再计较。

李小青想找陈强打听康伟的年薪，但并不是专门为此事找他的，而是准备借着到英王文化传播公司拍广告的机会，让陈强陪她去、接她回，然后再顺便答应请她吃晚饭。在吃饭时，她就可以借着关心陈强，顺便关心陈强的公司和他的上司康伟。

一把小算盘打完，她开始逐步实施。

首先，她得向全美有公司的头儿请假。在这上面她花了不少唇舌，像台鼓风机似的对着头儿使劲吹，直吹到头儿头脑发晕，眼睛一眯，准了她的假。

然后，她打电话让陈强陪她去拍广告，几句“我谁也没找，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之类的便宜话，就美得陈强不知东南西北，马上打的过来接她。

等和陈强一起到了英王文化传播公司，人家早已等得不耐烦，还没待她跟陈强道别，导演助理就直接把她拉进了化妆室。

化妆师正在里面翻杂志，见她来了，将杂志匆匆翻到某一页，把她往椅子上一按，就要开工。她脸上本来就化着妆，化妆师要先给她卸妆。她看到化妆师往化妆棉上倒了卸妆油，立即像触了电似的从椅子上蹦起来，“等等！”

“怎么了？”化妆师拿着化妆棉不解地问。

“要化这个妆是吧？”她指了指杂志上的范薇怡。

“是，你快坐下来。”化妆师有点儿不耐烦地说。

“我现在脸上的妆就能化成这样，不用卸妆！”她看着化妆师手里油乎乎的化妆棉就害怕，仿佛那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被它碰一下，自己就要原形毕露。她怎么可能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出真容？如果有可能，她甚至想给脸上的容妆买份保险。

“不行，必须重化！”化妆师不依不饶，一手举着化妆棉，一手示意工作人员按住她。

“给我五分钟！不，三分钟，三分钟我就能变成范薇怡！”她挑衅似的望着化妆师。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强迫化妆师同意。

“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变的！”化妆师果然中计，把化妆棉往台子上一丢，双手抱胸，等着看她出糗、求饶。

她拿起杂志仔细打量了一会儿。还好，这是范薇怡的经典造型，刘海儿二八分，发量多的那边夹着一支长型发夹，眉毛是一字形，小烟熏眼妆，圆形腮红，唇妆薄透、闪耀。好了，抓住关键点，她开始

动手——先把发型打理好，黑发往脸两边一掩，范薇怡样式的瓜子脸出来了；再从挎包里拿出发夹往刘海儿上一别，范薇怡的清新自然出来了；然后用咖啡色将眼影拉长，从眼尾向内勾勒出范薇怡的双眼凹陷的效果……整个过程中，她仅仅把唇妆擦掉，重新涂上藕色唇膏、淡粉唇彩。

第8节：她的荣光(8)

待她的脑袋微微侧向左边，对化妆师和工作人员嫣然一笑时，化妆师和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呀，太像了！”有人不禁惊叹道。

“这个嘛，还是卸了妆再化好点儿。”化妆师明显心服嘴不服。

“那下次再麻烦你吧，陈导演刚刚催我赶紧过去了！”她抛下歉疚的一笑，迅速逃离化妆室。

助理跟上去，把她带到拍摄现场。布景和灯光都已经准备好了，她一进去，就有人递给她一个瓶子和一个本子，告诉她这就是她的道具和台词，给她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十分钟？她不免有些紧张，先看了一眼手中的道具，是一个印着“不得不瘦”字样的药瓶，看来是减肥药；再扫一眼手里的本子，那上面印着台词：先是场景一床上，“我喜欢睡觉”，然后是场景二饭桌边，“我也喜欢美食”，最后是场景三，“但我更喜欢瘦！‘不得不瘦’，吃吃睡睡也会瘦！每天只要一粒，就‘不得不瘦’！”

这么简单？她有些纳闷。

“开始了！”有人喊她。

这时，她看见蓝布上多了一张“床”。说床不准确，因为这“床”是立着的，虽然立着，上面的床单和枕头却没有掉下来。

“李小青，你站在床边，假装睡觉，很舒服很慵懒的样子，就像《西瓜甜》里面范薇怡第一次睡席梦思时的那种姿势和表情！”陈秀对她说。

又是范薇怡！她看出来了，他们要她充当山寨版范薇怡！想到这里，她微微有些不悦，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合同已经签了，她没有忘记如果违约的话自己要赔多少钱。再说，冒充范薇怡这种事，她也不是第一次。

她走到床边，极力模仿《西瓜甜》里面范薇怡第一次睡席梦思时的样子，四肢摆成一个“?”，惬意地说：“我喜欢睡觉！”

“CUT！”陈导大声喊停。

她不解地望着导演。

“声音！声音也要用范薇怡那种语调，重来！”

她只得努力站着，维持住高难度的“?”形，脸上做出陶醉的表情，用舌头尖挑出一句：“我喜欢睡觉！”

“CUT！你的脸要转过来一点儿，保持四十五度角！”陈秀说。

她只得站好姿势，把脸调整了一下，重演一遍。

“CUT！你这是扎马步还是躺在床上？要舒展舒缓舒服！”

“可是站着很累……”

“摄影灯光哪个不站着！”

她只好艰难地站立着，努力做出享受、舒坦的样子，心里一边暗骂为什么要把这床立起来。

“CUT！太僵硬，舒展舒缓舒服！”

“CUT！你演的是木乃伊还是机器人？”

“CUT！”

“CUT！”

……

当她即将瘫软在地上那一刻，终于听到陈秀说：“好，下一场！”

这场戏让她明白了两点：第一，拍戏很累；第二，所谓“舒展舒缓舒服”就是瘫软表现出来的状态。

第二场是吃饭。工作人员把桌椅搬上来，摆上“美食”——是烤鸡翅！她看见工作人员手中还拿着肯德基的袋子，猜想这一定是新奥尔良烤翅。自从听说新奥尔良烤翅里有苏丹红，她就一直都没吃过，没想到……

按照要求，她手举烤鸡翅，咬上一口，边想回家记得喝解毒茶，边满脸幸福地说：“我也喜欢美食。”

“CUT！”陈导喊停，这已经在她意料之中，“你是在享受美食还是在吃毒药？重来！”没想到陈导的火眼金睛能看到她心里去。

工作人员给她换了一只鸡翅，她对着这完整的鸡翅咬了一口，假装享受地又说一遍。

“CUT！口水！口水都拖到地上了！”陈导喊道。

工作人员一路小跑过去给她擦嘴，然后换上新鸡翅。

第9节：她的荣光(9)

“CUT！再咬大口一点儿！想象一下，你现在很饿很饿！”陈导喊道。

她再也不想把这让她受罪的鸡肉咽下去，吐到纸巾里递给工作人员。只是那一大袋鸡翅不知牺牲了多少只小鸡。

“OK！下一场！”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最后终于通过了。

第三场，她要在镜头前摆出极度S的姿态，所以导演让她去换上一身比基尼。换好之后，她按要求挺胸撅起屁股站好，一手拿瓶子，一手拿药丸，边做出吃药的样子，边得意地说：“但我更喜欢瘦！‘不得不瘦’，吃吃睡睡也会瘦！每天只要一粒，就‘不得不瘦’！”

这一场令她很意外地一次就完成了。还好一次就完成了，她已经累得手都哆嗦了，真怕那弹珠大小的药丸一不小心就掉进嘴里。

收工后，她到化妆间把发型重新整理成原来的样子，妆也适当地变换了一下。她可不想无时无刻都被人当成范薇怡。

陈强来接她的时候，问她当演员感觉如何，她只说了一个字——累，少见地发自肺腑。

吃晚饭的时候，她开始继续实施计划，先是添油加醋地把拍片的辛苦向陈强诉说，然后感叹还是他们做房地产的好，不用这么辛苦，收入又高。

陈强马上苦着脸说：“哪儿呀！做房地产不但要整天东奔西跑，还要低声下气，做得好的能挣几个钱，做得不好就是白忙一场！”

她问：“你们最多能挣多少？”

陈强打马虎眼说：“我们业务员挣得再多也不如销售经理啊！”

她又问：“销售经理一个月能挣多少？”

陈强答道：“每月基本工资五千，各种补贴、费、奖，加起来一个月大概上万。但他们根本不靠这些小钱，他们赚的主要是销售的佣金提成奖，算下来一年能有四五十万！”

她心中一喜，嘴上没忘鼓励道：“那你加油干啊，好好表现，等你当上销售经理，就赚大发啦！”

陈强雄心勃勃地应道：“是啊，我在努力，争取三年后当上！到时我天天请你吃大餐！”

看着他满面春风的样子，她心里暗暗觉得好笑，但嘴上仍没忘鼓励道：“你好好干，我等着哦！”

5

“不得不瘦”的广告在大街小巷火起来的时候，李小青第一次拿到了她拍广告的报酬——五百元。她不知该喜还是悲。没错，她拍这个广告只用了一天，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明一天五百元，她在一天之内赚了五百元，报酬应该算是不低。但这个广告给“不得不瘦”带来的经济效益明显远高于这五百元——她特意到一家药店问过“不得不瘦”的销售量，一天能卖四五十盒，按一盒三十五元算，四五十盒就是一千四到一千七百五十元！

而且更气人的是，在电视屏幕上，她拿放大镜找遍了，也没发现“李小青”三个字！广告每天晚上都在电视上播，还在药店的大屏幕里播，屏幕上是范薇怡的外形和腔调，屏幕右下角打着“著名演员”四个字，别人都以为这就是范薇怡，根本不知道她“李小青”。

她这次模仿范薇怡的影响力空前盛大，但她一点儿都开心不起来。

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充当廉价劳动力，给人家挤的是奶，人家喂给她的却是草，还是枯萎、干涩的草根！她气冲冲地上网去查明星的广告费，一查不得了，明星拍广告一天的报酬是五千以上，像范薇怡这种红得发紫的明星，一天至少能拿好几万。

受骗上当的感觉让她如鲠在喉。

康伟很长一段日子没给她打电话了，这让她惴惴不安。而且同事们看了“不得不瘦”那个广告，打趣她，说她跟上面那个人有几分相似，这更让她郁闷不已。

第10节：她的荣光(10)

直到英王文化传播公司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当模仿秀活动的现场嘉宾，她的心情才稍微回升。

活动在市中心一家大商场前面举办，工作人员搭了个舞台，铺上红地毯，摆上音响等设备，这就开始了。其实这是商场一个品牌化妆品的促销活动，想请明星助阵，但又不想出太多钱，便把她这个山寨明星请来压轴。

这笔钱的大头自然落到英王文化传播公司的口袋里，给她的报酬还是按日计——五百元。但她可以以自己的名字出场，还可以唱歌，她更看中这一点。等出了名，钱自然会有的。

整场活动为她量身订制了一个模仿秀环节，主题是使用了这个化妆品，就能像明星一样相貌出众。

模仿秀活动以赠送价值六百八十八元的化妆品，吸引台下围观群众上台参与表演。在主持人极具煽动性的语言下，八个观众走上台来，其中有四个是托儿。他们自告奋勇地要模仿周杰伦、蔡依林等大明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搔首弄姿、搞怪，看得台下的观众笑声连连，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围观。

主持人让台下的观众用掌声为模仿者们投票，谁获得的掌声最热烈，谁就能获胜。

经过一番掌声的PK，主持人把掌声最少的四个人请下了舞台。台上还站着四位，这四位怎么裁决？主持人兴致高昂、万分激动地说：“下面，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来给我们的模仿秀进行最后裁决！这位神秘嘉宾就是男女老少耳熟能详的——”

李小青就在主持人拖长的尾音中华丽出场，当然还是范薇怡的打扮。

这时，全场气氛升到了最高点，人们争先恐后地看台上的美女，猜测这位“男女老少耳熟能详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突然之间不知是

谁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范薇怡——"人群骚动起来，甚至有人抬腿要往舞台上爬，但立即被工作人员制止了。口哨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淡定，淡定！哈哈，其实我们这位神秘嘉宾才是最厉害的模仿女王！大家看看她是谁？"主持人用手把李小青从头到脚比划着。

"范薇怡——"这三个字响彻云霄，引得更多的过路人飞奔过来围观。人们你推我拥，激动得满脸通红，嘴里叫着范薇怡的名字，举着手臂拼命挥动，甚至有人脱下上衣举过头顶挥舞着。附近的马路上，自行车因为车主要看"范薇怡"而相撞。车主连吵架都顾不上，把车子往路边一丢，就直奔舞台而来。有些小女生甚至激动得眼泪直流，捂着脑袋做幸福的昏倒状——此情此景，让李小青想起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现场疯狂的歌迷们，还好没有人冲上来拥吻她。

"淡定，淡定，哈哈，我们这位神秘嘉宾的真名叫做李小青！下面有请小青小姐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主持人见人气如此旺盛，不禁无比得意。

"好——"叫着的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儿，真正的观众还瞠目结舌没反应过来。舞台上的美女竟然不是范薇怡？也是，范薇怡这种大明星怎么可能到这里来？既然这样，倒不如看看台上这位叫李小青的美女如何表演。观众渐渐有了回应，"好——"

李小青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心里非常紧张，捏住麦克风，闭上了眼睛——这也是范薇怡唱歌时的习惯性动作。闭上眼睛之后，她眼前一片漆黑，只听见伴奏音乐响起来。由于看不到下面的观众，她就没那么紧张了，按练习了很多遍的腔调唱起来，这是范薇怡在《西瓜甜》里唱的插曲。

音响效果很一般，她的嗓音更一般，但她的动作和表情非常到位，靠舞台近的观众觉得她演得很好，在托儿的带领下鼓起掌来。离舞台远的观众却只听见她差强人意的歌声，纷纷非议起来。

第11节：她的荣光(11)

一曲唱完，她出了一身大汗。

主持人往台下问："唱得好不好？"

"好！"托儿吼道，附和的观众却寥寥无几。

主持人见观众反应冷淡，心生一计，说："我们的神秘嘉宾不但歌唱得好，还拍过广告，现在大街小巷都在放她的广告！"说到这里，主持人捏着嗓子来了一句，"我喜欢睡觉，我也喜欢美食，但我更喜欢瘦！'不得不瘦'，吃吃睡睡也会瘦！每天只要一粒，就'不得不瘦'！"

台下观众的情绪马上沸腾起来，激流暗涌。

"你去死，恶心的女人！滚下来，假货！"刚刚还在掉眼泪的那几个小女生突然爆发了，尖叫着把手中的东西往台上扔，差点儿没砸到李小青身上。她低头一看，是几个暴力熊娃娃。气得把刚买的布偶都扔了，看来这些小女生是范薇怡的忠实粉丝。

"骗子！臭女人！"一个胖女人把手里拎的蔬菜往台上扔，这次扔到李小青身上了，砸得生疼。她赶紧一扭头跑回后台躲起来。这个激动的胖女人估计是受广告怂恿买了"不得不瘦"，但吃了没效的朋友。

李小青的第一次现场活动就这样在一片叫骂声中惨败落幕。她溜到商场的卫生间里化了一个与范薇怡风格大相径庭的街头辣妹妆，才敢走出商场，从围观群众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那些等着声讨假范薇怡的愤怒群众愣是没认出来。

现场活动搞砸之后，不知哪个八卦的记者写了篇报道——《山寨风惹火"米饭"》，里面提到模仿者公然冒充范薇怡拍广告、搞活动，被范薇怡的粉丝"米饭"群起而攻之。

李小青没想到她第一次上报，竟是背着臭名和骂名。

但想想某网络红人，她很快释然。那个网络红人，几乎让整个地球作呕，但不照样红透半边天?

因为这次的负面影响，英王文化传播公司不敢再贸然起用李小青，原本说给她拍的几个广告都转给了别的艺人。李小青拿着当艺人得到的一千元，愣是没敢花，怕一旦花完，她的艺人生涯就到头了。

事业暂时搁浅，她只能先大力去抓爱情。

既然康伟不给她打电话，她只能主动出击。好在康伟接到她的电话很高兴，立即说要请她吃饭。一次饭局之后，她提出回请康伟，康伟当时满口答应，一到饭店却抢先把钱给付了。这样一来二去，二人便经常在一起吃晚饭。

头两次吃饭，康伟让她点菜，她还是像第一次那样以对饭店不熟拒绝，然后把康伟点的菜名记下来。第三次吃饭时，康伟再让她点菜，她便点了，点的是前三次吃饭时康伟点菜的交集——白焯大虾。康伟不知是粗心大意还是对她毫不设防，听到她点这个菜时，竟面露惊喜，“你也喜欢吃虾？”她马上同样惊喜地回答：“是啊，最喜欢白焯的，原汁原味！”

“吃虾好，虾的蛋白最多最容易吸收，李小姐真懂营养搭配。”康伟对她惺惺相惜。

几只弯腰驼背的虾把二人的距离一下拉近很多，康伟一边剥虾壳，一边对她说：“以前我们家比较穷，买不起虾，哥哥就到河里捞，捞到之后也不舍得吃，煮给我一个人吃。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我有了钱，一定要买很多虾给哥哥吃。”

她微微笑着听康伟说话，并不言语，但脑袋却像奔腾电脑一样在高速运转：康伟的哥哥捞虾只给他一个人吃，看来他们家有两个孩子，那现在康伟的哥哥在哪里？在做什么？听他话里的意思，哥哥一定不在身边，而且还在比较远的地方，搞不好已经在天堂了。

“可哥哥总是比我更有出息，书念得比我好，现在在美国当教授，哪里用我买虾给他吃！”康伟不无骄傲又不无遗憾地说。

第12节：她的荣光(12)

“你哥哥有你这份心意就足够了。”她一边说一边想，果然是在“天堂”，只不过此“天堂”是人间天堂。

“我能做的就是帮哥哥把爸妈照顾好，可是爸妈既不愿意跟哥哥去美国，也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真是让我为难啊！”康伟感叹道。

她便想：康伟的爸妈很可能在乡下。

经过一次次深入交谈，李小青肯定康伟是个地道的钻石王老五，对他的喜欢更甚。可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搞定，他和她的关系总是像八九十度的热水，始终到达不了沸点，两人的关系也止于吃饭聊天跳舞K歌。

她从他的眼神看出他是喜欢她的，但总有什么在无形中阻碍二人的进一步发展。她百思不得其解，审视自身寻找原因，是太过招摇的美貌还是咄咄逼人的聪明?

她迅速调整了战略。他再约她的时候，她不再化光彩夺目的妆，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邻家女孩儿，然后更多地装傻充愣，把“为什么呢”变成口头禅。

这招果然灵，康伟终于向她发出了某种信号。他把她送到楼下的时候，开始眼神暧昧地问她：“不请我上去喝一杯？”她却乖巧地说：“再喝你晚上该睡不着了。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家洗洗睡吧。我的室友们也该回来了。”

她知道，和他有肌肤之亲是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关键，但这也是一步险棋。

自从她上大学学会化妆之后，除了宿舍舍友，还没人看过她卸妆后的真面目。为了守住妆后的真面目，她曾发过誓，结婚前绝不和男人过夜！结婚后嘛，如果他因为她的真面目而要离婚，她虽留不住他的心，但能留住他的一半财产，一个人自在富足也可以。

寻寻觅觅至今，康伟是她第一个划入能结婚的人。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和光芒彻底征服他，待他见到她的那点“瑕疵”时，能忽略不计。

所以，在两人关系没确定之前，她不敢轻易与他“坦诚相待”。

康伟要去李小青家里“坐坐”的愿望落空后，换了策略，改成约李小青到他家里“坐坐”。这次他的计划更加周密，说是要亲手做白焯大虾给她吃。

她自然不能拂他的美意，而且也想看看他的房子什么模样，便欣然赴约。

他的房子比她想象的还要豪华，是一幢带独立小花园的四层小楼，尖屋顶，金墙砖，拱形门窗，看上去像一座城堡。而且这城堡里除了一名小时工，就只有王子一个人，真是一座等待公主到来的城堡。

房子内部装修得很豪华——圆形的旋转楼梯；大厅中间垂吊下串串水晶，恍如瀑布一般晶莹剔透；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大厅里还竖着类似古希腊神庙里的陶立克柱；家具都是镶金边的咖啡色木头；室内还四处点缀着绿意盎然的植物。

整间屋子既大气又华丽，采光极好，住在这里肯定神清气爽、意气风发。一圈转下来，李小青心里感慨万分，这个家，任谁看了都会觊觎的。她自己心里就痒痒，恨不得马上就成为这幢房子的女主人。

“这房子本来是想买给爸妈住的，可他们就是不肯来。现在空空荡荡的，唉！”康伟边说边无奈地摇头。

她一听，心里直骂，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但她脸上却挂着单纯的笑容，说：“你赶紧给这房子找个女主人，它就不空空荡荡了！”这语气，用的是妹妹对哥哥的打趣和关心，但心里其实是期待他能接茬儿说：“那你来当这里的女主人吧。”

康伟却只对她笑了笑，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她急眼了，心想：你面前不就站着一个嘛！嘴里却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总有合适的，是你眼光太高了。”

第13节：她的荣光(13)

康伟也不接茬儿，边往厨房里走边说：“我该给你做白焯大虾了。”

她一听“厨房”二字，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到了，立马就跟了进去。

进到厨房一看，是连体橱柜，但表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摆，有些东西还落了灰尘，她当即明白，康伟根本没下过厨，或者极少下厨。

“你会做白焯大虾吗？”她问。

“会啊，我专门查过菜谱，把大虾洗净后用剪刀剪去大虾的长须，然后在锅里放清水、花椒、姜片、葱花、料酒、油，等水烧开后放入洗好的大虾，开锅后煮一分钟捞出装盘。”他背得很熟练。

她瞄了一眼厨柜上的那只塑料袋，见里面果然装着花椒、姜、葱花。趁康伟站在水池边剪虾须的时候，她偷偷摸到塑料袋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里面的姜拿出来藏到挎包里，然后用锋利的指甲在塑料袋上戳了一个洞。

待他把虾须剪完，往锅里放了清水，回身打开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嘴里一一念叨着：“花椒，姜片……姜片呢？”

“怎么了？”她凑过去问。

“我买的姜不见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还是没找到姜。

“会不会忘记买了？”她装作耐心地提醒他。

“我记得我买了，一大块！”他把花椒、葱、料酒、油一样样拿起来又放下。

“你看你看，袋子都破了！”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把塑料袋上的破洞指给他看。

他一看就愣了，随即迁怒于超市的收银员，“我说了给我两个袋子，他们非不给，这下可好，破了吧？”

看着他又气又恼的样子，她差点儿没乐出声来，赶紧安慰道：“没事，没事，有我在，少块姜也不要紧。”

“怎么，你精通厨艺？”他果然惊喜交加，满怀期待地望着她。

她做出谦逊的样子，说：“不敢说精通，但煮虾时姜片起什么作用，没有姜片该怎么办，我还是略懂的。”

“怎么说？”他完全指望她了。

“姜片起的是去腥味的作用。其实虾之所以腥，是因为虾线的缘故，所以只要用盐水把虾洗干净，再把虾线去掉，不用姜片也一样可以。”她说得头头是道。

“原来是这样。看来李小姐经常煮虾吃喽？”他的眼光中明显带了赞赏。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伸手就去摆弄盆里的虾，问：“盐有吗？牙签有吗？”

他把这两样东西送上来之后，就只有在一边看和打下手的份儿了。

待虾煮好之后，他迫不及待放到嘴里尝了一口，然后立马对她竖起大拇指，“李小姐真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现在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女子，实属罕见。”

她看着他眼中的爱慕，心里乐坏了。其实她也是第一次煮虾，只不过“准备工作”比他多做了一些——上网多查了几种煮虾的方法而已。

7

吃完晚饭，康伟请她“看电影”，用他家的家庭影院——挂在墙上的大屏幕。

一部爱情片越演越烈，他们和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一样也靠得越来越近。当男女主角的嘴唇贴在一起时，他便顺理成章地吻了她。

通过一个吻，她洞悉了他的爱情史和当下内心的渴望。

他边吻重心边往她身上移，一双手搂在她腰间，很快不安分地入侵到衣服内部上下摸索。她赶紧抽身而出，又羞又怕地说：“不，不。”

他没有勉强，停下手，含情脉脉地看着她。

耳边是爱情片里的柔情音乐，眼前是浑身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康伟，她的心跳得很快，但却在感情要战胜理智的那一瞬间，站了起来。

“我要回去了，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她说。

第14节：她的荣光(14)

他明显有点儿失望，那几只可怜的大虾没有让他愿望成真。以他的经验，这个结果多少有点儿意外。

“我送你吧。”但他仍然保持着绅士风度。

他开车把她送到家，淡淡地跟她说“再见”。她还没转身，他就驾车离去。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子，她若有所思。

这晚过后，李小青没有再接到康伟的电话。她知道他是怪她了，但如果要靠性来维持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又能维持多久呢？她知道，他不缺女人，所以如果她现在服软，主动投怀送抱，那她就输了。

她每天都密切注意着手机的动静，希望康伟主动联系她，只要他主动，她就算赢了。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等待的苦闷中，李小青又去了英王文化传播公司。

周一涛告诉李小青，她模仿范薇怡虽然给“不得不瘦”减肥药创下很大的收益，但同时也得罪了很多范迷。范迷们认为李小青损害了偶像的形象，所以现在再让她模仿范薇怡是不行了。但公司并没有放弃走山寨明星这条路，并且决定让山寨和国际接轨，把山寨推向全世界，所以想让她模仿韩国当红明星金贤乔。

金贤乔？她脑海里立即出现那个人称“最清纯的天使”的美女。其实金贤乔的容妆她也模仿过，她的一大爱好就是模仿明星的容妆，尤其是红得发紫的明星。但金贤乔通常喜欢把额头露出来，并且发线比较高，而她的发线低，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像。

“试试吧，我看好你。今天有个客户来选广告演员，我大力推荐了你，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周一涛冲她眨眨眼。

“谢谢。”她甜甜一笑。

“跟我来化妆吧。”助理说。

她想到上次那个化妆师，便借口上厕所，跑到卫生间，在梳洗台上铺上几张纸巾，从挎包里掏出化妆品，在纸巾上一字排开，然后搜索枯肠地回忆着金贤乔的一个有刘海儿的形象，边琢磨边把脸上的妆化好了。

出了卫生间，她先去让助理看妆容。助理很满意，直接就把她领到接待室。

她走进接待室，只见里面站了好几位艺人，脸上都化了明星妆，可以看出来是“张漫漫”、“李晓华”等人。有个胖男人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的，像是在挑挑拣拣。她刚走过去，胖男人一眼就看见她了，眼光在她身上上下乱窜，然后眼睛直放光，说：“这是……金贤乔！”

她灵机一动，微笑着用韩语对胖男人说了一句：“你好！”

胖男人果然大悦，撇下“张漫漫”，走过去问她：“真是韩国人？”

她微笑不语，用金贤乔式的纯真的大眼睛望着胖男人。

胖男人果然被看得春心萌动，当即拍板说：“就要金贤乔！”

罗主管赞许地望了她一眼，然后示意其他演员出去。“张漫漫”、“李晓华”等人气急败坏地瞪了她一眼，不服气地出去了。“李晓华”还用粤语低声嘟囔了一句：“我顶你个肺！”

胖男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拉住她的手，走到沙发边坐下，说：“你是韩国人还是到韩国学习过？”

她心里暗笑道：我确实到韩国学习过，还逛过景福宫呢，只不过是在电视剧里。

罗主管向胖男人介绍道：“这是我们的新人李小青，刚拍过‘不得不瘦’广告。”

胖男人一听，大喜过望，连连夸道：“李小姐真是才貌双全！其实我觉得李小姐比范薇怡还要漂亮，比金贤乔还要性感！”说着，往她的胸部瞥了一眼。

“谢谢夸奖，但我哪能跟当红明星相提并论啊！”她终于开口说话，普通话字正腔圆，边说边把身子微微侧过去，向胖男人“展示”着

她的胸前“伟大”，心里暗暗窃笑。

第15节：她的荣光(15)

胖男人果然被震撼了，血压骤升，呼吸急促，急不可耐地对她说："李小姐，走，我请你出去吃饭，然后详细谈一谈广告的事情。"

她看了一眼罗主管。罗主管点点头，她便跟着那胖男人出去了。

胖男人开着小车把她带到一家中档饭店，要了一个包厢，点了五六个菜，拉开要和她"促膝长谈"的架势。

她耐心地应付着胖男人，对胖男人的种种暗示装傻充愣，反正脸上正好化着"最清纯的天使"的容妆，做出来的种种表情倒也妥帖，自然，让胖男人又急又恼。她看在眼里，心里一直在冷笑，嘴上却客气地说道："何总，我们还是谈谈广告的事情吧。你请我吃饭，我不敬业的话，回去主管要骂的。"

胖男人只得和她说起他们公司的产品——马桶。她一听，差点儿没把饭喷出来，说了半天，竟然是要拍美女享受马桶的广告！她无法想象"最清纯的天使"坐在马桶上对世人微笑是什么样的情景，只是迅速地分析以每日五百的报酬去拍这个广告值不值。

胖男人像是看出了她的顾虑，许诺道："李小姐如果觉得还需要到韩国进修一下，我们公司可以解决费用，没问题的。"

进修？进修如何模仿得更像金贤乔？她在心里哼了一声，但又隐隐有些心动，倒真想出国旅游一次。

"我听公司的安排。"她对胖男人天真地一笑。

吃完饭，胖男人还要带她去别的地方玩。她断然拒绝，让他把她送回公司，说公司还有事情。一番推三阻四，胖男人只好答应把她送回公司。

回到公司，她看着胖男人的车开走了，也立马离开了。

就这样，公司接下了这个马桶广告，让李小青拍。

8

演艺事业重新走上轨道后，李小青又动了抓爱情的心思。

康伟已经有一周没联系她了，这期间她也没联系他。这一仗，两人算是打了个平手。她知道，像康伟那样的钻石王老五身边不会缺少女人，再耗下去这事就要黄，她得采取点儿行动。

她思前想后，决定采取“曲线救国”，在康伟经常出现的地方扮偶遇。她绞尽脑汁思考偶遇的最佳地点，越想越对现代工业深恶痛绝。以前没有汽车的时候，想“偶遇”一个人，只要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一站，就能上演一出美妙的邂逅。但现在呢？车上车下简直是两个世界，开车的和走路的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她在路边站成“望夫石”，康伟也未必看得见她。

她把与康伟交往以来他对她所说的每字每句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终于找到了有用信息——康伟曾经说过他每周都要到某个健身房去运动。

她没有打算到那家健身房去假装减肥，而是想起来那家健身房附近有一家饭店，那家饭店有一道招牌菜——白焯大虾。她觉得康伟健完身，饥肠辘辘，极有可能受白焯大虾的诱惑就近就餐。她决定去那家饭店蹲点。

找了个周末，她掐准时间在饭店里坐着，眼角的余光时刻不离饭店门口，没想到第一次就把康伟逮了个正着。让她意外的是，一捉一双。

她看着康伟和一个女孩儿翩然而入，心里立即凉了半截。她正在犹豫该不该上去“抓奸”，康伟却已经看到她，有点儿惊喜地走上去叫她：“李小姐，你也在这里吃饭？”

她只得迎面给了康伟和那女孩儿一个微笑，说：“真巧啊。”

“一起吃吧？”康伟大大方方地在她的桌边坐下来。

这算什么？挑衅？她心里有点儿没底了。

“也不介绍介绍？”她脸上依然笑着，用眼睛瞄了瞄康伟旁边的女孩子。那女孩子看上去很年轻，很洋气，十八九岁，卧蚕眉，丹凤眼，鼻梁虽然不高，鼻头却很翘，笑起来特别生动，调皮。女孩儿衣

着随意，穿着胸前印有大字母的红T恤，宽腿裤。发型自然，一头过肩长发微卷，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第16节：她的荣光(16)

“哦，这是我们老总的女儿，杨洋，在美国上学，刚放假回来。”康伟向李小青介绍道，然后又向那女孩儿介绍李小青，“这是李小青，全美有灯具贸易公司的销售经理。”

“哪儿呀，就一业务员，什么销售经理。”李小青赶紧澄清事实。

“哇，小青姐你真漂亮，好像韩国明星！”杨洋瞪大眼睛望着李小青。

“哪儿呀，你才漂亮呢，还是高才生，呵呵。”李小青虽然笑着，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服务员，菜单！”康伟招呼着服务员，要再点菜。桌上只摆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看上去有点儿寒碜。

菜单拿过来之后，康伟果然点了白焯大虾。杨洋则要了宫保鸡丁和菠萝咕老肉，看样子她也很能吃。

李小青偷眼观察康伟，只见康伟给杨洋倒茶、刷碗筷，伺候得非常周到。但这也比较正常，老总的女儿，总是要巴结的。综合比一比，她觉得自己已经败下阵来。但她不会轻易放弃，调整好心态，准备站在康伟的立场上和杨洋聊天。

但还没等她说什么，康伟倒像是解释似的说：“我们杨总最近项目太多，抽不开身，杨洋又刚从美国放假回来，吵着要杨总陪她玩，杨总才把这‘保姆’的工作交给我。”

李小青便笑着说：“看来你们杨总挺重视你的嘛！”

康伟笑而不语。

饭后，杨洋独自回家。

康伟把车开到岔路口时，随口问李小青：“去我那里坐坐？”

“好吧。”她知道现在拒绝他的话，那这蹲点就白费力气了，而且去他家是计划中的关键一步。

康伟把车头转向右边，飞快往他家的方向驶去。

“其实我最不喜欢把朋友往家里领了。”他突然说。

“为什么？”李小青问。

“说不好，反正觉得家应该挺隐私的吧。”

“那我还挺荣幸的。”

“李小姐与众不同啊，第一眼看是惊艳，慢慢接触，觉得你人也很好，跟一般女孩儿不一样。”

“谢谢夸奖，不过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

几句话下来，她明白他是想向她表明自己不是随便的人，对她是认真的。但她才不相信呢，这不过是他想把她骗上床的伎俩。

到了康伟家之后，康伟把李小青领上二楼小厅，问她喝什么，咖啡还是茶?

“晚上我一般喝点儿葡萄酒。”她笑着说。

“家里正好有瓶干红。”他高兴起来。咖啡和茶都是提神的，酒却使人迷醉。

“那太好了。”她说。

康伟倒了两杯干红拿过来，顺手把音乐打开。两人坐在沙发上，碰了碰杯，呷上一口酒，相视一笑。

康伟看着李小青微红、娇艳的脸，情不自禁地把杯子放下，扶住她的脸，把嘴唇凑了过去。她喝了点儿酒，此时也有些醉了，便把杯子放到一边，轻轻环住他的腰，和他深情地拥吻起来。

康伟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手开始在她身上焦急地摸索着。她见状，赶紧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先去洗澡。”

康伟一听，喜出望外，猴急地站起来往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对她说：“等我！”

她确定康伟已经离开了，走出去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直到听见哗哗的水声响起来，她才狡黠地一笑，返回厅里，飞快地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把早已经准备好的粉末倒进康伟的那杯葡萄酒里去，然后拿起杯子摇了摇，粉末溶进酒里，一切不留痕迹。

等康伟洗完澡回来，李小青正在欣赏音乐，手指还在沙发上轻轻打着节拍。他急不可耐地走过去抱住她。她闻到他身上浴液的清香，感觉到他皮肤的滚烫，不禁一阵心潮澎湃。但她还是克制着把桌上的酒杯拿起来，说：“来，干了这杯。”

第17节：她的荣光(17)

他一口就吞尽杯中的酒，然后把她抱起来，奔进卧室，把她丢到弹性极好的双人床上，随即压了上去。他吻过她的嘴唇，然后慢慢往下移，在脖子上吻了一会儿，就往胸前吻去，手上急急地要脱去她的T恤。她用手紧紧地按住衣服的下摆，不让他的手入侵，心里暗暗着急。

还好，很快，他的嘴唇停在她的锁骨之间再也不动了，一双手也老实了，连呼吸都慢慢平缓了。她低头一看，他已然入睡。

她推开他，从床上站起来，长吁了一口气，然后用力把康伟推到双人床的一边，脱掉他的背心，往地下一丢，然后又伸手去脱他的裤子。她别开脸，迅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随手往旁边一扔，竟扔到了台灯上。她没管，迅速瞟了一眼床上的人，已经全裸了。她把被子盖到他身上，然后跑到床的另一边躺下去，在床上滚了两下，嘴唇往枕巾和被子上蹭了蹭，把身上的香水味和口红留下来，然后才起身，下床。

她走到床头柜边，一个个抽屉打开，小心地翻来找去，终于在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杜蕾斯——盒子已经打开了。她把里面的安全套全部倒出来数了数，还有十一只。这是十二只装一盒的，他已经用掉了一只。

哼，说什么不喜欢带人回家，谁信啊！她愤愤地瞪了康伟一眼，然后迅速从中拿出一只，将包装袋撕开，取出来一只，捋直，再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把瓶子里准备好的鸡蛋清大部分倒进套套里。

她把门边的垃圾桶移到床边，然后把装有内容的套套挂在垃圾桶边上，接着从纸巾盒里抽出四张纸，把瓶子里剩下的鸡蛋清挨张纸巾倒上，再把纸巾全都揉成一团。四团纸，一团丢在垃圾桶里，三团凌乱地丢在垃圾桶旁边的地板上。

做完这一切，她得意地看了看“狂欢后的床”和“一片狼藉的地板”，心想：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但她还没有罢手，又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掀开被子，倒了一些红色的液体在床单上面……

9

一连两天，康伟都没给李小青打电话，这对她来说是个好消息。像他这种钻石王老五，有的是金钱和魅力，投怀送抱的女人不会少，如果硬是拒绝他的要求，他估计就跑了，但顺应了他，又可能流于一般。她思考了很久才想出这么一个主意，现在他不联系她，应该是床单上那抹红产生作用了。

给他点儿压力是必要的一步，虽然处女身缚不住男人，但至少能让他对她更加重视。这招能不能奏效，就看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如果他从此不再招惹她，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她托付终身。

然而，就在她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康伟的消息时，她的马桶广告也被停了，换成了别的演员，这其中的原因她大约知道一点儿，但不是很清楚。

“我顶你个肺！”她在接到广告公司的电话后骂了一句，终于理解了那天“李晓华”们的心情。

要不要给那个胖男人何总打电话求求情？脑中刚闪过这个念头，她马上就否定了，如果现在求他，无疑是往狼口里送肉，算了。

下班后，她快快不乐地下楼，刚走出公司门口，就看到一辆眼熟的白色小车停在路边。车门很快打开了，一个男人从车上走出来，朝她微笑着，竟是康伟！

她的心情立即转阴为晴，他终于出现了！他没有逃跑！

他微笑着冲她招手，她回以一笑，向他走去。

上车后，他随意地和她打着哈哈，对那天的事只字不提。她也对答如流，并没有刻意把话题往那里扯。

“过几天我休年假，想去香港玩几天，你要不要一起去？”他突然若无其事地说，好像问她去不去王府井逛街一样平常。

第18节：她的荣光(18)

“免费的吗？呵呵。”她试探道。

“当然，我全程负责。”

她脑海里浮现出购物天堂的繁华景象，但并不愉悦，莫非他想以旅游购物来补偿什么？

“你还没去过香港吧？”

“嗯。”

“那里可是购物天堂，我们公司的女同事经常去买衣服、化妆品、首饰什么的，东西又多又便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常常带你去。你这么漂亮，那里卖的东西应该更适合你。”

她心里一颤，他说以后常带她去？意思是……

“我哪好意思啊。”她故意客气地说。

“我把女朋友打扮得漂亮点儿，带出去也脸上有光啊。”他笑着说。

她一听，顿时欣喜若狂。

“可我们公司的假不好请。”她勉为其难地说。

“想想办法吧。”他温柔地看着她。

她看着他的神情，郑重地点了点头。

10

第二天，李小青到公司请假。进头儿办公室前，她先去洗手间化了个妆，把自己弄得一脸憔悴，神情黯淡，最后没忘记往眼睛下面弹几粒水珠。

她一进头儿办公室，就装悲痛假抽泣，一脸可怜地央求头儿，“我家里出了点儿事，想请几天假。”

头儿见她这样，吃了一惊，问：“出了什么事？”

“我爷爷去了……”说到这里，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肩膀一抽一抽的。

“哦，节哀顺变。”头儿表示惋惜。

“经理，我们全家都在等我回去再看爷爷一眼，这是爷爷的遗愿啊！我保证只在家待一天，马上就回来！”她情真意切地恳求道。

“哦，那你多待两天吧。”头儿难得爽快地同意了。

她马上递过去假条，上面赫然写着“请假七天”。

“怎么要七天？”头儿果然不高兴了。

她装作唯唯诺诺地说：“坐火车回家要两天一夜，在路上来回就要五天……”

头儿皱了皱眉，说：“坐飞机啊！”

她扯着衣角说：“我们那里没有飞机到……要先坐火车到省城，然后转火车到市里，再坐汽车到县里，接着搭过路的货车到乡里，再坐牛车到村里，最后走路到队上……”

头儿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去吧去吧！”

“谢谢，谢……”她连声道谢，然后怕他反悔似的马上走出去，收拾东西离开公司。

走到公司下面，她给康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请好假了。

“好的，那你准备准备，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知道了，放心吧。”她笑着说，心里却想，去购物天堂除了要带钱，还要带什么？而钱，那是你该准备的。

“那个……”他有点儿底气不足地说，“这次旅行多了两个伴儿，地点也要改变一下。”

“什么？”她心里一惊，语气却依然轻柔。这明明是两个人的旅行，怎么会突然多出两个伴儿？昨天不是说好去香港的吗？

“这个……晚上吃饭时我再跟你解释，现在先这样吧。”他支支吾吾地挂了电话，可能是在公司不方便说。

她放下手机，心里有种隐隐的不祥，莫非原定计划有变？

不管怎么说，假已经请了，也不能回头了，只能继续往下走。她总觉得，这次旅行没有康伟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意义深远，至少两个人的关系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她已经想好了，如果他还想这样不明不白下去，她就要提婚姻大事。

晚上，李小青站在楼下等康伟，过路的男女的目光都会在她身上流连一会儿，像见到了《瑞丽》上走下来的模特一样。

康伟跟她说过他到了会给她打电话，她却偏要提前站在路边等，并不是要表现她多么急切想跟他见面，而是想让他知道，只要她一出现，街上人的目光就会全被她俘虏过来，最好再有一两个因为看她而撞电线杆的。她要让他有自豪感和紧迫感，迫不及待地拥有她。

第19节：她的荣光(19)

康伟开车过来接她，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一道去吃晚饭。

康伟让她点菜，她便照例点了他爱吃的白焯大虾。

“你现在还拍广告吗？”康伟喝了一口茶，问道。

“哦……”她不知要不要如实告诉康伟。

“怎么了？”康伟发现了她的异样神色，关心地望着她问。

她笑了笑，说：“本来公司让我模仿金贤乔拍一个广告，但因为中间出了点儿事，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趟这浑水的好。”

“本来就是！”康伟附和道，“我早就跟你说过，娱乐圈太复杂，还是不要涉足比较好！”

“也不全是吧……”见他意犹未尽的样子，她便诱使他继续说下去。

“我妈最喜欢看那些肥皂剧，但她老人家最不喜欢的就是演员。之前我有个表妹想考艺校，她跟我姑好说歹说，愣是没让我表妹考！她就坚持老理儿——戏子无义！”

原来是这样！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现在，她终于明白自己和康伟之间的隔阂是什么，原来是她那不入流的演员身份。还好，她及时从那个马桶广告中脱身，不然，让他妈妈看到她坐在马桶上微笑，老人家还会接受这个儿媳妇吗？

“其实，我也有离开英王文化传播公司的打算，上次拍的那个广告，真是出力不讨好。”她半真半假地说。

“还是早点儿离开的好，就算在家待着，也比在娱乐圈好。”

她一惊。他刚刚说他妈妈不喜欢演员，现在又说在家待着好，莫不是在暗示要把她娶回家养起来？

“可我跟那个公司签了一年的合同，如果不去拍广告，就算是违约。”

“违约金多少？”

她又一惊，他这是急着要帮她“赎身”？

“算了吧，把这年干完就算了。”

“你告诉我，要交多少？”

“三万。”

“不多嘛。这样吧，我帮你交。”

他要帮我交？她心里一阵狂喜，看来他跟自己结婚是板上钉钉啦！

“那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她嘴上推托着，心里却已乐开了花。其实合同上的违约金不过三千，她刚刚故意多说十倍来考验他。

康伟却满不在乎地说：“就当我送你一份礼物，把前几年的玫瑰花补上。”说完，自己先笑起来。

前几年的玫瑰花？她忍俊不禁，没想到他还真浪漫。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康伟才慢悠悠地开口道：“小青，咱们这次不去香港了，去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

她听他改口叫她“小青”，既喜又忧，问道：“去哪里？”

他不看她，手上一丝不苟地给大虾剥壳，红而透明的虾壳在碟子里堆成小山。他说：“你听我说啊，我们老总的女儿杨洋，你见过的，她天天缠着老总陪她玩，但我们公司现在事情很多，老总根本脱不开身，正好我又提出要休假，今天老总就以我陪她女儿玩为条件，批了我的假……”

她一听，脑里马上乱成一锅粥，什么？怎么突然冒出个杨洋？两人世界怎么能插进个第三者，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算什么？

“小青，你放心，杨洋是个挺乖的小女孩儿，而且我也给我表弟打电话了，他正好也放了暑假，我让他跟我们一起去。这样他可以陪杨洋玩，不会影响到我们。”他善解人意地补充道。

什么？不但多了个杨洋，还要再多个表弟！这都快成赶集逛庙会了！她觉得自己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不过，康伟说得对，让表弟

去陪杨洋，他们算是两对，应该影响不大。

想到这里，她便对他一笑，说：“老总能把女儿交给你，说明你升职指日可待了哦！”

他明显很欣喜，问她：“你不介意？”

第20节：她的荣光(20)

她轻轻摇头，道："这是你的好机会啊，我怎么会介意呢？"

他笑了，"你真好。"然后把剥好的大虾蘸上汁，放到她碗里。

"谢谢。"

他看着她咬了一口大虾，才说："小青，这次我们去一个未命名的小岛玩。"

"未命名的小岛？"她当即愣住了。

他一脸歉意地说："杨洋非说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去那个小岛找什么黄金宝螺。因为她是杨总的女儿，我也不好拂她的意。"

她完全乱了阵脚，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香港跟未命名的小岛，差别也太大了吧！香港有全世界最流行的化妆品和服饰，未命名的小岛上有什么？蚊子和毒蛇？这杨洋该不是脑子有病吧？

"想要什么螺，买一个不就行了？非要到岛上去找吗？"她沉不住气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她坚持亲自到岛上去找，我说不过她，所以……"他为难地看着她。

她不想让他为难，但实在不甘心跟杨洋去什么未命名的小岛。

他赶紧开解道："小青，其实香港什么时候都能去，我下次再带你去香港。但这个小岛却不是随便就能去的，必须找关系才能上岛。杨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好的，费用也很高。杨总说了，我们的旅费全包在他身上。而且，听说那里的风光特别美，有人间天堂之称。"

她听他这么说，知道这事已成定局，再反对也没有用。如果她坚持不去，可能康伟就会抛下她，跟杨洋二人共赴小岛。

于是，她绽开一个笑脸，说："好吧，那我们就去人间天堂看看。"

他一听，眼睛一亮，一脸感激地说："小青，谢谢你。我真没看错你，你不仅漂亮、温柔，还善解人意、识大体。你放心，虽然是去小

岛，到时我还是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惊喜？她心里一喜，心想，看来这次旅行果然非同寻常。搞不好，他是想向我……求婚？

11

几个人一同出游时，李小青见到了康伟的表弟梁尔健。梁尔健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穿美邦的蓝条纹T恤和牛仔裤，典型的大学生打扮。

杨洋则还是那么青春，有活力，戴一顶棒球帽，上身穿一件黑猫图案的T恤，下身穿一条宽腿牛仔裤，腰间松松地系了一条镶亮钉的宽皮带，完全是欧美嘻哈风。

上飞机后，康伟安排杨洋和梁尔健坐在一起。杨洋却嚷道：“他嘴上没毛没安全感，我要和康伟哥坐在一起！”

看来两个年轻人已经打成一片，说话毫无顾忌了。李小青也看得出来，梁尔健很在乎杨洋。

康伟只得坐到杨洋旁边。

“尔健，来这里坐。”李小青招呼不太高兴的梁尔健。其实她自己也有点儿不悦。

梁尔健想用行动来证明他其实十分“可靠”，殷勤地要去拿李小青的挎包，说：“小青姐，这个大包刚刚为什么不托运？我来帮你拿吧！”

“不用不用！”李小青牢牢地抓住包，不让他抢去，这让这个屡遭挫败的男孩儿很失望。

她赶紧解释道：“包里没放什么东西，轻得很。”

杨洋在前面转过头，火上浇油地说：“人家那是安慰你呢！其实小青姐的包里东西可多了，鼓鼓囊囊的！”

梁尔健再次去拉李小青的包，似乎下了必胜的决心，半哄半求地说：“小青姐，作为男士，理所当然地要为女士拿包的，你就成全我吧！”

李小青紧紧拽住包不放，这包里装的全是她的化妆品，是她的命根子，怎么可能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毛头小子?

两双手扯住一只包，展开拉锯战，梁尔健死不松手，仿佛那不是挎包，而是他的尊严，是杨洋的芳心。

第21节：她的荣光(21)

李小青更是暗暗使出了吃奶的劲，笑得咬牙切齿的，“姐姐怎么能让弟弟干活？”

康伟见状，便给她打圆场，对梁尔健说：“小青姐是疼你呢，你别倔啦。”

梁尔健突然泄了气，松开手，转过脸去。

李小青暗暗吁了一口气，抱着大挎包，心里踏实下来。

飞机起飞时，李小青感觉到头很晕，赶紧微张嘴巴，闭上眼睛。待难受劲儿过去，她睁开眼睛，竟看到杨洋的脑袋靠在康伟的肩上，心里马上一沉。很快，杨洋的脑袋抬起来，对他说：“谢谢。”笑靥如花。

康伟为什么来者不拒？李小青怒火中烧，却做出关切的表情，拍拍杨洋的肩膀，问：“怎么了，难受吗？”

杨洋回头对李小青一笑，说：“每次都这样，习惯了，没事！”

习惯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头靠在康伟的肩膀上！李小青火冒三丈，但脸上仍挂着笑容，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就好，不舒服的话我这里有清凉油。”

杨洋冲李小青笑了笑，没搭话，回过头对康伟说：“你以后要多吃点儿，肩膀太硬！”

康伟只是轻轻笑了笑，但足以让李小青和梁尔健都咬碎一颗牙。

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发盒饭和饮料，康伟殷勤地帮杨洋要这个要那个，竟把后面的李小青忽略了。梁尔健报复似的给李小青要了三杯饮料。

12

到了海南，夜色已至。他们要在这里住一晚上，天亮再出发。

杨总早就定好一家四星级酒店，一千二的套间，李小青和杨洋一间，康伟和梁尔健一间。

李小青和杨洋一起进了房间之后，杨洋把行李往地上一撂，嚷道：“海南热死了，身上都是汗！”就直奔浴室而去。

李小青还从没住过这种一扇门里还有好几个门的房间。全美有公司派她出差时，总安排她住单间，打开房门，里面就是一居室，电视、空调和床像积木一样摆放着，卫生间像个封闭的小匣子。她也从没觉得住单间有何不适。但现在看着这个大套间，才深刻体会到出差跟出差真不一样，这套间比她租的房子都要大，要豪华，甚至有两个浴室。

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把行李箱放进卧室，站在镜子前面看了看脸上的妆，还好，和刚下飞机时差不多。海南实在太热了，让人挥汗如雨，很容易脱妆。她从挎包里掏出纸巾，小心地吸去脸上的汗珠。

坐到床边，她换上拖鞋，两只脚一下子被解放了似的舒服起来。坐在床上，她望着对面那张床出神，待会儿洗澡时，要不要卸妆？她和杨洋不熟，如果杨洋没心没肺地把她卸妆后的真容张扬出去，那怎么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形看来，杨洋还有可能跟她成为竞争康伟的对手，在对手面前露出马脚，这可是兵家大忌。

她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杨洋已经穿着件小背心走进来。她一看，暗暗吃惊，杨洋居然没戴胸罩，紧绷绷的小背心下，乳房的线条毕露，而且没戴胸罩的杨洋和白天没什么两样！胸部不论是形状还是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杨洋，你白天没戴胸罩？”她忍不住问道。

“嗯。”杨洋大大方方地把手伸过来给她看。她探头一看，杨洋手心里竟是一对“红唇”——胸贴！

杨洋用毛巾擦着长发，水珠子溅到她的手上。她下意识地把手一缩。

她迅速拿出换洗衣服，走进另一间浴室，关上门。

浴室里的白瓷浴缸在明亮的灯光下流光溢彩。她一直都想要这么一个浴缸，能把整个身体都泡在水里，可租来的房子根本没有这种条

件，卫生间除了马桶和洗漱盆，就只有转身的空间了。她把视线从浴缸上收回，投到墙上的一面大镜子上。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柔和灯光下的自己拥有陶瓷般光滑的皮肤，向上翻卷的浓密睫毛下是一双电眼，鼻子直而挺拔，双唇红艳水润，一切都无可挑剔，但表情却有些沮丧。

第22节：她的荣光(22)

杨洋有背景有学历有美貌有身材，而她有什么？

她慢慢把上衣脱下来，露出黑色蕾丝胸罩，75C的罩杯里显得非常饱满，胸部呼之欲出。她侧过身，镜中的人丰胸细腰，确实完美。但她没有往常的喜悦。她把手伸到后背，把胸罩的扣子解开，再看自己的胸部——戴着隐形Bra的胸部。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女人，哪个不希望自己的胸部大些再大些？只不过有些人把硅胶放进了乳房里面，有些人则把硅胶垫在乳房外面。她选择了后者。

她把隐形Bra取下来，再看镜中真实的自己，薄板样的侧身，肋骨根根竖起，顿时沮丧到了极点。

她从挎包里分别拿出眼部、唇部和面部的卸妆液，仔细地把脸上的妆卸去，然后看着镜中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心情跌到了谷底。

她走到花洒下，拧开圆形龙头，温热的水落在每寸皮肤上，像一双细腻而热烈的手。她的心情慢慢被浸润、软化、抚平、展开。

不能自暴自弃，应该勇敢面对，积极争取，幸福是要付出精力和努力的。水在她脚下流淌，她的心情慢慢浮起。

洗完澡，她穿好隐形Bra、胸罩和衣服，从包里拿出一片美白面膜，小心地覆盖在脸上，除了露出两只眼睛，整张脸都被面膜挡住了。看着镜子里戴了“面具”的自己，她的信心回来了。

可惜她的出色表演无人喝彩，杨洋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入睡，发出细小舒畅的鼾声。

她有点儿挫败感，在床上躺下来。

这个面膜是不能敷过夜的，但与带妆过夜相比，敷着营养液过夜总要好点儿。她这么想着，看了看杨洋，心想明天早上一定要比杨洋早起，先去化好妆，于是赶紧闭上眼睛，像跟杨洋比赛似的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李小青起来的时候，杨洋还在床上迷糊着。她赶紧跑到浴室上妆。这一夜她都没睡踏实，总害怕杨洋比她先起床。她揭开已经干掉的面膜，看到脸上的皮肤像在水里泡久了一样浮肿发白，黑眼圈尤为突兀。她赶紧从挎包里拿出工具，仔细地化了个光彩照人的容妆。

等她全部收拾妥当，杨洋才懒洋洋地起床，到浴室洗漱之后，坐在床上换衣服，也不避讳她，当着她的面就把小背心脱下来，一对丰乳跳入她的眼帘。她赶紧别过脸去。

“小青姐，你看我这对胸贴漂亮吧！”杨洋竟然还招呼她看胸贴。她勉为其难地转过头去看，只见两只银光闪闪的海星紧紧地贴在胸上，招摇无比。

她在心里叹了口气，转移话题道：“听说外国人夏天上街时男女都喜欢光膀子，是吗？”

杨洋哈哈笑起来，说：“我们学校每年还有集体裸奔庆祝毕业的呢！”

她说：“听说有两个外国女人在中国不穿衣服上街，结果被警察抓了，好像就是美国的。”其实，那原本是两个澳大利亚人，但现在她乐于做这种移花接木的事。

杨洋无所谓地耸耸肩，继续穿衣服。

咚咚咚，房门被敲响，杨洋走过去开门。是康伟和梁尔健，叫她们一起去吃早餐。

早餐是自助式的，免费，摆了两条长桌。四个人还没尝遍就饱了。

吃完早餐，康伟宣布一会儿就要出发去小岛。杨洋兴奋得欢呼雀跃，但李小青高兴不起来，因为听康伟说坐船需要十六个小时，十六个小时！

昨天晚上，康伟和梁尔健到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有很多罐头和饼干，更多的是蔬菜和水果，这些东西装了整整两大纸箱。当李小青

看到这两个纸箱时，不禁纳闷，这是去野营吗?

四个人打车到了码头。很快，有人来接他们，是一个面容苍老的男人，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把他们领上船。

第23节：她的荣光(23)

这是一艘渔船，甲板上堆着渔网。男人把他们领进船舱里，把几个小隔间指给他们看，说这就是他们的“卧铺”。李小青往里面一看，啧啧，小得要命，还脏得要命，简直就像沙丁鱼罐头。墙壁上还贴着裸女的画报，一想到渔民对着它干的龌龊事情，她打定主意死也不进这“罐头”。

康伟对男人连声道谢。男人向他们交代了几句就下船了，只留下船长和厨师与他们同游。

13

船开动没多久，四个人都觉得头有点儿晕，虽然之前吃了晕船药，但仍止不住地难受。梁尔健很快钻进隔间里说要休息，杨洋也扛不住了，钻进隔间打瞌睡，李小青却宁死不屈。

“我到甲板上透透气。”她掩着嘴皱着眉，边说边往楼梯上走。

“要不要我陪你？”康伟在后面问，却没跟上去。

“不用，你休息吧。”李小青不愿意在康伟面前失态，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去。

“好吧。”说完，康伟就躺到隔间里去了。

李小青一个人慢慢地走到船舱外面。

站在甲板上，她双手紧紧扶住栏杆。风急浪大，船身摇摆，她看到海水已经由在岸边时看到的黄绿色变成了翠绿色。四周全是茫茫海水，偌大的渔船就像一片飘零的树叶。

浪花肆意飞溅，她的脸被打湿了。想到脸上的妆，她松开扶住栏杆的手，打开挎包找纸巾。就在这时，船猛地一个颠簸，她随之一下子扑倒在栏杆上，胳膊上的挎包迅速从上臂滑向手腕。眼睁睁地看着，却反应不过来，挎包直直地滑脱手腕，扑通一声掉进海里，她这才伸手去捞，只捞到一把潮湿的空气。挎包很快被海浪席卷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随着船的又一次颠簸，她双腿一软，跌倒在甲板上。

轻，她感到全身轻得无所适从，仿佛骨头被从肉身中抽去。她软得站不起来。

不行，必须马上站起来，不然就晚了！她头脑中有个冷静的声音命令自己。

这个命令让她从甲板上一下子站起来。她颤颤巍巍地向船舱跑去，拉开康伟的房门，上牙敲打着下牙，对他说："我的包掉到海里去了，你帮我捞啊！"

康伟一时没听明白，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当即从隔间里爬出来，朝楼上奔去。下铺的梁尔健听到动静也爬出来，跟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她指着刚刚站的位置告诉他们就在这里掉的包。他们从栏杆上往下一看，除了翻腾的海水，什么都没有。他们又朝船尾方向望去，还是一片苍茫。

她头皮发麻，全身酸软，一个劲儿地说："停船，停船！"

康伟只得到船长室找船长。可船长听完，摊摊手说："停船也没用，这边的浪很大，早不知被推到哪儿去了。"

她一听，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整个人顿时瘫软下来。梁尔健赶紧扶住她，"小青姐，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贵重物品？她绝望地想，包里全是化妆品，是比自己的命还重要的贵重物品！

"身份证在包里吗？"康伟问。

她摇摇头。

"手机？现金？"梁尔健问。

她又摇摇头。手机她一直是放在裤兜里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挎包里只有化妆品和一些配饰。

康伟和梁尔健乃至船长都长吁了一口气。康伟说："那也没什么大损失，算了吧。回去我送你一个LV的包。"

没什么大损失？她痛苦地想，这简直比世界末日还要可怕！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康伟把她扶回船舱，“你躺一会儿吧。”

她因为心情难受，晕船的感觉越发强烈，胃里翻江倒海，只得听话地钻进隔间里躺下去。

第24节：她的荣光(24)

躺在窄小的床上，她心里空荡荡的，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怎么办？看来只能到岛上重买了，唉……出师未捷身先死，莫非这是预兆？她心里掠过一片阴影。

船上的十六个小时李小青是一分一秒地挨过去的。她充分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真实感觉，五脏六腑难受得仿佛都错了位，不管侧着躺、平着躺还是趴着，眩晕都不能减轻哪怕一丁点儿。她吐了三四次，吐到干呕。中间有人来送过饭，但她根本没有食欲，只想有个人把她一棍打晕，让她失去知觉。

康伟和梁尔健也吐了几次，只有杨洋没有一点儿动静。

到了晚上十二点多，船终于靠岸了。三个人虚脱一般搀扶着走出渔船，仿佛得了重病，只有杨洋稍微好点儿。康伟问杨洋怎么样？杨洋笑了笑，说自己吃了安眠药，睡着了。

李小青对杨洋这个狡猾的举动十分不满，责怪杨洋不够意思。杨洋吐吐舌头，说是误打误中。

岸上一片黑暗，船长走在前面，把他们领进岛里。走过一片灌木丛，李小青看到前面有模糊的光。等走近了，她才发现那是烛光，一排小屋，里面全点着蜡烛。船长把他们带进一间屋里，屋主方伯热情地招呼他们，把他们引进房间。透过烛光，可以看到房间里的摆设非常简陋，一床一桌一椅，还全是木头的。但他们顾不上挑剔，能有张不会动的床就是天堂了。

李小青和杨洋躺在一张大床上。虽然确定床不会动，她仍然感觉身体一晃一晃的，像要从床上滚下去。

“你还有安眠药吗？”她问杨洋。

“有。”杨洋说。

“给我两片。”

“好。”

她连水都不要，就迫不及待地吞下安眠药。

“我有矿泉水，要吗？”杨洋看她艰难吞咽的样子，从包里摸出瓶矿泉水递过去。

事后诸葛，她恨恨地白了矿泉水一眼。

第25节：消融的面具(1)

Chapter 2 消融的面具

现实中没有巫婆也没有怪兽，却有一位货真价实的公主，她发上的皇冠是金子打造的，脚下穿着一双真正的水晶鞋。我的皇冠是假的，水晶鞋也是假的，可是，我还有智慧和努力。

1

天刚蒙蒙亮，李小青就醒了，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六点十分，一分不差。她平时就是这时候起床的。她小心地从床上下来，尽量不惊动还在睡觉的杨洋，站在地上做了几个拉伸运动，然后像平时那样找水喝——早起一大杯清水。

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现在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岛上。而且更严重的是，她的化妆包丢了。一想到化妆包，她四肢立即僵硬起来。

脸上的妆有没有花？她焦急地四下寻找镜子，可是挎包丢了，镜子也随之沉到海底，这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什么都没有。她拉开桌子的抽屉，里面空空如也。

她心急如焚，虽然用的是防水产品，但一晚上在枕头上磨磨蹭蹭的，极有可能变成大花脸。她灵光一闪，目光落到地上杨洋的旅行箱上。看了看床上睡得像个婴儿的杨洋，又看了看近在咫尺的旅行箱，她蹲下来，一寸一寸地向旅行箱挪去，然后伸手摸到拉链。可她很快发现这旅行箱有密码锁。

是叫醒杨洋借镜子，还是到别处去找？或者用成功几率极小的猜测去试密码？她在这三个选择之间徘徊不定。天慢慢地越来越亮，蓝中带白的光透过窗户射进来，落到她脸上。她浑身一哆嗦，像怕见光的女鬼一样惊恐失色。

她咬咬牙，放弃了旅行箱，站起来，打开门，溜出去。

外面是个厅，没有光，黑糊糊一片。但黑暗让她感觉到安全，她猜大家都还没起床，赶紧在厅里寻找起来。厅里的摆设同样简单，一沙发一茶几一饭桌仨椅子，根本没有什么镜子。她正茫然不知所措，突然不知哪间屋里传来男人的咳嗽声。她一惊，下意识地打开大门，逃窜出去。

一出大门，明亮的光立即照得她睁不开眼。她伸手遮住阳光。

平时这个时候，她早就梳妆完毕，在镜子前孤芳自赏了。可今天，她却像来不及穿上画皮的妖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她开始隐隐后悔跟康伟来这荒岛了，现在前有强敌，后院失火，叫她如何是好？这破岛是不是跟她八字不合？

她转身回望着自己入住的小屋。昨晚因为天黑，也因为头晕，她根本没有看清楚周围的环境，现在才发现这是几间连在一起的木屋，搭建得歪歪扭扭的，门窗甚至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屋顶上堆满白花花的东西，好像是珊瑚和贝壳，在阳光中明晃晃的。她的眼睛突然被一个更加明亮的东西刺了一下。她眯起眼睛一看，不由得心花怒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居然是镜子！

这小圆镜子挂在大门上头，亮晶晶地反射着阳光。

她快步走过去，伸手去够，可明显高度不够。她又跳起来去够，还是差一截。她急了，想回屋去搬椅子，又怕被屋里的人发现，便四下寻找能垫脚的东西。突然，她眼前一亮，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头，大小和高度都不亚于板凳。她赶紧跑过去搬，可石头很沉，根本搬不动。她咬紧牙关，使出吃奶的劲去推，好不容易把石头挪动了一点儿，却听得啪的一声，随即一个重物砸在她背上，身后传来一片哗啦哗啦的声音。

她正要伸手去摸被砸得生疼的背，突然听到有人喝道：“喂，你干吗？”然后她就被人拉住胳膊拎了起来。她下意识地伸手捂住脸。

“你是谁？把手放下！”来人气势汹汹。

她哪里敢放手，另一只手也挣脱出来去捂住脸。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怎么，他知道我是谁？她心里一惊，眼睛从指缝里往外瞧。那人背对太阳，看不清面目，只见身材颀长。

“你干吗搞破坏？”

“我没有。”她急忙申辩道，一颗心跳得比兔子还快。

“没有？鱼都掉了一地！”

鱼？什么鱼？她心生疑惑，眼睛从指缝中望向地面——石头旁边倒着一根杆子，杆子上系了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的鱼掉了一地……原来这块石头是用来压住杆子的，刚刚砸在她身上的就是这根杆子。她心急搬石头，竟然没有注意到。

“对不起，我只是想搬这块石头……”她面红耳赤，低声解释道。

“搬这块石头做什么？”那人问。

“我想摘门上那面镜子。”

“什么？”那人明显一惊，“你搞垮方伯的晒鱼架，还想摘方伯的照妖镜！”

什么？这居然是照妖镜！难怪会挂在门上方……幸好自己没照，照了不是妖都变成妖了。她暗自庆幸，赶紧辩解道：“不是的，我只是想找面镜子！”

“找镜子做什么？把手放下！”

“我、我、我脸上长了疮。”她信口雌黄。

“哦……”那人可能信以为真，打量她片刻，说，“跟我来！?放下她转身就走。

她从指缝中看着那人的身影在阳光里发着金光，渐渐远去。她愣了一会儿，才急忙跟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那人走进最边上的一间平房。她站在门口，不敢贸然进去。很快，一个人从黑洞洞的门里出来。她透过指缝，看清了他的面目，皮肤黝黑，轮廓分明，剑眉星眸，嘴角抿着一丝威严。她突然呆住了，这张脸竟让她莫名地怦然心动。

“给。”他把一件东西递过来。那东西晃了她的眼睛，这才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原来他手上有面镜子，巴掌大，长方形。她急匆匆地放下一只手去拿镜子，另一只手仍牢牢捂着脸，接到之后迅速跑到一边。

第26节：消融的面具(2)

“你干吗呢？”他不解，要朝她走过去。

“你别过来！”她背对着他，一手捂脸，一手握镜，十分紧张。

“有病。”他停住脚步，嘟囔了一句。

她听到身后没了动静，又往远处走了几步，才把捂在脸上的手放下来，急急忙忙把镜子放在面前——脸上的粉还在，眼妆也OK，唇彩还有部分残留。她赶紧用手指把自己打理了一番，然后再拿着小镜子左看右看，总算放下心来。

她转过身，向那人走去，强装淡定，说：“谢谢你。”

他打量着她的脸，不语，皱眉。她见状心里一惊，忙问：“我脸上怎么了？”

他这才说：“你脸上没长疮啊！”

“哦……刚刚……我以为长疮了，我也不确定。”

“哦。”他并没有深究。

她定了定神，对他微微一笑，露出八颗牙，温婉地说：“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以她的经验，是男人都不会拒绝她的笑容。

“说。”他脸上没有表情。

“我想借用这个镜子几天。”她尽量把笑容里的妩媚和无助调和得恰到好处。

“不行。”没想到他一口回绝，并一把从她手中抽回镜子。

她心里一惊一颤，继续勉强笑着问：“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他不留余地，转身回了屋。

她站在屋外，望着黑洞洞的屋里，竟茫然不知所措。

她被拒绝了！她一个美女，居然被一个渔民拒绝了！还只不过是借个小破镜子而已！别说被拒绝，就算她什么都不说，就会有男人主动送上来，鲜花、首饰、金钱，只有她拒绝他们的份儿！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既恼怒又不甘心。她认为他不过是开玩笑，很快就会捧着镜子走出来的。

果然，他又出来了。她以为他是来送镜子的，没想到他拽上她就走。

“干吗？”她想挣脱，却像被钳住一样挣脱不掉。

“你说呢？”他把她拉到方伯屋前，指着倒下的架子说，“把它扶起来！”

什么？不但不借镜子，还命令她干活！这穷山恶水的地方，连人都这么野蛮！他一个臭渔民凭什么对她颐指气使的？她咽不下这口气，狠狠地瞪着他，不肯干。

“小青！”她突然听到有人喊她。

她转身一看，是康伟。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康伟边说边走过来。

2

“康伟！”李小青见到康伟像见到救星一样激动，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康伟看看李小青，又看看旁边的男青年，一脸疑惑。

李小青指了指男青年，说：“他非说我把架子推倒了，还抢我的东西！”

她要让这个不知好歹的渔民尝点儿苦头，出一口恶气，还要给康伟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让她的心理得到平衡。

“什么？”康伟和男青年听到这话，同时吃了一惊。

康伟把目光从李小青身上转移到男青年身上，这黝黑、结实的渔民兄弟一脸凶相，估计惹不起，况且这里还是人家的地盘，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便笑了笑，说：“兄弟，何必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她能有什么是你用得上的？”

这回轮到李小青和男青年同时吃惊了。李小青想象的那一幕没有出现，康伟不但没为她大打出手，居然还跟这渔民好言好语。她又急

又怒，心里直骂康伟草包、无能。

“你什么意思？”男青年明显被激怒了。

“我的意思是，有话好好说嘛……”康伟一边笑，一边往方伯家的门口退去。

“你给我说清楚！”男青年步步逼迫，横眉倒竖。

“你别着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谈的……”康伟继续采取拖延、后退的策略，并且说话声音放大，想引起方伯家里人的注意。

第27节：消融的面具(3)

男青年却没那么好蒙骗，撇开康伟，一把拽住李小青的手，说："我不管，你得把架子扶好！"

李小青一边使劲挣脱男青年，一边央求地看着康伟，那眼神十足是砧板上的鱼，恐惧又无助。

康伟便拉住她的另一只手，对男青年说："有话好好说，你先放手！"

男青年不放手，康伟也不放手，二人暗暗较劲。李小青感觉到两只手臂上的拉力比较悬殊，男青年看似是随意拉住她，但她觉得骨头都要被捏碎了，而康伟本该是来拯救她的，手上的劲头却反而不如男青年。她心里顿时怒了。

"要我扶架子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她甩开康伟，冲男青年吼道。

男青年看着她不说话。

"你得把镜子给我！"她说。

"扶起来再说。"男青年不置可否，松开了她的手。她的手上竟留下一道红印。

她气呼呼地朝架子走过去，康伟赶紧跟过去。

她本以为有了康伟，就不会再受人摆布，不用再干这种丢脸的事情，没想到，康伟还不如一个渔民厉害！到头来她还是得靠自己。

她想把地上的杆子立起来，却力不从心。杆子上连着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大串鱼，这些鱼小则巴掌大，大则有上臂长，沉得要命。康伟帮她把绳子拉起来，她把杆子立直，使劲推石头压住。好不容易把石头推过去压住杆子，她站起身来拍拍手，刚冲男青年做了个恶狠狠的表情，却听到身后哗的一声。不用看，肯定是架子倒了，她脸上的凶相僵住，尴尬无比。

男青年像早就知道似的，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她前功尽弃。

她恼羞成怒，瞪了康伟一眼，弯腰去扶杆子。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她一听，赶紧回头，只见是昨晚接待他们住宿的方伯。看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来找他们的，她便立起身脆脆地喊了声：“方伯！”

方伯看到一地的狼藉，立即意会，憨笑着说：“我来我来。”

“方伯！”男青年也喊了一声，似有不甘。

方伯过去扶住杆子，男青年即刻过去推石头，只几秒钟的工夫，二人就手脚麻利地把架子支起来了。

“回家吃早饭吧！”方伯拍了拍手上的沙尘，转头对他们说。

他们如获大赦，丢下男青年，跟方伯回了屋。

“你刷牙洗脸了吗？”康伟看了看李小青的脸，问道。这目光让她一阵胆战心惊。

“呃……水在哪里？”她下意识地把脸侧向一边。

“走，我带你去。”幸好康伟没看出什么破绽，把她领进洗漱间。

洗漱间里非常简陋，放着脸盆、毛巾、杯子和牙刷。

她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水龙头。

康伟指着地上的一桶水，说：“岛上的生活用水都是雨水，得省着点儿用。”

雨水？她俯下身去看那木桶，桶壁上好像长着绿苔，水也有点儿浑浊。这该不会是去年下的雨吧？里面有没有蚊子的幼虫？她心里马上有了抵触情绪。自己百般呵护的脸蛋，怎么能用这种水洗脸？在家里，她从来都是用纯净水洗脸的。

“我们都洗漱过了，就差你了。”康伟交代完，转身出去了，留下她对着一汪浑水。

洗漱？她看了看水，下意识地摸了摸脸，脸是绝对不能洗了。那刷牙呢？让她的朱唇皓齿接触这不知牛年马月接的雨水？更不可能。

但她又不想让他们发现她没洗脸没刷牙，便把水全部倒掉，然后一扭头，走出洗漱间。

回到房间，她看到杨洋正往脸上拍爽肤水，便试探性地问道：“你刚洗脸了？”

“是啊，用上天赐予之水。”杨洋调皮地笑着，笑靥甜美。

第28节：消融的面具(4)

她什么都没说，看着杨洋抹护肤霜，往嘴唇上涂花蕾膏。她盯了半晌，杨洋才反应过来，把护肤品往她跟前一推，“你挎包丢了，用我的吧。”

“谢谢。”她心安理得地把花蕾膏抹到嘴唇上，又问，“你的化妆品呢？”

杨洋两手一摊，说：“Sorry，我今年开始崇尚自然，不用化妆品了。”

她听完差点儿没昏过去，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那把镜子借我一下。”她暗自祈祷杨洋的镜子不要也出问题。

还好，杨洋很快摸出镜子递给她。她把它拿在手里，心里感叹着，镜子啊镜子，见镜如见面，一副失而复得的样子，爱不释手。

她对着镜子看了看嘴唇。花蕾膏只有滋润作用，一点儿颜色都没有，还好唇上原来还残留了一些色彩，不至于完全暴露。

照完镜子，她没还杨洋，随手揣进了口袋。杨洋大大咧咧的，压根儿没在意。

3

康伟敲了敲门，招呼李小青和杨洋去吃早餐。

她们走出房间，只见厅里的饭桌上已经摆了几碗热气腾腾的粥。方伯慈眉善目地招呼她们道：“来喝粥吧！”

梁尔健已经坐在桌边吃上了，边吃边一脸陶醉地说：“真是美味啊！”

李小青坐下来一看，粥里有白有绿，用勺子一拨拉，原来是切成丝的青菜和大块的鱼肉。她轻啜一口，果真鲜美无比。

康伟看了看李小青，问道：“昨晚没休息好？”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脸，说：“还行。”

康伟说：“看你脸色不怎么好。”

她一惊，难道他已经看出端倪了？她赶紧支支吾吾地低头喝粥。

“我昨晚睡得很好！”杨洋笑眯眯地对康伟说。

“是啊，睡得跟小猪似的，我在隔壁都听到那地动山摇的鼾声了！”梁尔健接话。

“我从来不打鼾！”杨洋声明。

“小青姐昨晚肯定是被你吵得睡不着。你看小青姐为你都消得人憔悴了，脸色发白，嘴唇发黑，都是你惹的祸！”梁尔健添油加醋地说。

脸色发白？嘴唇发黑？李小青额头上的细汗一层层渗出来，莫非自己的容颜已经如此不堪？她对香甜的鱼粥再也没有胃口，说：“我吃饱了。”便匆匆离席。

快步走出门外，她掏出小镜子，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妆容，可这可恶的镜子才巴掌大，根本看不出整体效果。

“吃饱了？”方伯走到她身边，笑吟吟地问。

她赶紧把镜子收起来，换上一副笑脸，答应道：“嗯，饱了。谢谢你的招待，粥很好吃。”

毕竟寄人篱下，嘴甜点儿好。

“年轻人，你太瘦，要多吃饭！”方伯善意地说。

她应付地笑了笑，突然想起什么，问方伯：“哪里有商店？我想去买点儿东西。”

“商店？”方伯有点儿迷惑。

“就是卖东西的商店啊！”她不知道这老头怎么了，说商店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

“哦，没有。”方伯终于反应过来。

“什么？”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船两个月来一次，才能买东西。”方伯说。

什么？这岛上真的没有商店？两个月才能买一次东西？她觉得自己快要昏厥过去了，没有商店意味着买不到化妆品，买不到化妆品意

味着自己要以真面目面对康伟，这怎么可以？她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小青，怎么了？”康伟在她肩上一拍，把她吓得三魂七魄只剩下一魂一魄。

她看着康伟，想象着他看到她真面目时的表情……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她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用的是惊艳的眼光，夸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真漂亮”。虽然后来经过她的努力，他开始夸她“你真好”，但她知道，漂亮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29节：消融的面具(5)

“小青，待会儿我们去潜水好吗？这里的海可漂亮了，听方伯说海里有很多漂亮的珊瑚和贝壳。”康伟揽着她的肩膀，一脸向往地说。

潜水？这不是要加快她脱妆的速度吗？绝对不行！她面露难色，说：“我有恐水症，不敢游泳。”

康伟明显很遗憾，说：“那我再问问方伯有什么别的好玩的吧。”

趁康伟进屋的空当，她在外面迅速转了一圈。转的结果让她很失望，方伯没有骗她，这岛上除了这排小屋，再也没有什么人为建筑了。而这排小屋，一看就是民居，根本没有什么商店。没电没水不要紧，怎么可以没有化妆品卖呢？这不是专挑她的软肋下手吗？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小青，你来一下。”康伟在屋里喊她。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屋。

一进屋，她就听见杨洋气呼呼地说：“我要去找黄金宝螺！”

“什么黄金宝螺？我陪你在海边捡。”梁尔健积极响应。

杨洋瞪了梁尔健一眼，大声说道：“你懂什么！黄金宝螺生活在水深二十米的珊瑚礁里，在海边根本捡不到，必须潜水去找！”说完，就一脸委屈一脸期待地看着康伟。

康伟变得非常为难。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陪杨洋，老总就是因为这个才准的假，而杨洋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黄金宝螺。他看看杨洋，又看看李小青，再看看梁尔健，希望梁尔健主动承担陪杨洋潜水的任务。可梁尔健尴尬地说：“我不会游泳……”

“这样吧，”李小青说话了，“康伟你陪杨洋潜水，我和尔健在岸上等你们。”

康伟欣喜又感激地看着李小青，李小青善解人意地对他点点头。她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她可以用美貌吸引他，但一定要用内涵留住他，特别是现在这个关头。

“好吧，那我们去找黄金宝螺。”康伟说。

杨洋马上欢呼雀跃。

方伯问：“潜水的东西带了吗？”

“带了带了！”杨洋急不可耐地跑进房间拿出来给大家看。可大家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潜水工具，只是一套花花绿绿的比基尼。

方伯笑了，说：“这种是不能潜水的。我带你们去借吧。”

方伯带四个人走出门，走进旁边那户人家去借，一边给大家介绍这是王叔的家。王叔很愉快地把潜水的装备借给他们，真不少，有面镜、呼吸管、脚蹼、呼吸器、潜水仪表、气瓶、浮力调整背心和潜水服等，一大堆东西。

“看到了吧？这才是潜水的装备！”梁尔健一边殷勤地去接，一边挤对杨洋。

从王叔家里出来，方伯又带大家走向最边上的那户人家。

走到门口，方伯冲里面喊道：“周游，周游！”

很快，李小青看到早上要她扶架子、不借她镜子的男青年从屋里走出来，心脏不受控制地又一阵狂跳。

李小青，别见到个土著帅哥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他不过是个渔民！她狠狠地骂自己。

4

杨洋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难耐，跃到周游身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没想到这里还深藏帅哥！Manly！”

周游面无表情地斜睨了她一眼，把她当作地上的石头，忽略不计。李小青见状，顿时有种解恨的惬意，暗带得意地瞟了一眼康伟。然而康伟不动声色，但眼中隐含不悦，她适时地朝他靠近。

杨洋像被激发了征服欲，跳到周游和方伯之间，伸手在周游眼前挥了挥，郑重其事地说：“喂，本小姐跟你说话呢！”

周游仗着身高优势，完全把她当透明人，越过她的头顶和方伯对话。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杨洋气急败坏地嚷着，身体绷得像蓄势待发的小弹簧。

第30节：消融的面具(6)

李小青看着杨洋一脸恼火的表情，心里像揣了只乐得乱窜的小老鼠，让她浑身痒痒。她赶紧闭气凝神，把笑意憋回去。

方伯从周游口中得知他也要去潜水，便改主意去别人家借潜水服。周游慢悠悠地甩给大家一个背影，就要返回屋里。

杨洋一张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便恼羞成怒，跳起来喝道："站住！"

喷薄而出的两个字把大家惊得一愣，直瞪瞪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局面。

周游站定，慢腾腾地转过一张冷漠的脸，视线终于落在低他一头的杨洋的脸上。可那眼神像看一棵草或者一块石头，没有半点儿温度。

"你跟我们一起去！"杨洋双手抱胸，横眉倒竖。

李小青赶紧挪动小碎步移到她身边，拉了拉她的手，压低声音说："杨洋，别闹了！"俨然识大体的姐姐。

"凭什么？"他硬邦邦地吐出三个字，一脸的不屑。

杨洋甩开李小青的手，扬起脸，嚣张地说："我雇用你，一小时一百块！"

李小青心里乐翻了，简直恨不得捧腹大笑。但她忍住笑意，向康伟递去一个无奈的眼神，康伟很快回应她同样的眼神。

周游一甩头，进了屋。

"两百！"杨洋尖声加价。

无人回应。明晃晃的阳光把地面晒得发白，杨洋的脸却发红。所有人都汗涔涔的，噤若寒蝉。

李小青也不去拉她了，想让她再"表演"一会儿。

"三百！四百！五百！一千！"她果然气疯了，恨不得拿钱把他家砸开。

“好了，杨洋，别闹了。”李小青这才去劝阻。

“我就要他跟我们一起潜水！”杨洋委屈地嚷嚷着，小姐本性暴露无遗。

方伯有点儿尴尬地看了看这几个人，快步走进周游家里。

康伟和梁尔健都过去劝说杨洋，但杨洋就是不肯罢休。李小青趁机给康伟抛去宽慰的眼神，然后拿出姐姐的架势，揽住杨洋窃窃私语。

就在几个人跟杨洋拉拉扯扯、又哄又逗时，方伯出来了，后面跟着周游。杨洋一见周游，立即两眼放光，丢下他们迎上去，“你同意啦？”

周游却不搭理她，转头就往一边走。

“同意了，同意了，走走走。”方伯对杨洋慈眉善目地笑，领他们朝屋后走去。

周游走在前头，杨洋屁颠儿屁颠儿地跟过去。李小青适时地跟康伟耳语了一句：“美国人就是放得开。”

康伟不置可否，但那眼神，明显受了伤。

“不知羞耻。”梁尔健低声嘟囔着，眼神更加受伤。

“中美文化传统不一样。”李小青趁热打铁，促使他们跟杨洋划清国界。

“唉，现在是阴阳倒置，反而是男人要讲‘三从四德’。”梁尔健扶扶眼镜。

“什么三从四德？”

“‘三从’，就是‘服从、听从、跟从’。‘四德’，就是‘生日要记得，心思要懂得，花钱要舍得，挨打要忍得’。”

“精辟，精辟！”康伟忍俊不禁。

“我可没在你身上发现哦！”李小青暧昧地对康伟笑。

“我觉得我条条都符合啊。”康伟做出一脸委屈的样子。

李小青感到自己与康伟的心又近了，不禁暗自得意，但视线落在前面那两个人身上，又隐隐不悦。明明是她先发现周游这个帅哥的，凭什么让杨洋做抢滩的“哥伦布”？

一转一拐，几步路的工夫，他们就来到屋后面的空地。空地上晒满鱼干、海参、螺肉，有的挂在架子上，有的直接丢在地上，林林总总，大大小小，非常壮观。

“哇，这里有好多螺！”杨洋终于舍得丢开周游，奔向屋檐下的一堆贝壳。

堆积如山的贝壳形状各异，色彩斑斓，杨洋像淘宝一样抱住这个又捧起那个。

第31节：消融的面具(7)

“喜欢就拿去。”方伯笑眯眯地说。

杨洋蹲在那里翻找了半天，最后却一个都没拿，略带失望地说：“没有黄金宝螺。”

“黄金宝螺早就绝迹了。”一边的周游突然开口。

杨洋一脸惊喜，跳回周游跟前，“你也知道黄金宝螺？”

周游却置若罔闻。

梁尔健讨好地问：“那什么……黄金宝螺很珍贵吗？”

杨洋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说：“那当然！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螺之一，完美大个的黄金宝螺，价值超过一辆奔驰！”

李小青在一边听着，心里不以为然地嗤笑：要是真这么珍贵，大家还拼死拼活地上什么班，都跑来找奔驰车得了！这也就骗骗那些衣食无忧的小女生。在她眼里，螺不过就是海鲜，壳嘛，只配做化肥，用来铺路，或者放在鱼缸里。

方伯却来了兴趣，问杨洋：“这螺长什么样？”

杨洋一脸向往地说：“跟鸡蛋差不多大，圆圆的，颜色是深橙色或者金黄色，壳缘是灰白色，光泽夺目，螺壳表面跟陶瓷一样光滑！”

周游却泼冷水道：“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别白费工夫。”

杨洋仰起脸示威般说：“这里一定能找到！”

周游别过脸去，不搭理她。

方伯找到吴哥道清原委，吴哥让他们到自己家里拿潜水服。

拿到潜水服之后，方伯正式把四个人托付给周游，“他们就交给你了。”

周游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转身就走，把四个人晾在空气里，大家一脸愕然。

方伯赶紧解释说：“别担心，周游这孩子心眼很好的，答应我的事一定能办到。”

大家脸上都露出讪笑。

“岛上这二十几户人家，只有他是从外地搬迁来的，听说他奶奶得了什么怪病，他就带奶奶到这里来养病了。是个好孩子啊！”方伯啧啧赞道。

“就为了他奶奶？”杨洋瞪大了眼睛。

“是啊，四年啦，把老人家伺候得很好呢！好孩子啊！”方伯再次夸奖道。

“原来有恋奶情结！”杨洋煞有介事的样子把大家逗笑了。

这时，周游从家里走出来，手里拿着自己的潜水服，对大家说：“走吧。”

康伟等人便挥别方伯，跟在周游后面向海边走去。

周游边走边例行公事地问：“水肺潜水装备你们会用吗？”

杨洋抢先回答：“会！就是背着氧气瓶戴着面罩穿着连体衣！”

周游哼了一声，说：“这不是氧气瓶，是压缩空气瓶。”

杨洋不服气，道：“反正就是能让人呼吸的瓶子呗。”

周游不再说话，领着他们往前面走。穿过灌木丛，他们走到一块没有植被的礁石上。礁石是红褐色的，上面坑坑洼洼，李小青穿着坡跟凉拖走得很不自然。她本以为是去沙滩，这样就能把鞋子脱下来，光脚踩在沙子上，谁知道会是礁石？

周游把他们带到礁石尽头。他们往下面一看，顿时吃一大惊。这凌空而起的礁石简直就像悬崖，海涛拍打在石壁上，碎成万千白浪。下面的海水虽然湛蓝清澈，但看起来深不可测。李小青赶紧后退几步。

周游饱含讥讽地笑了笑，领着他们从礁石一侧走下去。

康伟一手拉着李小青，一手拉着杨洋，小心翼翼地往斜坡下走，看得梁尔健眼红。

李小青本想假装摔倒，把康伟的另一只手也占为己有，可看着前面那个健步如飞的身影，她愣是哎哟不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早上被这臭渔民吓到了吗？为什么对他那么在意？还有这心，怎么跳得不像自己的似的？

就在她为自己的奇怪心态发呆的时候，周游已经指导着康伟和杨洋穿戴上潜水服等装备，然后自己也穿上潜水服，向他们做了个手势，率先跳进海水中。

第32节：消融的面具(8)

5

三个大活人眨眼间就消失在海平面下，海水很快恢复从容的步调，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李小青和梁尔健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望着蔚蓝色的大海，各怀心事。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她扪心自问。在周游的视线触到她的那一瞬间，她竟情不自禁地脸红。是太紧张，还是害怕？不然为什么看着他的时候，她的呼吸和心率都比平常快一倍？肯定是因为早上被他吓着了，对，就是这样。她赶紧开解自己。别怕，他不过是个不相干的人，七天后就拜拜了，现在应该多想想如何对付康伟，而不是为不相干的人分心。

“小青姐，你也不会游泳吗？”梁尔健突然问她。

她因为正在想心事，没经过脑子就答道：“会啊。”

“那你怎么不去潜水？”梁尔健又问。

“啊？”她终于反应过来，自知失言，赶紧说，“我不喜欢游泳。”

梁尔健望着浩瀚的大海，一脸向往地说：“要是知道能来这里潜水，说什么我也要学会游泳。这里好美！”

李小青举目远眺，看着碧海蓝天，心旷神怡，说：“是啊，美得像画一样。”

梁尔健把鞋子脱掉，坐到水边，把脚伸进水里，惬意地说：“小青姐，如果能和心爱的人在这里生活，你愿意吗？”

李小青笑着反问他：“你愿意吗？没电没水的，也没有电脑游戏玩哦！”

梁尔健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玩游戏？”

李小青抿着嘴笑，没搭话。

梁尔健恍然大悟似的说："哦，肯定是康伟哥告诉你的！对了，小青姐，你和康伟哥什么时候结婚啊？你不知道，每次他到姥姥家，姥姥都催他结婚。"

"呵呵，那要看你康伟哥了。"

梁尔健不再说话，望着海面不知在想什么事情。李小青也一脸深沉。

在这美得像人间天堂的海边，她本应尽情享受生活，可她的心却无法轻松，总像被几双手同时揪着，拉扯着，没有一刻不是悬在半空。早上康伟不肯为她"主持公道"那一幕，她还耿耿于怀。当然，也可以说他那是审时度势，如果他和周游打起来，吃亏的肯定是他。但他那种态度让她没法接受，在她看来，男人为美女两肋插刀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她是美女，就应该享受美女的待遇。

还有，康伟对杨洋的态度总让她感觉不是那么愉快，他的眼神，不时会游移到杨洋身上，让她醋意大发。这个杨洋，真是让人讨厌，有一个好老爸，又天生丽质，还有种天生的贵气，到哪里都像天鹅一样趾高气扬，真想看看她受打击的样子。得想法子对付她。

更重要的是，她丢了化妆包——她最有力的武器。今天还勉强撑得过去，但今天晚上如果不卸妆睡觉，那明天起来是什么样子可不好说了。可如果卸妆睡觉，且不说明天起来后怎么办，就连晚上会不会吓到杨洋都不一定。怎么办才好呢？即使没有化妆品，有个面膜挡挡也好啊。

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绞得她的心烦躁难安。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脸上的妆的问题。她把目光投到远处的那片沙滩上，突然灵机一动。

"尔健，我去那边走走。你在这里等他们，我很快就回来啊。"她站起来说。

"好，你小心点儿。"

她一个人朝那片沙滩走去。

沙滩看似很近，走起来却比较远，她走了好一会儿才到达。到了之后，她惊讶地发现沙子竟然白得像雪一样。她蹲下来细看，这沙子不仅白，还很细，简直像精盐一般。没错，就是它了！她喜出望外，找来一个大贝壳，挖了一贝壳的沙子装起来，然后小心地把沙子里的杂质剔掉。有了沙子，还差一样东西。她站起来左顾右盼，突然看到灌木丛里长着不少仙人掌。她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截仙人掌，然后带着仙人掌和一贝壳沙子回去了。

第33节：消融的面具(9)

梁尔健看到她手上拿的这些东西，疑惑地问：“这是……”

“哦，我想种种试试！”她信口开河。

“种在哪里啊？”他不解。

“我想试试这沙子到底能不能种东西。这岛上没菜没果的，却长了不少其他植物，我想试验一下，把这仙人掌种在方伯门口。”她继续瞎掰。

他信以为真，看她的眼神多出几分景仰。

“怎么，他们还没上来？”她赶紧转移话题。

“是啊，不知在下面怎么样了。”说到这里，他有点儿郁郁寡欢。

就在这时，水里突然发出一阵响动，接着哗的一声冒出一颗脑袋来，也认不出是谁。他把一个东西放到岸上，就又像条鱼一样潜入水里去了。

“是什么？”李小青走过去看。

梁尔健把湿淋淋的东西拿起来，竟是一个长得张牙舞爪的家伙！应该是个螺，却长得像蜘蛛，向四面八方伸出六条长长的爪，比梁尔健的手还要大得多。壳里还有个活物，紧张兮兮地缩成一团。

“这是什么？”李小青眼看手不动。

“螺吧，长得真嚣张。我真想到海底去看看！”梁尔健把螺举起来细细观看，一脸憧憬。

“那你就去看看嘛。”她说。

“我就怕我去了游不回来。”梁尔健说。

“没事，让那个周游带着你，肯定能回来。”她一边怂恿，一边有罪恶感。

梁尔健听了她的话果然跃跃欲试，有点儿着急地说：“可他们都下去了，怎么办？”

“待会儿有人上来的时候，你抓住他！”

两人开始紧张地观察着水面。

等了一会儿，水里终于有了动静，两颗脑袋同时冒出来。梁尔健一时不知道该抓哪一个，伸手随便抓住一个。这时，第三颗脑袋也冒了出来。

“我也要去潜水！”梁尔健大声喊道。

被他抓住的那个人摘下面镜，正好是康伟。

康伟游到岸边，撑住岸往上爬。梁尔健和李小青赶紧去拉他。

上来之后，康伟坐在地上，把呼吸器摘下来，气喘吁吁。梁尔健缠住他一个劲儿地说要下去。杨洋在水里不屑地斜睨着梁尔健。

梁尔健最终如愿以偿，在康伟和周游的帮助下下了水。

岸上终于只剩下李小青和康伟两个人。

康伟只穿一条游泳裤，用手拨拉着头发上的水，浑身湿漉漉的。

“好玩吗？”她问他。

“太棒了！”他由衷地说，“你真该下去看一看。”

“唉，只可惜……”她做一脸遗憾状。

“太可惜了。那里美得简直像天堂一样，大大的珊瑚连成一片，就像个珊瑚海，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有的像树枝，有的像花，有的像毛球，我也说不好。”他很兴奋。

“还有什么？”她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心里在琢磨如何把握住这二人独处的时机。她可是好不容易才让梁尔健去替换了康伟上来。

“还有好多的鱼，漂亮极了，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都有，很多我根本没见过。它们也不怕我们，就在我们身边游来游去的，一伸手就能捉到！还有海参、海胆、海星，多得捡不过来！”他神采奕奕地描述着。

“螺呢？”

“螺就更多了，什么样子的都有！杨洋在那里找啊找，就是没找到她的什么黄金宝螺。她不是拿了一个螺上来给你们吗？”

“是啊。”她指了指地面上的六爪螺。

“还有更大更漂亮的，就是太沉了。”

她不再说话，望着他笑。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轻叹一口气，感喟道：“这里真是太美了！刚刚尔健跟我说，如果能和心爱的人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他也愿意。”

第34节：消融的面具(10)

“呵呵，他也就是说说，哪里能离得开他的电脑！”他笑道。

“我也是这么说的。”她笑了笑，望着他，款款深情地问，“那你愿意吗？”

康伟听了她的话，笑着说：“那要看和谁了。”

她心里一阵激动，继续微笑着说：“当然是你最心爱的人。”

康伟深情脉脉地望着她，那眼神看得她心花怒放。他说：“如果她愿意，我当然也愿意。”

她一听，欣喜万分，趁热打铁地对康伟展露妩媚的笑容。这笑容她已经对着镜子苦练了很久了。

他在她的笑容中终于开口问：“你愿意吗？”

大功告成！她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回答“一万个愿意”，可她沉住气，继续按照既定策略往下走，脸上露出既惊又喜的羞赧表情，眼帘一垂，仿佛在认真思考，又仿佛在犹豫，反正就是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让他干着急。

一秒、两秒、三秒，果然，他不禁袒露心迹道：“小青，我爱你。”

她一听，激动不已，恨不得拿录音机把他的话录下来！他说了，他终于说爱她！她心里升起巨大的成就感。经过她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布局，终于把他的心收入囊中。能把这样的钻石王老五征服，难道还不能说明她的魅力之大吗？现在，只需要她回答“愿意”，就一切圆满结束。不出所料的话，他问“愿意吗”的潜意思就是在求婚。只要她说“愿意”，回去之后，他一定会带着钻戒来娶她！

“我……”她张开嘴，正要把“愿意”二字吐出来，突然身边哗的一声巨响，水花溅了她一脸，把她的话也吓回去了。只见三颗脑袋齐齐浮在水面上，并且奋力扒住岸上的礁石，中间那个人双手撑住礁石往

上爬，另外两个人把他往上推。康伟见状马上上前帮忙，把他们一个个从水里拖上来。

第一个上来的人把面镜摘掉，露出一张痛苦的脸庞，是梁尔健。

“尔健，你怎么了？”康伟着急地问。

第二个上来的人把面镜一摘，走到梁尔健身边，把梁尔健弯曲着的右腿放直，一手握住他的脚掌往头的方向扳，另一只手迅速揉搓着小腿。这个人是周游。

李小青紧张地注视着龇牙咧嘴的梁尔健，知道他是腿抽筋了。在水里腿抽筋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梁尔健就上不来了。如果梁尔健上不来，那她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是她怂恿他下水的。

“好了，不痛了。”梁尔健的表情终于松弛下来。

“没事了吧？”康伟明显被吓到了。

“没事。”梁尔健露出笑容。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站在一边的杨洋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有周游，不然我一个人可拖不动他。”

“周游，太谢谢你了！”康伟对周游说。

周游竟难得地一笑，说：“下次先做做热身运动，就不会腿抽筋了。”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谁都没有潜水的心情了。杨洋虽然没找到黄金宝螺，但也不敢嚷嚷，乖乖地把身上的潜水装备脱下来，然后蹲下，把之前拣上来的海星和贝壳丢进海里，小声地说：“你们回家吧。”

一行人开始往回走。

路上，梁尔健眉飞色舞地对李小青说海底有多美多棒，说幸好他下去看了，不然真的会遗憾一辈子。

遗憾？李小青心有戚戚，如果不是梁尔健突然腿抽筋浮上来，她早就成他准表嫂啦。现在只能再等机会了。

这时，李小青看到杨洋把康伟拉到一边咬耳朵，两个人好不亲热，杨洋的嘴都快蹭到康伟脸上了。而康伟一点儿都不排斥，任杨洋摆布。也不知杨洋说了什么，康伟听完把嘴递到她耳边回话，两个人诡秘地笑起来。

第35节：消融的面具(11)

李小青心里很不舒服，但马上摆出一副笑脸凑过去，问道："说什么好玩的事呢？"

不料，那两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没事，说刚刚潜水的事。"

她心里的怒火噌一下就起来了，但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说："好可惜哦，要是我能下水看看就好了。"

听她这么说，杨洋便热情地给她讲在水下看到的事物，绘声绘色地给她描述天堂般的美景。

她故作惊讶地唏嘘不已。

周游把他们送到方伯门口，便回去了。杨洋见他走了，赶紧追上去，小声地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听完，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走了。杨洋站在原地对他行完注目礼，才依依不舍地转身进屋。

方伯笑眯眯地问他们好玩吗，他们都没有提梁尔健腿抽筋的事，只说好玩。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满桌子都是海鲜，鱼、虾和蟹大得出奇，相比之下，旁边那碟青菜就少得可怜，寥寥几根仿佛都能数出来——岛上没有淡水，土壤也种不出蔬菜和水果，这些青菜还是康伟他们带过来的。

梁尔健提起一只硕大的螃蟹，把螃蟹的钳向两边展开，惊叹道："我看它差不多有半米长！"

方伯笑着说："这不算什么，还有更大的呢。"

"真的？"杨洋来了兴趣，问，"那会不会吃人？"

方伯说："捉它们的时候还真得小心，被钳夹住那可不得了！"

"哪里有？我也要去抓！"杨洋兴奋得直嚷嚷。

"好啊，晚上我让吴哥带你们去抓。"方伯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不要吴哥，我们要周游！”杨洋用“我们”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周游也行。”方伯无所谓地说。

杨洋满面得意地开始大吃。

梁尔健问：“方伯，你们这里有没有龙虾？”

方伯说：“有啊，下午我去拿几只，晚上做给你们吃。”

一桌子人都欢呼起来。

6

可能是上午潜水累了，下午四个人都在房间里休息，没有出去玩。

李小青趁杨洋睡着之际，摸到厅里找了个杯子，又到厨房里找了把勺子。回到房间，她背对着杨洋，把仙人掌掰下一块丢到杯里，用勺子使劲压出汁来，接着把渣子捞出来丢到一边，又掰下一块仙人掌，放到杯子里挤汁。反复操作几次后，杯里有了大半杯青绿色、黏糊糊的汁。那味道，那颜色，让她直想吐。

她把杯子藏到床底下，把渣子扔到窗户外面，然后爬上床睡觉。

吃晚饭时，他们吃到了方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龙虾。龙虾的个头很大，肉汁鲜美。李小青还是第一次吃龙虾，以前总在电视上看到，高级餐厅里，小碟里装着一丁点儿东西，精致，高档。现在她面前的龙虾张牙舞爪，根本不一样，这样的龙虾在她心里立即就掉了价。

吃完晚饭，周游过来带他们去抓螃蟹。

夜晚，海岛上比较黑。李小青抬头望向夜空，天空显得那么深邃，上面的星星很多，甚至能看见美丽的银河。夜空是如此静谧纯美、博大浩瀚，让人觉得心明澄澈，仿佛整个肉身都消失了，所有的烦恼也都消失了。远远地，一阵风吹过来，仿佛来自时光之外，洞穿她的坚硬外壳，抵达柔软内心。她微微一颤，似乎听到多年前那些黑暗潮湿的私语。

突然，她感觉到有人拉住了她的手，一股暖意从掌心直达心间，是康伟。她也攥紧了他的手，他的手宽厚温暖。她望向茫茫夜空，对着那些坚定地站了一万年的星星，在心里急切地宣告：你们看见了吗，我李小青，已经握住了幸福。他是真正的王子，他爱我！

很快，一行人到了海边。大海在月光下波光粼粼，海风阵阵扑面而来。夜晚的海与白天大不相同，充满了神秘而古老的力量，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

第36节：消融的面具(12)

但夜晚的海边也很有趣。周游教他们怎么抓螃蟹，说："白天，螃蟹很灵活，听到人的声音就跑，根本抓不住。但晚上不同，只要你用手电筒一照它，它就反应迟钝，走不动。"然后他用手电筒往礁石边上照了一下，定格在某处。大家一看，那里果然趴着一只大螃蟹。

"哇，好大！快抓快抓！"杨洋兴奋地叫起来。

周游走过去，那只螃蟹竟然也不躲避，任周游用左手把它按住，再用右手拿起来，丢入网兜中。一只螃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大家不禁跑到网兜边看着它大呼小叫。

四个人散开来，学着周游的样子开始抓螃蟹。

杨洋像是对周游佩服得五体投地，缠着周游陪她一起抓。李小青正好找到机会和康伟走在一起。她对抓螃蟹的兴趣不是很大，要争分夺秒地向康伟发起"进攻"。

"这里还挺好玩的。"她想方设法重拾上午的话题。

康伟对抓螃蟹很有兴趣，拿着手电筒，一边四处寻找螃蟹，一边说："是啊，要是不来就可惜了。"

她跟在他身后抒情地说："这里就像世外桃源，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尘世的烦扰。我今天看到一对夫妻在海边撒网，觉得那就像一幅永恒的画一样美。"

"很多人都向往世外桃源，但又离不开都市的生活。"

"那你呢？"

"看，这只多大！"他终于抓到一只螃蟹，兴奋地向她炫耀，然后把它放进网兜里。

她望着他，不接他的茬儿，等着他的回答。

他停下手，走到她身边，望向银光闪耀的海面，说："小青，梦想之所以是梦想，就是因为它不能被实现。"

她细细咀嚼着这句话，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但她不假思索地附和道：“是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因为遥不可及，才让我们长久地向往。有梦想才能让人怀有希望。”

“小青，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捏住了她的手。

她正要开口，不料杨洋突然跳出来，大声说道：“康伟，快来抓螃蟹啊！不要偷懒！”

“好好好。”康伟松开了她的手，向杨洋走过去。

她看着康伟向杨洋走去，没有跟过去，恼怒和沮丧袭上心头，又是杨洋坏她的好事！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容不得杨洋了。

正想着该如何对付杨洋，她突然觉得脸上有点儿痒痒的，想伸手去挠，又不敢挠，怕把脸上的粉挠掉了。她极力压制着挠痒的冲动，但脸上的痒不受控制，像一只蠕虫踮着脚在那里慢悠悠地爬，爬来爬去就是不肯离开那一小块皮肤。她难受极了，一遍遍地在心里默念着：我不痒，我不痒！但还是痒得受不了。她把脸鼓起、放下，鼓起、放下，仍然止不了痒。她实在受不了，掏出小镜子想小心地挠一挠，可天太黑，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无奈之下，她只得跑去对康伟说想先回去。

“怎么了？”

“可能吹了海风吧，头有点儿疼。”

“那好吧，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没几步路。”

康伟不知是真放心还是贪玩，没坚持要送。这正合她的心意，脸上的不适她最不愿与之分享的就是康伟。

手电筒只有四把，她不想扫他们的兴，便摸黑循原路往回走。岛上四处黑糊糊的，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星星，路面依稀能辨。她心里其实有点儿犯憷，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可没走出几步，就被人从后面叫住：“喂，你去哪儿？”听声音是周游。她刚停住脚步，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康伟回答说她不舒服要先回去。

“她一个人回不去！”周游很快回答。

第37节：消融的面具(13)

两个男人的说话声在黑夜里对比鲜明，康伟的声音缓和、柔软，周游的急促、硬朗。

很快，刺啦刺啦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光圈向她靠近。她赶紧对着光圈旁边的某处说：“我一个人可以回去。”

“你认得路吗？”黑暗中俨然是那个硬朗的声音。

她本想逞强说认得，但莫名狂跳起来的心让她手足无措。她看了看四周，到处黑黑的，似乎有庞然大物蹲在不远处，心里一下子没了底。

“我带你回去。”这声音竟像黑暗中闪亮的火花，照亮了她心底的无助，她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你别让他们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声音换了方向，显然是说给康伟他们听的。

刺啦刺啦，脚步声近在咫尺。

“能看见路吗？”

“看不见。”

“跟着我。”

刺啦刺啦，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向前流动，光圈随之一同移动。光圈里的沙石像被放在显微镜下一样突兀、怪异。她盯住光圈，紧跟其后。

康伟他们的说话声越来越远，四周越来越静，脚步声和风声越发明显。她提着一颗扑通乱跳的心，如履薄冰。刚刚的感动过去，她渐渐多了一个心眼，他为什么要主动帮她？早上两人还有过节，他会这么好心？在这荒郊野岛，只有他们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他要想图谋不轨，那她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她硬着头皮往前走，康伟他们的声音很快听不见了。她感觉自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她和他，充满难以预料的可能性。

她想过要后退，回到康伟他们身边，可一种想要试试看的念头蠢蠢欲动。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她已经习惯一切按计划行事，计划得越周密越好，她不容许自己的生活失去掌控。但今晚，在茫茫夜空与神秘大海的感召下，她却想就这么跟着他走。

他一句话都没说，只顾往前走。

突然，毫无预兆地，手电筒的光圈消失了，整个世界完全黑下来。她心里紧绷的弦噔地断了，他要对她下手了！真的不能跟着感觉走！她又绝望又恐惧，失控地爆发出尖叫："啊——"

"别叫！"凌乱的脚步声靠近了！

她恐慌至极，连连往后退，从撤退到摔倒不到一秒，屁股重重地硌在碎石上，痛意锐利。她不禁失声叫道："哎哟！"

他的脚步声更加急促，踢起的沙子甚至溅到了她的鼻尖上。她觉得他就要扑上来，不顾疼痛，在地上连滚带爬，带着哭腔连连求饶道："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脚步声蓦地消失了，黑暗中只有她压抑的呜咽声。这时她又恨又悔，恨康伟居然把她交给几近陌生的男人，悔自己为什么非要跟着这个陌生男人回去。一种堕落深渊即将万劫不复的绝望吞没了她。

突然，咔咔几声后，一束亮光照到她脸上。

"不用我拉你就赶快站起来！"他的声音硬得像地上的石头。

她一听，马上明白自己多疑了误会了失态了，羞愧难当，面红耳赤地从地上爬起来。

"有病。"他嘟囔了一句，转身继续往前走。手电筒的光圈在路面上跳跃行走。

她轻轻拍打着身上的沙子，尽量不发出声音，屁股和手掌的剧痛，也咬牙忍住。

他继续前行，她在后面亦步亦趋。黑暗中他模糊不清的背影看起来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她回味刚刚自己的失态，既庆幸夜色掩盖了一切，又暗暗觉得愧对前面那个人。他们果真是两个世界的人。

夜晚阴凉的海风把她脸上的燥热吹散，她突然分外想念都市，想念“全美有”和“英王”，在那里她如鱼得水，在这里却处处碰壁。不适和窘迫的感觉，顿时强烈起来。

第38节：消融的面具(14)

走了一会儿，前面终于出现了朦胧烛光。看到方伯家的烛光时，她的胆子陡然大起来，鼓起勇气打破僵局，道："刚刚手电筒怎么回事？"

他顿了一会儿，才说："接触不良。"

原来是这么回事。她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原因呢？她不敢正视黑暗中渐渐清晰起来的他。

等走到方伯家门口，二人面对面站着。她伸手拂去额前碎发，以此遮挡他投过来的目光，一边红着脸低声说："刚刚对不起……谢谢你。"

他突然身子一颤，目光跳开去，说："你等等。"然后匆匆转身离开了。

她不知怎么回事，只能站在原地目送他的背影。他的背影依然像树一样挺拔。

很快他就回来了，递给她一些东西。她睁大眼睛，发现是棉签和一小瓶酒精。

"嗯？"她不解地望向他。

"把你手上的伤处理一下。"他的眼睛像夜晚的海水一样沉静。

她这才去看手掌，发现上面拉了一个血口子，难怪这么疼，刚刚因为窘迫而忽略了。她接过棉签和酒精，再次真心道谢。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要走，她突然鼓起勇气把他叫住，"哎——等一下。"

他回过头，一脸漠然。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她勉为其难地说。

7

等康伟他们回来之后，方伯给他们一人一小盆水，让他们洗漱。李小青只把手伸进盆里搓了搓，就把水冲到脚上。

不知道康伟、梁尔健和杨洋他们是如何利用这一丁点儿水的，李小青看到梁尔健的头发湿漉漉的，身上还有一股沐浴液的香味。她心里暗暗诧异，难道他用一盆水洗了澡又洗了头？高，真是高！这对她来说根本无法想象。

康伟和杨洋都没洗头，两个人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身上也有一股淋浴液的香味。

李小青和杨洋进了房间，杨洋才说："水好少，我身上还滑溜溜的，浴液都没洗干净！"

听了这话，李小青心里偷着乐，觉得还是自己最明智。

睡觉前，她在吹灭蜡烛前又偷偷掏出小镜子看了一眼自己，皮肤只是有点儿红，未见明显异状，害她白担心一场，在周游面前出丑。不过，带妆睡一夜，会抹杀掉一个月的护肤效果，那带妆睡两晚，会不会毁容？

她虽忐忑，但也无奈，只能把镜子放好，吹灭蜡烛。

黑暗中，她听到杨洋说："小青姐，周游和康伟哥你更喜欢哪一个？"

"这什么怪问题？"她觉得好气又好笑。

"这有什么？喜欢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对一个才认识的渔民，谈喜欢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他一点儿都不像渔民。就算是，那又怎么样？我就喜欢他。"

什么？杨洋喜欢周游？才见过两面，就轻谈喜欢，也只有杨洋这种小女生才做得出来，幼稚病。况且周游还是这荒岛上的渔民，喜欢他，难道要陪他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做一辈子没法化妆的土著人？这对李小青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的理想生活是在大都市，绝不可能因为某个人而改变。杨洋喜欢周游而不是康伟，她虽然不太相信，但这毕竟是个好消息，她便没提异议，反而说："也是，他有气质，长得也帅。"

“他是那种能让人一见钟情的帅哥，康伟哥就不是。”杨洋又说。

“怎么，你还想留下来跟他在一起？”她问。

“我有预感，就算我离开了这座岛，也还会再见到他的。”

“那这几天你可得抓紧了。”

两人说着话，在黑暗中慢慢入睡。

第二天一早，李小青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小镜子。当她看到自己的脸时，差点儿没惊叫出来，她的额头上和脸颊上起了几颗又红又大的痘痘！痘痘附近的皮肤已经脱妆了，可能是半夜时她无意识抓的。这张脸上的妆已经毁了，深一块浅一块的惨不忍睹，十足的残花败柳。她盯住这空降的灾难，吓得手足无措。

第39节：消融的面具(15)

咚咚——这时门突然被人敲响，虽然声音很轻，但足以吓得她心惊肉跳。她赶紧用被子蒙住头。

“小青，杨洋？”外面是康伟！他在试探性地叫着她们的名字。

怎么办？她又急又怕，心如火燎，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躲进去，再也不要见人。她不能想象康伟看到她现在这副模样的表情，那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了。康伟是绝对不会和一个丑女结婚的，即便她的“第一次”给了他！

还好，康伟没有继续敲门，但随着脚步声由近而远，她判断他就在大厅里坐着。

怎么办？现在她是进退两难，出去，被康伟看到，死路一条；留下，等杨洋醒来看到，也是死路一条。她脑海里响起康伟和杨洋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这时，她有点儿激动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然后弯腰，把床底下的那瓶绿汁拿出来。

她把绿汁放到桌面上，然后把贝壳里的白沙倒了进去，用手指不断搅拌，直到搅成膏状——这绿汁的黏性和这白沙的细腻简直是完美搭配。她一手举着小镜子，一手将“绿膏”挖出一块，涂到脸上——没错，这就是她准备好的“面膜”！

待她将整张脸涂满“绿膏”，望着镜子里鬼脸一样的自己，心里得意到了极点，真有先见之明啊！

“小青姐，你在干吗？”身后传来杨洋慵懒的声音。她心里一惊，但随即坦然，因为她已大功告成。

“我在做面膜呢。”她僵着一张脸答道，并缓缓把头转过去，生怕自己一个动作就把脸上的“面膜”弄掉了。

“哇，这是什么？”杨洋明显吓了一跳。

“这是海藻粉，我脸上长痘痘，所以要敷一下。”她张口就来。

“难怪绿乎乎的。”杨洋没再多问，穿好衣服下了床，打开门走出去。

她听见杨洋和康伟在互相打招呼，心里想起杨洋昨天晚上的话，暗暗安心。看来有周游在，杨洋一时半会儿不会造成威胁。但现在的她脸上的状况得赶紧解决。她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康伟见她顶着张绿面具出来，挂在脸上的笑容马上被吓退了，瞠目结舌，不知该做何反应。

“小青姐在做面膜呢。”杨洋赶紧帮她解释。

“哦，我还以为……”他没说出来，但脸上明显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还要敷一个小时，我到外面走走。”她拔腿就往外面走。

她用手掩住脸，一路小跑跑到周游家门前，小声但迅速地敲了门。

很快，周游打开门出来，见到她一怔，未来得及开口，她就已经不管不顾地往里冲。

“哎，你……”他反应过来，想伸手拦住她，但她已直直地跑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他快步跟上去，走进房间，一把拉住缩在角落里的她就往外拽。她往相反的方向使劲，不愿意出去。就在二人拉拉扯扯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什么，脸色一变，松开她的手，喃喃道：“奶奶……”

“鬼啊！”只听见角落里传来惊恐的一声。

“奶奶！”他丢下她，往角落走去。

这时，她才注意到这房间的角落里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刚刚她跑得太急，房间里光线又暗，竟然没发现。

“鬼……鬼……”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一边指着她，一边伸手在领口里摸索着。

“奶奶，她是人，不是鬼。”他赶紧解释。

老太太却不听，手放在胸口处，拿着个东西虔诚地念念有词：“观音娘娘，保佑我……鬼怪不侵……”她只听清这几个字。

“你还不出去！”他对她大吼道，一脸怨怒。

她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往外跑，刚跑到门口，就听见他说：“奶奶，鬼跑了，没鬼了……”

第40节：消融的面具(16)

她心里悲哀到了极点，现在自己成一过街人人喊打的鬼了。

8

周游安抚完奶奶，从房间里出来，远远地看着李小青质问道：“你想把我奶奶吓死吗？”

“我、我、我做了面膜……”她支支吾吾地解释着。

“做面膜跑我家来干什么？青面獠牙！”他一脸的不满和不屑。

“我、我……”她听他说“青面獠牙”四个字，心里郁闷到了极点，但又无从申辩，只好梗着脖子死撑到底，“做面膜就是这样，怎么样？”

他不搭理她，挥手一指，说：“请你出去。”

她一听急了，小声问他：“我昨晚让你帮的忙，你去了吗？”

他愣了一下，语气缓和少许，“人家还没起床呢。”

她便往椅子上一坐，说：“那我就在你家里等。”

“随便你。”他不管她，抬脚就往门口走去，跨出去前不忘叮嘱她，“不许进我奶奶的房间！”

她便坐在周游家里，打定主意在他帮她借到化妆品之前绝不出门。

脸上湿乎乎的沙让她很难受。天气热，她出了一头汗，排不出去，这不禁让她想起一道名菜：叫花鸡。叫花鸡的做法就是把鸡浑身涂满泥，带泥烘烤，最后泥干鸡熟。她可不要“泥干人熟”，当机立断站起来往厨房里摸去。

她在厨房里找到了水，这水自然也不例外，上面好像漂着一层什么。但她顾不得那么多了，把脸上的湿沙抓下来，捧起水冲脸。

她洗完脸，正坐在厅里拿着小镜子仔细端详，突然听到从周游奶奶的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阿游——阿游——”

她不理会，继续端详自己的脸。经过刚刚的一番折腾，她脸上的妆几乎全脱掉了，那张真实的脸在一层残妆下若隐若现。

“阿游——阿游啊——”老太太提高分贝，继续呼唤。

她本来就心烦，听到老太太不停地呼喊，更加心烦意乱，腾地站起来，朝那房间走去，在门口大声说了一句：“周游出去了！”

“给我倒杯水来。”老太太却像没听见一样，还在差使她。

“周游出去了！”她提高声音又说了一次。

“给我倒杯水来！”老太太也提高了声音。

她一下就恼了，凭什么她要给别人的奶奶倒水？而且还是命令式的！如果这个老太太在前面加个“请”，或在后面加“行吗”两个字，她可能就帮这个举手之劳了，但现在，这个命令的口气让她不服气，对不起，办不到！

她跑回厅里坐下来，脑子里突然浮现了方伯说过的那番话——周游带着他生怪病的奶奶到岛上来休养……这老太太有病，她跟一个有病的人怄气，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想到这里，她站起身，到厨房里找到水杯和暖壶，倒了杯水，端进房间。

老太太坐在床上，衣着整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枕头边还搁着一面小镜子。她看着这面小镜子，巴掌大，长方形，猛然明白周游不肯借给她镜子的原因是什么了。

老太太心安理得地接过她递来的水，慢条斯理地喝了几口，又把杯子递还给她。她虽然不满，却只得接住，正要往外走，老太太却叫住了她：“慢着。”

她回头看着老太太，不知老太太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你叫什么名字？”老太太问。

干吗要问名字？难道倒杯水也要做好事留名？她狐疑地盯着老太太不语。

“哑巴？”老太太威严地下定论。

真是好心没好报！她当即愤怒了，掉头就走，不料一头撞在一个有些硬又有些软的东西上面。

“不是叫你别进来吗？”竟是周游。

“你以为我想进来？”她把水杯往他怀里一推，就往外走。

第41节：消融的面具(17)

“阿游，把她带过来！”老太太在身后命令孙子。

她挣脱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出房间。

很快，周游跟出来，有点儿为难地说：“奶奶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不去。”她拒绝得很干脆。老太太跟她非亲非故的，还侮辱她，她才不巴巴上赶着去讨好呢。

他把一个塑料袋拿到她眼前晃了晃，说：“你不去，我就不给你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她定睛细看，按那塑料袋里物品的轮廓，马上就判断出是粉底液和其他化妆品。

“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她马上像被人抓住了要害一样赔着笑。

进了老太太的房间，她虽心不甘情不愿，但脸上还是挂了笑。

“阿游，你出去。”老太太命令周游。

周游乖乖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李小青和老太太，李小青这才认真地把老太太打量了一番。

老太太穿着一件像是丝绸做的褂子，布料有极好的悬垂感，突出了雍容、端庄的气质。虽然是在简陋的小木屋里，坐在硬邦邦的木床上，她的光芒却一点儿也没少，反而像一颗经过岁月磨砺的珍珠，熠熠生辉。

李小青暗暗吃惊，老太太的气质，不是一般迟暮美人能比的，更不是一般的浅薄美女能比的，这种深入骨髓的高贵至少要在豪门养尊处优几十年才能养成。她到底是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老太太威严又不失温和地问，话语中有一种慑人的力量。

“李小青。”她乖乖回答。

老太太兀自点了点头。

“多大了？”老太太又问。

“二十五。”

老太太的眼中好像多了一丝忧伤，喃喃地说：“阿游二十七了。”

老太太又问：“你从哪里来？”

“北京。”说这两个字时，她底气十足。

老太太却点点头，说：“阿游就是在北京上的大学。”

她一惊，周游还上过大学？他不是渔民？但老太太严肃的神情又不像在说谎。

“他上的是北京××大学，你知道吗？”老太太又说。

她更吃惊了，这老太太真不简单，连北京××大学都知道。她不禁相信周游真的在北京××大学上过学，他的气质也说明了这点。但那又怎么样呢？虽然上过大学，现在还不是在这里当渔民？为了奶奶的病，他白白葬送了大好前途。

“就是原来的××学院，你知道吧？”老太太见她不说话，以为她不知道北京××大学，又补充了一句。

看来周游还真上过大学！她赶紧声明道：“知道，我还去过呢！”

老太太满意地点点头，随即神情黯然地说：“阿游是个好孩子，都是我这老不死的拖累了他……唉……”

“您别这么说……”她虽然还搞不清楚状况，但下意识地安慰道。

“是我耽误了阿游，好好的孩子，跑到这种鬼地方来……”说着，老太太竟然抹起泪来。

年迈而高贵的老妇人，眼泪具有沧桑的震慑力量。她怔了一下，安慰道：“不要这么说。他选择了他认为对的事，他不会怪您的。”

不想，老太太听了这句话，泪水更多了。

“你干什么！”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喝令，随即一个人影冲进来。

“我……”她还没来得及辩解，已经被周游拖出了房间。

周游把她往外面一甩，马上回房看奶奶。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只听见周游在房间里焦急地安慰老太太，“奶奶，别搭理她，她脑子有病，说的都是屁话！”

老太太低声嘟囔了几句，她没听清，也不想听下去，走到厅里坐下来。

脑子有病？她被周游的话刺痛了。她好不容易说了句真心话，却被人当作是“屁话”！果然，真心永远不被待见，付出真心永远容易受伤害。可是，她说错了吗？只要是自己的选择，能怪谁？难道他周游不是认为来这里是对的，才带着老太太来的吗？谁逼他了？

第42节：消融的面具(18)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她想着，鼻子一酸，眼睛也红了。这鬼地方，她真不想再待下去了，处处触霉头走厄运，还躲不掉避不开，难道是她命中的劫难?

9

周游从房间里出来，干巴巴地对李小青说："不好意思，刚刚我误会你了。"

她一看他那副臭脸，本来就恶劣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刚刚还骂她"脑子有病说屁话"，现在连道歉都没有诚意。而且他说她"有病"已经不止一次了！想到这里，先前他不肯借她小镜子，非要她扶架子，那晚害她摔跤出丑……新仇旧恨齐齐涌上心头，她只觉得怒火中烧，再难忍耐，横眉竖眼指着他就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凭什么对我吆三喝四，你当你是谁啊？你才脑子有病！神经病！精神病！"连珠炮一样骂完，她暗暗惊讶自己的爆发力，又有几分担心是不是过火了。

他明显愣了一下，但随即恢复了平静，递给她一个塑料袋，说："给。"

她一愣，本来还有一丁点儿歉意，准备迎接他暴跳如雷的回应，没想到他根本不拿她的话当一回事！他这样的态度明显是漠视的！都说鄙视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漠视他，果然不假。她彻底被激怒了，一掌把塑料袋打飞，尖声叫道："你聋了？"

他的手悬在半空，有点儿错愕，但依然平静地说："你不要拉倒，自己送回去，是吴嫂的。"说完就要转身离开。

他的冷漠戳中她心里的旧伤，顿时血流如注，痛感撕裂了她的理智。她红了眼，伸手拽住他，歇斯底里地道："有种你别走！"

他慢慢回过头，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有病。"

她被这两个字彻底击倒，发疯一般扑到他身上，拼尽全力对他又抓又打。眼前的他已经不再是周游，而是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刽子

手”，她甚至听见了他们的冷嘲热讽，看到了他们鄙夷的冷眼。她哭叫着使出浑身解数，要把他们撕碎，挠烂。

他见情况不对劲，赶紧伸手去抓她的手，抓了好几下，才把她的两只手收服。她像被人捏住翅膀的小蝴蝶，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浑身的蛮力无处发泄，她不管不顾，把头对准他的脸，双腿一屈，大喝一声，猛地跳起，意欲与他拼了。

砰的一声，她坚硬的头正中他脆弱的鼻梁骨，痛得他全身一颤，丢开她，捂住鼻子，身子不由得向后退去。由于惯性，她一下倾压到他身上，两人一起倒在后面的桌子上。桌子不堪重负，轰隆一声倒在地上，两人随之滚到地板上。

“怎么回事？”老太太闻声而来，正好看见这不堪的一幕——二人交叠着躺在地上……

“你们……成何体统！”老太太表情复杂，丢下一句，气呼呼地扭头离开了。

他们同时呆住，马上反应过来。

“你快起来！”他脸上竟泛起一抹绯红。

她的脸也红了，隔着薄薄的衣物，他身体的柔软和温度让她心跳加速，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刚刚的怒火全然消散，此时只有无尽尴尬。她挣扎着从他身上爬起来，转过身，不看他。

他站起来，拍拍衣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指了指不远处的那包东西，“你要的东西。”

她也假装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走过去把地上那个塑料袋捡起来，盯着地板说：“谢谢。”

他什么都没说，匆匆忙忙地走出门。

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怔了一会儿，才把桌子扶起来，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打开，里面的东西一目了然——睫毛膏、粉底液、粉饼、胭脂、口红和几把刷子——天，胭脂摔碎了，肯定是她刚刚干的。品种还算齐全，但一看就是在小摊上买的劣质货。她犯难了，这

种质量的化妆品，且不说对皮肤不好，就说妆后的效果，能把一个千金小姐变成粗俗丫头。

第43节：消融的面具(19)

她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看看自己的脸，又看看桌子上的这堆化妆品，思前想后，终于打定主意：与其做残花败柳，不如放手赌一把，或许自己能点石成金呢。

仔细地洗了把脸，她坐在桌子前，对着小镜子，拿着廉价的化妆品，展开艰难的化妆工作。皮肤经过这两天不卸妆的折磨，变得毛孔粗大，两颊粗糙干燥，T区油光可鉴，硕大的痘痘如雨后春笋。她挤出一滴粉底液置于手指头上，液体黏腻厚重，在脸上根本抹不开，摊不均，轻轻地涂一层，居然像在墙上刷白灰。虽说女人一白遮百丑，可从没有人敢用花旦妆容上街。她再旋开睫毛膏，那刷头上的块状物不知是……

经过千辛万苦，她总算把脸上各部位都处理了一遍。但当她把镜子放远一看，心里发出一声惨叫：这个八十年代的艳星是谁?

她丢下镜子，跑到水池边把脸上的妆洗去。

洗净之后，回到大厅，她坐定，再次拿起镜子，看到镜中真实的自己——单眼皮，小眼睛，黑眼圈，鼻子不高也不挺，鼻翼有些外扩，嘴唇发黑。其实她的五官不算难看，关键是皮肤，鼻梁和脸颊一带雀斑点点，鼻头上黑头林立，鼻翼和附近的皮肤像酒糟鼻一样发红，毛孔粗大，眼窝和嘴角也有一大片暗沉，右脸上一块白汗斑——这样“色彩斑斓”、“内容丰富”的脸绝对是丑的，白白糟蹋了一张入时的瓜子小脸。

她正在端详自己的真实模样，门突然被打开了，周游走进来。她还没来得及捂住脸，已被他看了个彻底。她一惊，心脏骤然停止跳动，仿佛在他面前赤身裸体一般。

“他们在找你。”他的眼神跳了跳，语气却非常平静。

她呆若木鸡，没有半点儿反应。

“康伟他们在找你！”他再次说。

一听到康伟，她立马清醒过来，伸手飞快地掩嘴遮耳朵撩头发，神经错乱了一般。

“我没说你在这里。”他补充道，“但他们正在一家一户地找你。”

她顿时惊得跳起来，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找藏身之处，最后跑进厕所，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一会儿他们来了你就说我来看你奶奶，别告诉他们我借东西的事！”她在厕所里对他说，腿都吓软了。

“喂！”他正要走过去拉厕所的门，突然跑进来几个人，正是康伟他们。

“小青在这里吗？”康伟一脸的着急。

他指指厕所，说：“在里面。”

“小青，小青！”康伟边敲厕所门边喊。

“我在！”她隔着门板回答。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们找了你一早上。”康伟明显不大高兴，看了看周游，好像周游是同犯似的。

杨洋走过去，把周游拉到一边，一脸神秘地对他耳语。梁尔健竖起耳朵，满眼醋意。

“我过来看看周游的奶奶，一时聊得开心，忘记了时间。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李小青隔着门板向康伟传话。

“现在可以走了吧？”康伟看到杨洋和周游在亲密地说话，表情更加不满。

“我……肚子有点儿不舒服，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自己回去。”李小青支支吾吾地说。

“那我们先回去，你赶紧的。”康伟说完，把杨洋从周游身边拉过来，往门外走去。

杨洋走之前冲周游眨眨眼，周游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待他们走远后，他才对李小青说：“出来吧，他们走了。”

“我不出去！”她却赖在厕所里不出来。

10

李小青站在厕所里，狭小逼仄的厕所里阴暗潮湿，一如她现在的心情——恐慌，忐忑，迷茫。现在她该怎么办呢？出去，被打回原形，死路一条；留在这里，迟早也是死路一条。

第44节：消融的面具(20)

“喂，刚刚杨洋跟我说，让我待会儿陪她和康伟去潜水，不告诉你和梁尔健。”周游在外面对她说。

这句话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康伟和杨洋都开始背着她行动了！她怎么能在这个犄角旮旯里束手待毙！可她现在这丑样没法出去面对他们啊！她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祸根就是她丢了化妆包！治标要治本，现在当务之急她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比背景比青春她不如杨洋，她不能再在相貌上输掉！

“周游，你能不能把我送到海南去？”她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出来再说。”

“你不答应我就不出去。”现在她手上只有这么一个筹码了。

“你不出来，怎么去海南？”他说。

她心里一喜，他答应了！便打开门走出去。他见她出来了，为防止她再把自己锁在厕所里，便一闪身站在她和厕所门之间。

“你现在就带我去海南！”她急不可耐地说。

“杨洋刚刚叫我陪他们去潜水，如果我不去，他们肯定又要过来找我，你先在这里等会儿吧。”他看了她一眼，便出了门。

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她便在他身后叮嘱道：“那你告诉他们，我在你家陪奶奶，晚点儿再回去。”

他没回头，挥挥手，表示明白。

等待的时候，她觉得时间过得慢极了，脑海中一会儿浮现康伟和杨洋玩乐嬉戏的亲热场面，一会儿又担心康伟会突然破门而入，将她逮个正着，然后骂她骗子，离她而去。

就在她思绪一片混乱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咳咳”两声。

她回头一看，是周游的奶奶。

“你进来，我有话对你说。”老太太瞥了她一眼，转身进房了。

她怔了一下，想想刚刚的混乱和老太太眼神里的复杂，虽搞不清楚老太太又找她做什么，但还是硬着头皮跟进去。毕竟，还有求于周游，她可不想得罪周游的奶奶。

进了房间，老太太指了指一把椅子，示意她坐下。待她坐下后，老太太开口说："你觉得我们家周游怎么样？"

她一听，呆住了，这叫什么问题？太直白、太叫人难以回答了吧？这个"怎么样"指的到底是哪方面？老太太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但面前的老太太一脸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让她不得不想法回答。幸好她脑子灵活，张口就答道："要是在大城市，他肯定是个有作为的青年。"

就在她为自己圆滑的回答暗暗叫好时，她看见老太太的眼睛亮了亮，随即又黯淡下去。她马上想起之前老太太说的耽误周游的话，心里当即暗叫不好，自己怎么这么愚蠢？拍马屁还专往老太太的伤心处拍！

"其实行行出状元，只要是人才，不管做什么，都会出类拔萃的。您看，在这个岛上，周游也很出色啊……"她牵强附会的奉承终于编不下去了，心里急得直上火。老太太可千万别又哭哭啼啼的，让周游改变主意不带她去海南。

"唉，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老太太轻轻摇了摇头，说，"好孩子，这么久了，你是第一个从外边来的。我看到你，就忍不住想到以前的阿游……人老了，就喜欢念叨，你别介意。"

老太太这么说，她的心反而变得柔软起来。看着一脸沧桑的老人愁容满面，她发自肺腑地说："奶奶，您别这么说，如果您需要我做什么……"

这时，外面的门突然响了，她突然想起周游之前交代过不要进老太太的房间，不禁一惊，把下半截话咽了回去，下意识地站起身，快步走了出去。

周游看见她从老太太的房间里出来，果然皱了皱眉头。

第45节：消融的面具(21)

她没解释，赶紧老话重提："你快点儿带我去海南吧！"

他瞥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跑到房间里去洗头。她一路紧跟其后，怕他中途变卦，便提醒道："你可是答应我的啊！"

"总得让我洗个头吧？"他没好气地说。

她便站在一边，乖乖地等他洗完头。

他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就不想知道他们潜水的时候发生的事？"

她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听他的口气，看他的表情，莫非他看到、听到了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她紧张地问。

"康伟问杨洋，女孩子最喜欢什么样的求婚。"他说。

"求婚？"她顿时全身冰冷，头皮发麻。

他本想跟她开个玩笑，但看她被吓得脸色苍白，便直接说："康伟准备向你求婚，让杨洋帮他出些浪漫的主意，就是这样。"

康伟要向她求婚？她一听到这句话，顿时转悲为喜，问："真的？他要向我求婚？"

"现在你是不是要改变主意，不去海南啦？"

她一听，迅速下意识地掩住脸，说："不不不，我现在这样子不能见他！"

"你去海南，到底想干什么？"

"买东西。"

"买什么？"

"你已经答应送我去的，你想反悔？"

"你是想去买那些化妆品吧？人家想向你求婚，你偏偏要跑去买什么化妆品，你是不是太扫兴了？"

她咬住嘴唇，没吭声。

看着他那张带着一丝嘲讽的脸，她突然产生一丝错觉，难道说自己真的是舍本逐末、多此一举？她有点儿不确定，又有点儿异想天开，怯怯地问："你说，我现在这样……他看了还会向我求婚吗？"

"为什么不？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你不会认为他因为你妆化得好就跟你结婚吧？"他一脸不以为然。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心里那丝幻想破灭了。

康伟当然不是因为她妆化得好才跟她结婚，而是……他根本就以为她长得很漂亮。她敢保证，如果康伟当初见到的是不化妆的她，连认识的机会都不会给她。男人就是这样，尤其是有钱男人，她早就看透了。一日没有拿到结婚证，她都不会放心。

"带我去海南，现在就去！"她站起来，无比坚定地请求他。

他不可理喻地看着她，突然说："刚刚气象台挂上了风球，明天要来台风了，现在出不了海。"

她一听，绝望顿生，快要崩溃了，不顾一切地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你不是恐水吗？浪一涌上来，你就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他不屑地说。

"我会游泳，大学时游泳考试得的是满分！"她急忙澄清。

"那也不行，是台风！"他不留余地地说。

"明天才来台风，我们现在就走，来得及的！"她快要哭出来了。

"不行！"

"我求求你了……"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

他看着哭泣的她，手足无措。这时，老太太闻声从房间里走出来，责备他道："阿游，你怎么欺负小青？"

"奶奶，我没有。"他无辜地说。

老太太走到李小青身边，轻轻拍她的背，安慰道："小青，不哭，有什么委屈跟奶奶讲。"

“我要坐船回去，周游不肯……”她嘤嘤呜呜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阿游，你开船送她回去。”老太太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周游说。

“奶奶，明天要来台风，怎么能出海？”他澄清道。

“几级？”老太太问。

“六级。”他的声音弱了下去。

“六级算什么台风！现在赶紧开船送她回去，台风没来你们就到海南了！”老太太威严地说。

第46节：消融的面具(22)

“谢谢奶奶！”她感激涕零。

“可是……”他还是不愿意。

“奶奶的话你不听吗？”老太太对他板起脸。

“那好吧。”他只得答应下来。

老太太握住她的手，目光炯炯地说：“小青，你要常来玩。”

“嗯，我办完事就回来！”她不假思索地许诺道。

老太太放心地松开她的手，对她说：“早去早回。”

11

终于能够回去了，李小青兴奋不已。但还存在一个问题，上午康伟和杨洋支开梁尔健偷偷去潜水，他们让方伯陪梁尔健在海边钓鱼，潜完水后也过去一起钓鱼。这本来无足轻重，但关键是周游的船就停在他们钓鱼的地方。

如果他们要去坐船，就一定要从康伟他们前面经过，如何能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不被认出来，成了最大的难题。

李小青想起那次她参加现场活动时被观众扔臭鸡蛋，最后是化了个辣妹妆才蒙混过关的。她愤愤地想，如果挎包没丢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挎包还在，她也不用搞到要临阵脱逃。

就在她急得快要抓狂的时候，周游却像没事人似的从房间里拎了个旅行箱出来，催促道：“快走，我可不想在海上遇到台风。”

“我现在这样怎么出去啊？”她急得吼起来。

他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疑惑不解地道：“没什么不妥啊！”

她听了这话，望着周游迷茫无辜的眼睛，不知该喜悦还是该愤怒。难道自己现在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他没看出来吗？真不知道是自己昨天像现在一样丑，还是现在其实不算太丑。

“走吧。”他拖着箱子往外走。

“等等！”她喝住他。

“你到底想怎么样？别啰里啰唆的好不好？”他不高兴了。

“我现在的样子不能让他们看见！”她指指自己的面容，叫道。

他这才认真看了看她的脸，然后扬起嘴角，笑着说：“他们又不是没见过你。”

“没见过这样子的我！他们只见过昨天的我，昨天的我和现在的我像吗？像吗！”她气急败坏地吼道。

他仿佛认真回忆了一下，点点头，认真地说：“不像，确实，现在挺吓人的。”

“你……”她气得暴跳如雷。

他扑哧一声笑出来，边躲着她的拳脚边说：“不过现在总比今天早上你闯进来时的样子好多啦！”

她立即联想到老太太叫的那声“鬼啊”，更加气愤，恨不得当场殴打他一顿。

“好啦，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出门吧！”他朝她摆摆手，示意休战。

她只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正事。

所谓易容，不仅要易妆，还要换衣服。她当即想了个法子，问道：“能给我找套衣服吗？你的，不不，”她压低声音道，“你奶奶的！”

他明显吃了一惊，紧接着忍不住笑起来，“你也太夸张了吧！”

“快去拿啊！”她不满地催促道。

他收了笑，说：“我得先问问奶奶同不同意！”然后向老太太的房里走去。

片刻，他拿了套衣服出来，递给她，“去换吧！”一边忍不住又想笑。

她接了衣服走进卫生间，把自己身上的T恤和牛仔裤脱掉，然后穿上老太太的灯笼裤和短袖衫。好在衣服宽宽松松的，虽然长度不合适，裤脚没到脚踝就收住了，但总算能穿得上。这身衣服虽然没有牌子，但料子和剪裁都极好，估计是定做的。

把头发盘好，从卫生间出来，她还没来得及问周游自己这身打扮如何，就看见他把一个圆锥形的东西递过来。

“这是……”她接到手上，把底部朝天，里面是空的，莫非是顶帽子?

“帽子。”果然是。

第47节：消融的面具(23)

“这……”她把这圆金字塔般的玩意儿扣到头上，倒还真不错，一低头别人连她的脸都看不见！

她不由得冲他竖起大拇指。

他却望着她窃笑。

“笑什么笑，再给我找双鞋子！”她催促道。

他给她拿了一双夹趾拖鞋，看起来是他淘汰的，又旧又脏。

“这……”她皱着眉犹豫。虽然没闻到脚丫子的臭味，但她总觉得那鞋子像条咸鱼一样讨人嫌。

“我还不乐意借呢！”说着，他要把鞋子拿走。

“我穿还不行嘛！”她屈服了。要易装就要彻底，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暴露身份。

打扮完毕，他看着她，竖起了大拇指，“十足的渔家女啦！”

“走吧！”她压低帽檐，夹紧拖鞋，往外走。

两人一起往海边走去，远远地就看见康伟他们站在水中钓鱼，杨洋跟康伟正谈笑风生，好不亲热。李小青的眼睛在大帽子底下紧紧地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酸溜溜的。

“周游！”杨洋看见了周游，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往这边射来。李小青赶紧把帽子往下压。

“钓了几条啦？”周游一反常态，主动和他们搭讪。

“你看，我钓的！”杨洋邀功请赏似的把水中的网兜提起来，几条鱼在里面扑腾不已。

“待会儿有鱼汤吃了！”周游笑呵呵地说。

“小青呢？还在你家？”康伟总算想起来李小青了。

“她啊，估计在和奶奶忆苦思甜吧，哈哈……”周游故意笑得很夸张。

李小青又急又气，走近他，往他小腿肚子上踹了一脚。这个动作让周游老实下来，却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方伯疑惑地打量着李小青，问："这位是……"

"哦，这是我乡下的亲戚！"周游说道。

"亲戚？什么时候过来的啊？"方伯一下子对李小青热情起来，问她。

"前几天我开船去接来的，是我表姑，哈哈！"周游代答道。

"哦，表姑是吧，不多住几天啦？"方伯好客地说。

李小青不敢吭声，心里暗暗痛骂周游多事。

"表姑惦记着姑父呢，我把她送回去，哈哈……"周游又笑。

李小青忍不住又踢了他一脚。

"你表姑好凶哦。"杨洋小声嘟囔道。

"表姑以后要常来玩啊，我都没见周游笑得这么开心过，还是亲人好啊。"方伯感慨万分。

李小青赶紧点头。

"表姑家在哪里？"杨洋热心地问。

李小青直怪她多事，没吭声。

长久的沉默到底惹起了众人的怀疑，杨洋贴在康伟耳朵边小声说："表姑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这话被一阵海风送进了周游和李小青的耳朵里，周游当即顺水推舟说："我表姑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很惨的！"

"哦。"杨洋充满同情地望着李小青。

"都说十聋九哑，表姑该不会又聋又哑吧？"方伯关心地问。

李小青又羞又怒，拼命摇头。

"我看表姑能听到我们说话呀！"杨洋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

"十聋九哑是说聋的往往哑，但哑的不一定聋嘛！"梁尔健俨然一副专家口吻。

“好了，不要当着表姑的面议论这些。尔健，你的浮标动了！”康伟打断了二人的讨论。

“我们走啦！”周游终于心满意足地和大家道别，领着怒火中烧的李小青向一边的船走去。

上船的时候，一个浪头袭来，把船荡了一下。李小青没站稳，重心向后倒，情急之下伸手去抓住周游。周游眼疾手快地拉住了她，才没让她掉进水里。但此时一阵风吹来，把她头上的“金字塔”吹掉，一张脸在阳光下展露无遗！她下意识地用手掩面，那顶帽子却变成了小船，在水面上荡来漂去。

第48节：消融的面具(24)

杨洋见状趟水而来，捡起水面上的帽子，笑意盈盈地递给李小青，道："表姑，你的帽子！"

李小青背对杨洋，根本不敢回头，身体紧张得颤抖了起来。

"谢谢！"周游代她接过帽子，一把将她拉进了船舱。

12

白色蓝边的渔船突突地往海中央驶去，李小青坐在船舱里的凳子上生闷气。

"戴着湿帽子，小心生疮。"周游打趣她。

她没吭声。头上的尖顶帽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她也不在乎。

"喂，帽子给我，你拿出去晒晒啦。"他伸手要拿帽子。

"我知道，你是故意整我的！"她护住帽子，气呼呼地说。

他一脸不以为然，嗤笑说："你的思维总是很古怪。"

"别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因为那天我开玩笑说你抢了我的东西吗，你就报复我！居然还想让康伟他们识破我！你太卑鄙了！"她打开他再次伸过来的手。

他不说话了，转过身去，专心开船。

"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吧？被我说中了吧？"她一脸的得意。

"有病。"他头也不回地吐出两个字。

又是这两个字！她被激怒了，随手抓起一个东西就向他砸去。咚的一声，那东西正中他的脑袋。他的脑袋往前倾了一下，随即恢复原状，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她一看，更怒了，又找东西要砸他，随手抓起一个，太轻，一看，居然是只袜子！她赶紧丢掉，继续找，捡起一个扳手，这个不错，挺称手，但估计扔过去他就没命了。最后，她找到一只不锈钢水杯，抬手正要扔过去，却一下子僵住了。

他还在开船，身子站在操作台前一动不动。可他的脖子上有一条红色的蚯蚓，正从黑发中蜿蜒而下，从发脚处一点点爬上了衣领，就

像一滴墨水落入清水般，渐渐渗开，白衣领上出现了一团血痕！

她吓得瞠目结舌，手一软，水杯掉到了地上。

“你、你、你……”她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他依然背对着她没有反应。

她惊恐万分，他该不会被砸死了吧？她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欲拍他的肩膀，又不敢拍，怕一拍他就翻着白眼倒在她身上！这可怎么办才好？她砸死人了！

走近了看，那鲜红的血更加触目惊心，她最终鼓起勇气叫了一声：“喂，你、你……你还好吧？”

只见他缓缓地转过头来，轻蔑地瞟了她一眼，又缓缓地回过头去。

他没死！她心里一阵欢呼雀跃，身上的罪名一下从“杀人”变成了“伤人”，觉得轻松了很多。她又怯怯地说：“对不起啊……”

“哼！”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痛吗？”她看到那红印越来越大，心里颤悠悠的。

“你说呢！”他冷冷地说。

“要不要……包扎一下？”她小心翼翼地问。

“少废话！”他不耐烦地呵斥道。

这人可真是条硬汉子，流了这么多血，哼都不哼一声！她心里惊叹着，不由得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却突然皱了皱眉头，像意识到什么，伸手摸了摸后脑，然后把手往眼里一摊，血红一片！

“血！”他惊叫一声，随即像一棵被拦腰砍断的树一样倒下。她下意识地去扶，但刚伸出手她就知道自己错了，他的重量让她不堪重负。

“喂喂喂！”她像一只被大树压倒的小鸟一样拼命叫起来。

幸好他还有一丝力量，在她的支撑下勉强坐到了凳子上。一坐到凳子上，他就像昏死一样闭上了眼睛。

“喂喂，你别死啊！”她惊慌失措，没搞清楚状况。他刚刚不是还像硬汉一样什么事都没有吗？怎么现在像要死了一样？难道是失血过多？她心急如焚。

第49节：消融的面具(25)

止血！止血！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止血！她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找能止血的东西。她在船舱里一番翻找，袜子？不行！抹布？不行！渔网？不行！报纸？更不行！要是挎包没丢就好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团团转。

没办法了，现在仅有的干净点儿的布就是他们身上的衣服了！她看了看自己身上，又看了看他身上，马上动手去脱他的T恤。好不容易脱下来之后，她把它叠成一个长条，然后绑到了他的头上。

他还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像死掉一般靠在墙上。

他不会已经死了吧？这个念头把她吓了一跳。她胆战心惊地伸出手去捏了捏他的手，好冰，难道真的死了？她吓得两腿一软，又伸手去找他腕上的脉搏，好像没有了！她吓得一下闪到一边，但心里又抱有一丝希望，伸长了手去探他鼻子下的气息——好像还有！她移过去，把手按在他左胸口上，好像没有心跳。她不甘心，又把耳朵挨上去听，左移移，右挪挪，终于听到了心跳声。她放下心来。

“喂！喂！”她在他耳边轻轻喊道，“醒醒，醒醒！”

他没有反应。

她惴惴不安，每时每刻都怕他会死过去，只能不断地去听他的心跳确定他没死。然后她为了防止他突然死掉，干脆把耳朵一直贴在他胸口，听着那咚咚声，以求心安。

他的胸口似乎渐渐热起来，她的脸也跟着热起来。当她意识到自己正趴在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身上，不禁面红耳赤，但似乎这种感觉又有些微妙。

“哎，你在干吗……”他的胸口传来沉闷的一声，在她的耳朵上炸响，把她惊得一跳，触电般弹开。

“你没死啊！”她惊喜交集，望着他说。

“你才……”他话还没说完，突然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大惊道，“你……”然后背过身去，问她，“你干了什么！我的衣服呢？”

她看到他头上包得像个阿拉伯人，还羞答答地以为她对他干了什么，便故意逗他，道：“你的衣服就在你身上啊！”

“赶紧给我！”他听起来很恼火。

“没骗你，就在你身上！”她嘿嘿笑着说。看着他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她心里很得意。

“你……”他突然猛地转过头来。这时候，他头上包的衣服松开了，铺头盖脸地掉下来，他伸手抓住，目瞪口呆。

“我说吧，就在你身上！”她得意极了。

“血……”他看到衣服上的红印，脸上顿时一阵抽搐。

13

周游穿好衣服，板着脸坐在凳子上。他头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脖子上的一线血渍也被李小青擦掉了。

“喂，你还要气到什么时候啊！我砸了你，又救了你，扯平了！”李小青振振有词地说。

他没吭声，盯着她砸他的那件凶器——万宝螺。还好这只是个小万宝螺，如果是个大的，估计他要被砸死了。但相对于脑袋，他更心疼这只螺。他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只见螺口摔豁了。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只万宝螺，虽然个头小，但色彩异常鲜艳，每次他开船出海，都是它陪着他。

“见血就晕，你也太胆小了吧？”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在那里挖苦嘲笑。

他拿着万宝螺，黑着脸走向她。

“你该不会想拿它再砸一下我的脑袋吧？告诉你，我脑袋特硬，可不像某人！”她自作聪明地为自己壮胆。

“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到海里去？”他终于开口了。

她一下子害怕了，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气，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吓唬谁啊？你奶奶可是知道你把我带走的！”

他一听，嘿嘿笑了，说：“你觉得我奶奶是保护她的孙子呢，还是向着你？”

第50节：消融的面具(26)

她更加紧张了，说："别忘了，康伟他们都看到你把我带上船了！"

"我只是把我的表姑带上船，而不是李小青。"

"他们肯定会去你奶奶那里找我的，到时他们就知道什么表姑是我！"

"哦——看来你还是有脑子的嘛。"

她一时没反应过来，语塞。

"返航吧。"他突然说。

"什么？"她不解。

"台风要来了。"他一脸正色。

"哪里有啊？"她举目张望，天空蓝得一丝云彩都没有。

他却不理她，动手就要操纵船返回。她一看，急得去挡他的手。

"奶奶要你送我去海南，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大声说道。

"台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冲她吼道。

"奶奶不是说那根本不算什么台风，不是才六级嘛！你怕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怎么这么胆小！"她慌不择言。其实她对六级台风根本没有概念。

他果然停住了手，盯着她说："好，这可是你说的！"

船继续向着海南一路开去，乘风破浪。

他走到船舱外面不知道做什么去了。不久，只见他拿着两条活蹦乱跳的鱼进来，她这才知道原来他去钓鱼了。他拿着鱼朝楼下走去。下面估计是厨房和仓库吧，一会儿只见他端了一个碟子上来，碟子里的两条鱼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他递给她一双筷子，然后把碟子放在凳子上，打开自己的行李箱，从里面摸出两个方块，递给她一个。她接过一看，是压缩饼干。

"有水吗？"她问。

“没有。”他说。

“没有？”她惊道。

他走下楼梯，拿了一瓶矿泉水上来。

“这不是有吗？”说着，她要去接那瓶水。

他却没给她，拧开盖子，自己喝了一口。

“你……”她气得直瞪眼。

“所以我说没有嘛。”他得意地一笑。

她却马上不以为然起来，什么都没说，撕开压缩饼干的袋子，咬了一口，然后夹一块鱼肉放到嘴里，冲他笑道：“不错，好吃！”

他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说：“没水喝你也不介意？”

她坦然一笑，说：“有什么好介意的，很正常啊！”

“什么正常？”他有些纳闷。

“现在我是恐龙，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常的！”她说得理所当然。

“你……哈哈……”他笑得前仰后合。

她看着他笑，发觉他笑起来很灿烂，一点儿都没有了平时板着脸的阴郁。

“你真是太、太搞笑了。”他终于停止了笑。

她却一本正经地说：“有什么可笑的？这本来就是事实！”

“什么事实？你别逗我了。”他又要笑。

“作为一个恐龙，就要有做恐龙的觉悟。”她边啃压缩饼干边说。

“你真是太幽默了！什么觉悟啊？”

“你别一脸的不相信。我做过调查，如果我化了妆，搭公共汽车时，会有人主动让座；去超市买东西，会有人主动让我排到他前面去；去饭店吃饭，服务员的笑容都会多些，要是男服务员，还主动给我优惠。要是我不化妆，去搭公共汽车有时连车门都挤不上去，去超市买东西我前面就有人插队，去饭店吃饭服务员端菜过来都是哐一声扔到桌上。”

“哈哈……”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觉得很好笑，可这就是事实。”她淡淡地说。

14

吃过饭，周游让李小青到楼下船舱里休息。她刚走下去，就觉得狭窄、逼仄，小小的空间里堆满了东西，有煤气灶、煤气罐、泡沫箱、塑料桶等，一张小木板床被这些东西围得严严实实的。她想起来时乘的那条船，船舱比这大多了，但她没有像来时那样挑剔，小心翼翼地爬上床，躺下来。刚刚饭吃到一半，她就觉得有点儿头晕想吐，现在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她赶紧闭上眼睛，想用睡觉摆脱晕船的感觉。

第51节：消融的面具(27)

浪在不知不觉中大了起来，船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李小青还没有睡着，头越来越晕，胃也像突然活过来了似的，左扭右翻折腾不停，她觉得胸闷、心跳加快，刚刚吃下去的东西，随着海浪一下下地向喉咙冲刺。她赶紧大口吞咽口水，想把它们咽下去，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大团棉花，连口水也吞不下去。

上次坐船，她是吃了晕船药的，这次什么预防措施都没采取，和晕船的感觉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亲密接触。

海浪一个接一个，她用手紧紧地抓住床板边缘，想让身体静止下来，可根本没办法保持平衡，胃里似乎扭成了一团，有一大堆东西逼近喉咙，蓄势待发。她把注意力集中到海浪上，算计着下一次摇晃什么时候到来，头越来越晕，神志却似乎越来越清醒。

随着一个大浪袭来，她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她赶紧坐起来用手擦嘴巴，没想刚擦干净嘴巴，哇地又来了一下，胃和喉咙火辣辣地烧得难受，眼泪也冒了出来。

她再也不能在这舱里待下去了，拼尽全力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楼上走。

刚走到上面，她看见周游站在操作台边岿然不动，好像一点儿都不难受。她又嫉妒又恼怒，走过去在凳子上坐下来，气喘吁吁地问他：“有没有药啊？”

他回过头，看她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竟然笑着说：“我从来不需要吃药，真不好意思。”

“你……”她看着他的笑容，觉得他肯定是在故意捉弄自己！她气得正要骂，话还未出口，又是一阵狂吐。

“你要吐到外面去吐，别把地板搞脏了！”他皱着眉头。

没人性！她含着眼泪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外面走去。

“哎——”他在她身后喊道。

她却不理不睬，往甲板上走去。她刚走出去，就有一个浪头拍到甲板上，猛烈的海风夹着水珠，扑了她一头一脸。她被吹乱了头发，吹疼了脸颊，像喝醉酒一样在甲板上摇晃。她深深呼吸着又冷又湿的空气，头脑似乎清醒了很多，也没那么晕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中已经布满灰云，海面也变成了灰暗一片，小船在惊涛骇浪中跌宕起伏。她紧紧抓住栏杆，生怕一不小心被晃出去，她的挎包就是这样丢掉的。

“回来！回来！”他把脸探出舱门，大声叫她。

她却怄气般不理睬他，迎向大风大浪，有种气吞河山的悲壮感。况且站在甲板上晕船的感觉减轻了不少，她才不要回去受苦呢。

“回来！你回来——”他不厌其烦地叫着她。

她依然不理睬，不料他走出来一把拉住她，硬是把她拉了回去。

“你干吗？”她摸着被他握疼的手臂，气势汹汹地道。

“台风要来了，你想被风刮到海里去吗？！”他恶狠狠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

“不是明天才来吗？”她疑惑不解。

“知道什么是台风吗？台风！它不是你家养的一条狗！它是台风！”他冲她喊道。

“台风……和狗有什么关系？”她更加不明白了。

他差点儿没气晕过去，板着脸不说话，专心开船。

“喂，你说啊，台风不是明天才来吗？”她却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回头白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有没有脑子啊？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结果没下，你是不是也要追着天气预报问个不停啊？”

“可是……你不是渔民吗？渔民对台风应该很熟悉吧？”

“所以我警告过你，不要来！”

“切——现在看来，这台风也一般嘛，不过就是风大了一点儿！”

他不搭理她了。

她认为他被打败了，便得意洋洋地坐到凳子上。但看着外面越来越暗的天空，她心里又隐隐有些害怕。她认真地想了想，台风好像是在热带海面上产生的，是太阳使海水蒸发，周围的较冷空气流进去，然后纠缠循环，不断扩大，最终形成的。既然他们现在在海上，那提前遇到台风并不是什么怪事，预报本来就有可能出错，可会不会台风不像预报的那样仅仅只有六级？想到这里，她不禁有点儿担心。

第52节：消融的面具(28)

天越来越暗，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船晃得越来越厉害，她又害怕又头晕，越害怕越头晕，又吐了。这次他没有说让她出去吐的话，但她自己站起来朝外面跑出去。她经过门口时，他想伸手抓住，不料这时船一颠，他的身体一个趔趄，手上抓了个空。

她本来走得就快，脚步又飘，被这么一颠，就像辆刹不住的破车，一头栽到船舷边上，差一点儿就掉下去！他看到了她的险况，还没来得及喘气，还没来得及过去拉她，又一波巨浪涌过来，比地震还要厉害。她刚蹲起来还没站稳，就被抛了出去……

他赶紧把船按停，一个箭步冲出去跳进海里。

滔天巨浪先吞没了她，接着又吞没了他。

他潜进水里一通寻找。可浪太大，水里一片浑浊，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他只能伸出手去盲目地摸索。他想起那次潜水时她说不会游泳，可要他送她去海南时又说会游泳，现在他根本搞不清楚她到底会不会游泳。在这个紧要关头，这个不确定因素严重影响了他的搜救判断！

他在冰冷的水里摸了一会儿，憋不住气了，浮到水面上换一口气。这时，他才看到她在不远处的水面上半浮半沉，那样子像是在拼命往船那边游去，却被海浪推得渐渐后退。原来她会游泳！那一刻他连掐死她的心都有了！

他奋力向她游过去，拉住她的手往船边游。她一碰到他的手，就像抓住根救命稻草一样，急不可耐地缠上了。

天空黑压压的，突然一道闪电劈下来，暴雨倾盆，浪越发大了。他拖着她拼命向船靠近。船在浪中漂来荡去的，他伸手够了几次都没够着。他咬紧牙关，双腿奋力向前一蹬，手终于够着船舷了，但小腿却一阵痉挛！他把她的手搭到船舷上，然后用力把她往上托。

她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船的。当她抓住扶栏，伸出手想去拉他时，一个浪头盖过来，白花花的浪完全淹没了他。等浪花退下去，他已经不见了！

15

李小青像只落汤鸡一样瘫软在甲板上，抱着栏杆，浑身不停地哆嗦。她定定地望着刚刚周游把她托上来的地方，期盼着他的脑袋会突然冒出来，可没有，那里始终空空如也，只有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扑上来，又流淌下去。她的心里渐渐变得和身上一样冰冷，冷得她的牙齿咯咯打架。

他就这样消失了吗？为什么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重感，就像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她悔得肠子都青了，当时为什么不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而要将他松开？这一放手，就是生死相隔！

她痛苦得直揪心，胃里翻江倒海，五脏六腑都搅成一团，止不住哇哇地狂吐起来，吐出来的全是黄水，嘴巴苦得像被黄连泡过。她的眼泪刷刷流下来，边吐边哭，然后剧烈咳嗽起来。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吞没了她。

这时，她的手臂突然被拉住，扭头一看，竟然是他！他浑身湿透，拉着她往船舱里走。

“你！你……”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把她安置到凳子上，然后打开行李箱，摸出一条毛巾递给她。

“你不是……你怎么……”她拿着毛巾，还没有从情绪的落差中回过神来。

“比这大的浪都淹不死我，何况这点儿小浪。”他看着她狼狈的模样，又好气又好笑。

听到他这句话，她终于回过神来，情不自禁地傻傻地冲他笑起来。他没有事，就站在她面前，整个世界好像瞬间灿烂起来，充满希望，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在这茫茫大海的一艘小船上，

她第一次觉得内心如此平和，就像找到了最安全、最温暖的归宿，只要看着他，就再也别无所求。

第53节：消融的面具(29)

这是怎么了？她诧异于自己内心的这种感觉。

“快把头发擦干，别着凉了。”他催促道。

听他这么一说，她才回过神来，顿时觉得身上又湿又冷。一阵风吹过来，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打了个大喷嚏。

在她擦头发的时候，他又从行李箱里摸出一件东西，把上面的毛巾取下来，把那件东西放到了地板上。她无意中瞟了一眼，是一只螺，黄白色。

原来这毛巾是用来包螺的。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把头发擦完之后又去擦身上，但衣服本来就湿透了，皮肤擦得再干也没有用。

“你到下面去把衣服脱下来拧干。”他头也不抬地对她说。

啊？她一听惊住了。下面没有门也没有遮挡的，要是她在下面脱光了，他下去怎么办？于是，她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不仅没去脱衣服，反而下意识地缩着肩膀抱起了胸，因为贴在身上的衣服把她的胸部完全勾勒出来。

“你冻死了我可不管。”他无所谓地说着，当着她的面把上衣脱了下来，拿在手上拧得水珠滴滴答答地掉落下来。

她小范围地拧着自己的衣角和裤脚，但确实没有多大用。外面大风大雨的，温度降了好几度，冻得她直哆嗦。

“下去换衣服吧。”他突然用温和的语气对她说。

“你、你别想……”她下意识地往后缩。

“你就这样对待救命恩人？早知道就让你在海上漂到老死算了！”他明显像受了侮辱一般。

她想了想，觉得自己这样想确实不厚道，但没办法，谁叫他们是孤男寡女的呢。何况，他说“救命恩人”是什么意思？莫不是要她有以身相许的觉悟？她想到这里又一阵哆嗦，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他。

“好了，我告诉你，第一，我对你没有半点儿兴趣，你自己也知道你不过是条恐龙，我还嫌你吓人呢。第二，如果我脑袋有病想对你干什么，何必要让你自己动手脱衣服？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所以，少在那儿丑人多作怪了！赶紧给我下去！”他大声冲她说道。

这字字句句在她听来既合情又合理。他说得没错，她现在就是只落魄的恐龙，而且他要想对她不轨，在这茫茫大海上，他每分每秒都可以下手，何必要骗她下楼换衣服，多此一举？她想通了，心却被他所用的字眼刺得生疼，甚至不争气的眼泪都快要冒出来了。

她怏怏地准备下楼，却听见他又催促道：“快点儿，你不换我还要换呢！”她顿时明白了，原来他急不可耐地把她赶下楼去，是因为不好意思在她面前脱裤子！她看着他穿着湿乎乎的裤子，顿时找到了心理平衡，咧起嘴角，狞笑着说：“我不冷，不换了，你要脱就脱吧。就你那小身板，给我看我还不看呢！”

“你……”他果然被激怒了。

她动作夸张地把头拧向一边，面朝墙壁，说：“我不看，真的，没兴趣！你要脱就脱，别在那里扭捏作态！”

他暴跳如雷，一把将她拽起来，往楼下拉去。刚到下面，就闻到一股熏死人的恶臭，接着他看见地上被她吐得一塌糊涂！

“你……”他气急败坏，说不出话来。

“没办法啊，是你让我下来睡的。”她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夸张地捏住了鼻子。

“请你把这里弄干净！”他一边往楼上走，一边又回头补充道，“你要敢跑上来，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

她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觉得特别解气，差点儿大笑起来，谁叫他骂自己丑人多作怪的？虽然她长得丑，可从来没有自暴自弃过，经过不懈的努力，还可以做美女，做艺人！这一切容易吗？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心酸。谁不希望天生丽质呢？可在长相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第54节：消融的面具(30)

她背对着楼梯口，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拧干，然后用毛巾将身上仔细擦干净。

衣服拧过之后还是湿的，她把它们展开，放在箱子上晾着，然后爬到床上，用薄被紧紧地裹住身子。被子上有浓郁的烟草味，想必是他留下来的，但她此时不能再挑剔什么了。

船还在漂荡。刚刚那么一折腾，她好像忘记了晕船这回事。但现在安静下来，她又感觉到了头晕。而且现在头发湿乎乎的，像一坨冰一样包住她的脑袋，她不禁头晕，还隐隐有些头痛。

过了一会儿，船好像又开始走了。这样一来，船身晃荡得更加厉害，她也晕得更加厉害，卷着被子像条青虫一样在床板上蠕动着，但没有一个位置能躲开难受。

她不知在床上辗转了多久，神志已经非常模糊，身体完全不听脑袋的使唤，四肢麻木得像是别人的。恍惚中听到有人在叫她，她想答应却张不开嘴，嘴巴也不是她的了。

“喂，你没事吧？”那个声音终于来到了身边。

她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他的脸在凑近。她想躲闪，身体却一点儿也动不了。他要来玷污她吗？想到这里，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手靠上来，她摆脱不了，只能任由他的手在脑袋上摸着。

“禽、兽！”她拼尽力气张嘴说，准备接受他的下一步蹂躏，他却迟迟没有动作。她睁开眼睛一看，他已经不在身边了，再一看，他到煤气灶那里去了。

不知迷糊了多久，她突然听见他说话。

“喂，起来。”

她睁开眼睛，只见他端着一碗冒热气的东西蹲在旁边。是什么？毒药吗？

“快点儿喝了它。”他的语气突然温柔起来。她却抿紧了嘴唇。

他动了手，一下就把她软面条似的身子抱到怀里，把那碗汁液送到她的嘴边。一丝辛辣味顺着她的鼻孔钻了进去，钻进她的肺里，钻进她的脑袋里，给她晕晕欲睡的细胞扇了一个耳光——这是姜水？她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那滚烫的水已经浸到了她的嘴。她不张嘴，他只得捏住她的鼻子。一捏鼻子，她就张嘴了，他趁机把热水往里倒，她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又辣又烫，越烫越辣！她的神志完全被辣醒了，这才明白他这是在给她灌姜水。

第55节：别了，海的王子(1)

Chapter 3 别了，海的王子

我重新造好一双水晶鞋，意外地他却不欣赏。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因为他的目光，重新打量我至爱的鞋子是否合脚……

别了，海的王子，你的城堡，不是我的向往……

1

喝完姜水，李小青又吐了好几次，吐完之后觉得身体里滚烫烫的，头上的冰块也化开不少。她裹着被子踏踏实实地睡起觉来。

等她再次醒来，意识完全清醒了，马上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她坐起来一看，地板上没有秽物。她把箱子上面的衣服拿过来，衣服已经快干了，但胸罩还湿乎乎的，因为胸垫太厚。她没戴胸罩，把衣服穿上，反正她还有隐形胸罩。

她走到上面，只见周游站在操作台前，天空已经亮堂了，雨也停了。

昨晚的事情浮现在脑海，一切都再明白不过，她生病了，他去给她喂姜水，她却把他当成……

她走过去，一脸歉意地和他打招呼。

他转头看了她一眼，脸上没有表情，很快就回过头去。

“那个……对不起……谢谢你。”她极其真诚地说。

“快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快到了？海南？这么说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她暗暗吃了一惊，自己竟然昏睡了这么久。那他一夜没睡？刚刚他转过头时，她匆匆一瞥，现在想来好像确实一脸倦容。

“你……昨晚没睡？”她小心地问。

“那你以为这是海盗船？”他没好气地说。

“哦……”她不好意思地应道，肚子里突然冒出一串响亮的咕噜声。

“等到了海南再吃饭吧。”他的语气好像柔和了一点儿。

“没关系，我不饿！”她嘴上说着，肚子却又老实而委屈地叫了一声。

“还有一块压缩饼干。”他说。

“等到海南再吃吧，我……请你吃饭！”她说。

他没吭声，她便坐到凳子上。

她思前想后，觉得现在自己和他已经不对等了，他是她不折不扣的大恩人，正人君子，而她却是拖累他误会他侮辱他的小人。

“唉……”她望着他的背影，幽幽地叹了口气。

大概半个小时过去，船进了港，终于到海南了。

他拎着行李箱，和她一起下了船。

虽然说只是在码头，可看见那么多建筑物和平直的柏油路，她还是感觉到恍如隔世。

他领着她走出码头，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向司机报了一个地名。

隔着车窗，她有点儿贪婪地看着城市的街道和商店，看到打扮时髦的女孩儿，心里某个开关马上被触动了。化妆品，她是为化妆品而来的。

“我们去哪儿？”她问他。

“酒店。”他面无表情地说。

她打定主意到酒店安顿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化妆品。当她这么想着的时候，肚子一阵抗议，她马上调整了计划，第一件事改为去吃饭，第二件事是买化妆品。

到了酒店，她有点儿惊讶地看见他向前台小姐出示了一张VIP卡，然后前台小姐笑靥如花地亲自把他们领到贵宾房。

她和他一人开了一间房。一进门，她暗暗吃惊，自己还没住过如此豪华的房间，比杨洋她爸为他们开的房间还要豪华。四居室，宽阔

的皮沙发，漂亮的布艺，五十英寸家庭影院背投，立式音箱，表面像镜子的大冰箱……

她走进卧室，只见地板上铺着米色地毯，墙壁也是米色，一盏吊兰状的顶灯下是一张宽大、柔软的双人大床。她一看到这床，心里就生出躺上去的愿望，下意识地走过去，在上面躺下来，真舒服，脊椎骨一节节舒展、放松下来。

这间贵宾房一天多少钱啊？这个问题一进入她的脑袋，马上就挥之不去了。这钱该不会让她付吧？他不是要整她吧？这么一想，她顿时吓得跳起来，刚刚舒展开的脊椎骨又收缩起来。不过应该不会的，刚刚他不是刷卡了吗？住酒店，都是要付订金的！她安慰自己道。

咚咚——大门突然被敲响了。

谁？他？她赶紧从卧室里走过去开门。

门开了，一张笑脸迎上来，不是他，是服务员。服务员礼貌地说："你好，这是你的午餐。"然后就要把餐车推进来。

午餐？她没要午餐啊。服务员却已经走进来，把菜一个个放到了餐桌上，并把碗筷一样样给她摆好。

"我……没叫午餐。"该不会是酒店要骗她的钱吧？等她吃完才告诉她一碗米饭一百块！

"是玉溪阁的客人叫的午餐。请慢用。"服务员微笑着退出去了。

玉溪阁，那是周游住的地方，是他叫的？她暗叫不好，自己刚刚还说要请他吃午饭，现在怎么变成他请她了？而且还是各吃各的！

"帮我把午餐推到玉溪阁去！"她当机立断，抓住了刚退到门口的小车。

服务员什么都?有说，表现出良好的素养，微笑着进去把菜一样样收回小车上，然后推了出去。她紧跟其后。

敲开玉溪阁的门，周游看到她和服务员有点儿吃惊。她却支使服务员把她的饭菜放到他的餐桌上，看他碗筷的样子，他已经开始吃了。

第56节：别了，海的王子(2)

“你怎么这样！说好了我请你吃午饭的！”她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说。

“那是你一厢情愿，我可没答应。”他在桌边坐下来，满不在乎地说。

她见他是这样的态度，觉得他是看不起她，马上问服务员：“这顿饭多少钱？我和他的！”

服务员微笑着说：“已经付过了。”

她却不依不饶地道：“我问你一共多少钱！”

服务员依然微笑着说：“我只管送餐，价钱我不知道。”

她恼了，斥责道：“你怎么这么不专业？连价钱都不知道！如果客人想现点菜怎么办？”

服务员好像根本不在乎她的话，笑着说：“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帮您查一下。”

她得意了，催促道：“那赶紧查呀！”

服务员拿起对讲机，询问着前台。

他对她和服务员的对峙毫不关心，淡定自若地在那里吃饭。

“您好，这两个套餐一共是八百六十元。”服务员脸上的笑好像是糊上去的，始终掉不下来。

“我来埋单！”她还没听清价钱就大声嚷嚷着。等嚷嚷完，服务员刚刚报的那个数字才真正经过大脑，什么？八百六？她是不是听错了？她张嘴要问，但又不敢轻易开口，万一真是八百六，她不是亏大发了？

“这钱已经付过了。”服务员的笑容里终于透露出一丝嘲讽之意。

“哦，那就算了！”她如释重负，冲服务员挥了挥手。服务员退了出去。

她在餐桌前坐下来，他已经吃了三分之一了。这些菜真要八百六？妈妈呀，不就是一些看起来红红绿绿的……等等，这个好像是龙虾，在方伯家吃过的。什么嘛，不就是龙虾，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方伯家的大呢……这粉丝样的，难道是鱼翅？

“喂，请你吃顿饭都不行，你太小气了吧！”她冲他说。

“赶紧吃饭吧，哪儿来这么多废话。”他抬头瞟了她一眼，继续吃饭。

“不就是昨天害你掉海里，昨天晚上误会你了吗？对不起，行了吧？”她说道。

他不搭理她。

“你知道我最怕欠别人的，你这样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对了，坐船的钱你要多少？我付给你。”说完之后，她暗暗有点儿担忧，他会不会借机敲诈她一笔？

“不用了。”

她没有听错吧？不用了？他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她送过来的！

“你不收我钱会让我于心不安的。你说吧，多少钱我都付给你，毕竟你也救了我。”她说。

“那你们去的时候坐船多少钱你就付多少吧。”他低着头说。

啊？要付和去时一样多的钱？听康伟说，去的时候可是杨洋她爸资助的，花了不小一笔钱呢！而且他们去的时候坐的是大船，四个人，现在她坐的是小船，才一个人，这根本就是敲诈！还装模作样说不用，早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去的时候坐的大船，四个人，你的是小船，没法比，付一百块行不行？不不，两百！”她讨价还价道。

他白了她一眼，拿纸巾擦擦嘴，站起来往卧室走去，丢给她一句：“吃完之后回你自己房间去，把门给我带上。”

“喂——”她不甘心地叫他。他已经进了卧室，把卧室门关上了。

什么人呀！她愤愤地扭过头，对着一桌子菜发呆。算了，吃饭要紧！她拿起筷子，风卷残云地吃起来。啧啧，这八百六的菜就是不一般啊！

2

李小青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舒服是舒服，却死活睡不着，各种疑问像泡泡一样咕噜咕噜冒上来。他住VIP房，吃八百六的菜，这是一个渔民能够办到的吗？虽然他奶奶说他在北京上过大学，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根本做不到这些！他到底是什么人？

第57节：别了，海的王子(3)

她盯着头顶发散出柔和灯光的“吊兰花”，觉得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窗外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她站起来走过去拉开窗帘，才发现外面又下起了雨。雨很大，看得出来风也很大，因为雨都是横着飞的。她把窗帘拉上，回到床上。

阴雨天气好睡觉，她终于抱紧被子睡着了。

一觉睡到了傍晚，她一醒来就到浴室去洗漱。这时，她从镜子里看到那张“困难户”的脸，顿时受了惊吓！妈呀，怎么把正事给忘了？化妆品啊化妆品！这张脸居然赤裸了这么久，丢死人了，简直比不穿衣服上街还要丢人！

想到这里，她马上要出门去买化妆品，但这时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让她立即石化在原地，脸上刷地没了血色——她压根就没带钱！那天起床后她逃命一样逃到周游家，只想避开康伟，后来又只想着去海南，一点儿都没想起来身上根本没有钱！现在到了海南也没有用，她没带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是化妆品就放在你眼前，但你没带钱！

但她很快振作起来，没事，她没带钱，可还可以向人借啊！周游……嘿嘿，她贼笑起来，他既然可以请她住贵宾房、吃贵饭，那再借给她几千块钱买化妆品，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她迅速向玉溪阁摸去。

周游也像是刚刚睡醒，头发还有点儿凌乱，却显出几分随意和性感。她发觉自己还没认真看过他。其实从第一眼看见他，她就知道他是个帅哥，不过那时她以为他就是个荒岛上的渔民，再帅又有什么意义呢？但现在住着贵宾房的他，让她不得不去正视他身上迷人的光芒。

“外面下雨了呢。”她没话找话。

“台风嘛。”他大大咧咧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现在看来，他的姿势有种随意的贵族气息，她不由得多眨巴了两下眼睛。

“台风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上岸前，雨都停了。”她盯着他的脸说。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其实比康伟更加英武、帅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深邃漆黑，杀伤力极强。

“那是台风眼。”他不以为然地说。

“什么是台风眼？”她做不耻下问状。

但他没有诲人不倦的打算，眼睛望着窗户外面灰蒙蒙的天空。现在在她看来，他冷漠的样子也很高贵！

“最早得大后天才能回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啊？”她惊叫起来。

“台风。”他还是面无表情。

一想到晕船的生不如死，她识趣地闭嘴了。

“那个……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她开始实施计划。

“说。”

“我走得急，没带钱，所以想跟你借点儿钱。”她说得堂而皇之。她知道自己不能表现出没有底气的样子，怕他怀疑她的信用。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请你住店吃饭？”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什么？”她没听懂。

“要多少？”他表现出没有兴趣陪她饶舌的样子。

“五千。”本来她想说三千，但突然改了口。

“行。”没想到他答应得不假思索。

真的？她心里怀疑，却没问出来，看着他，等他的行动。他却迟迟没有动，仿佛在凝神听雨，若有所思。

“这该不是空头支票吧？”她试探道。

“你要什么让服务员给你买，记到我账上。”他说。

这么简单？她要买的可是化妆品！这个服务员也给买？能记账？

“我想到商店去。”她说。

“没必要，打个电话就行。”他说。
“我要买的东西一定要到商店去的！”
“台风。”他淡淡地说。
“服务员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
“你没嘴巴吗？”

第58节：别了，海的王子(4)

“他怎么肯帮我去买？”

“有服务费的。”

“那人家也不乐意。”

“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什么乐不乐意的？”

“台风。”她用他刚刚的口吻回敬道。

他白了她一眼，不说话了。

她心里哼哼冷笑起来，说白了，他就是不肯借给她现金呗！他哪里懂，买化妆品就是要看到实物，要试的！她买化妆品比买衣服还挑剔，买化妆品更是要挑战导购小姐耐性的极限。

“晚上想吃什么？”他问道。

“随便。”她想起自己今天中午的“壮举”，不禁暗自羞愧，那时还没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

“晚上吃清淡点儿吧。”好在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介意，或许也没注意到她要请客与借钱之间的悖论。

“客随主便。”她这次低调得很真诚。

3

第二天早上，李小青起床之后，又被镜子里的那张脸吓到了。这张重灾区般的脸，时刻提醒她赶紧空投赈灾物资！

她拉开窗帘，灰暗的天空在她脸上投了一片阴影，雨倒是停了。她转身往门口走去。

敲开玉溪阁的门，周游正在吃早餐，一见是她，便说：“刚刚服务员送早餐，你没醒。打电话吧。”

“今天我要出去买东西！”她根本不听他说话，只顾表达自己的想法。

“今天？”他坐回到餐桌前面，不置可否。

“是的！今天！麻烦你，请求你把钱借给我！”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喝了一口茶，略加思索，说：“好吧。”

她顿时喜出望外，拉开椅子坐下来，直直地看着他。

他拿起糕点，轻咬一口，咀嚼几下，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动作优雅，举止从容，她看得有点儿入神。

“你……在干吗？”他被她看得有点儿别扭，终于忍不住问。

她像从梦中清醒，赶紧声明道：“我等你啊，等你吃完饭，好借我钱！”

他一听，差点儿没把茶喷出来，说：“你真是猴急。”

“我是很急很急，火烧眉毛地急！”她强调道。

“不就买化妆品嘛！”他不以为意地说。

“是啊，所以很着急！”她坦率地道。

他故意看了她一眼，才慢条斯理地说：“那倒是，你现在这样确实影响市容。”

“那你还不赶快把钱给我！”她不以为耻，反而趁机要挟。

“你不吃早餐了？”他说。

“我现在这样哪里还有胃口？”

“那你把脸对着我，我就能有胃口？”

她一听，便把脸转了过去，说：“行了吧？赶快吃！”

他见状又好气又好笑，把手上咬了半截的糕点放下，用纸巾擦擦手，站起来说：“走吧。”

她回过头惊讶地问：“吃完了？”

“被你搞得没有食欲了。”他打趣她。

“那真对不起了。”她说得一本正经。

他看看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不悦。他有点儿纳闷，问道：“真心话？”

“什么真心话？”她满眼迷茫。

他看着她的眼睛，却只说：“走吧。”

她便欢欣鼓舞地跟在他身后出了门。

两人一出酒店，才感觉到外面的风还很大。街道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行人，偶尔开过去的汽车都小心翼翼的，四只轮子粘住路面，不敢造次。

他们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他坐前面，她坐后面。关车门的时候，她使了半天劲，也没赢过强风，最后是他走出去帮她关上的。

“谢谢。”她对他说。

“叫你吃早餐，非不听。”他说。

“嘿嘿。”她难堪地一笑。

车子开了半天，才到商场门口。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扫了几眼，发现他钱包里的卡很多，纸币却没几张。

第59节：别了，海的王子(5)

两人下了车，走进商场。商场虽然照常营业，却门可罗雀。他们一走进去，几乎抓住了所有售货员的目光。什么叫稀客？这就叫稀客。只见他一身渔民打扮，她则套着老太太的衣服，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像来大商场购物的主儿。售货员的目光里便多了很多内容，甚至有好事者窃窃私语起来。

“那个，你把钱借给我，我自己去买就行了。”她对他说。

“你知道我的密码吗？”他问她。

“不知道。”她不明就里。

“那就走吧。”他继续往前走。

她摸不着头脑，只得跟在他后面。

他走到最近的化妆品柜台前，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请问你需要什么？”一个浓妆艳抹的售货员走过来，看他的目光里饱含不屑与轻蔑。

他不语，看着李小青。李小青赶紧走到柜台前。

售货员看了看李小青，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脸上似笑非笑，说：“你需要什么？”

“粉底液都有哪些？”李小青问。

售货员把一瓶最小、最便宜的粉底液依依不舍地拿出来，紧紧盯住李小青的举动。

李小青把瓶盖打开，挤了一点儿出来，那褐色液体停在手指头上，宛如一枚亮晶晶的石子。她马上对售货员说：“还有吗？”然后用纸巾擦掉指头上的液体。

售货员又拿出一瓶放在桌子上。

李小青再次倒出一点儿液体，置放于手指上，然后再次对售货员说：“还有吗？”

售货员眼睛里的眼白明显增多了，问：“你想要什么样的？”

李小青对那眼白视而不见，说：“要挤出来，不能在手指上面停留，马上滴下来那种。”

售货员嗤之以鼻，“你要的是水，不是粉底液！”

李小青面不改色地说：“我就要最稀的那种粉底液，你拿出来。”

售货员瞪了李小青一眼，然后从柜台上拿了一瓶最贵的放到李小青面前，挑衅地说：“这个最好，像你这种暗疮、色斑、黑眼圈的问题肌肤，最好选择这种不透明的覆盖型粉底。这种粉底不仅遮盖力强，防水性和持久性也不错，新款，498元。”

李小青把瓶子接过来，依然挤了一滴到指头上，液体果然不像刚刚那样静止不动，而是开始往下流动，但流得比较缓慢。

“这个也不是很好，还有更好的吗？”她淡然自若地说。

售货员明显被激怒了，一把夺回瓶子，说：“这就是最好的！一看你就不像懂的，更不像要买东西的。”

“哎，我怎么不懂？我用过的粉底液不下十个牌子。我不买东西来这里跟你浪费什么口水？”她也不甘示弱。

“十个牌子，地摊货什么牌子没有？瞧你这张脸，就知道用的什么货色！没钱买就别来这里丢人！”售货员一脸鄙夷地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她怒了，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时，周游突然开口了，“把你这里所有的粉底液都给我包起来！”

售货员和李小青同时惊诧地望向他。

“看什么？快包啊！”他一脸不容置疑的威严。

售货员既纳闷又不悦，但只能乖乖照做，把瓶子一个个摆到桌面上，然后开票。当她把长长的名单列出来，写上总额时，突然转怒为喜，得意洋洋地把票据甩到周游面前，假装热情地指了指不远处的收银台，张扬地说：“请到那边去交——钱——”然后一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李小青不禁一阵紧张，台上这七八瓶粉底液，少说也要两千块钱，周游这是……她赶紧上去拉他，小声劝阻道：“你别……”

他却一甩手，把她撇到一边，径直走到收银台，把票据递上，然后刷卡付款，再转头回到柜台。前后不过两分钟。

第60节：别了，海的王子(6)

“怎么还没包起来？”他冷冷地责问售货员。

售货员已经完全惊呆了，手忙脚乱地把所有瓶子塞到塑料袋里。

“再套一个袋子。”他依然面无表情地说。

售货员赶紧照做。

“走。”他拎起袋子对在旁边发呆的李小青说。

李小青赶紧跟上去。

“谢谢光……”售货员的“临”字还没说出来，就被砰的一声巨响打断了。其实这砰的一声不算非常响，但在李小青和售货员听来，绝对是“触耳惊心”！周游把一袋子粉底液全摔到柜台对面的垃圾桶里去了！

什么叫一掷千金？这就是一掷千金！而且掷地有声！算是见识了！她在心里强烈地惊叹道。

4

那个售货员把肠子都悔青了。周游把粉底液摔了之后，就把李小青领到旁边其他品牌的柜台前，让李小青随意挑选。其他售货员因为亲眼目睹了前车之鉴，一个个对李小青热情洋溢，把最好、最贵的产品展现给李小青，把最甜蜜、最动听的赞美词也奉献给李小青。周游到收银台交款交了足足有六次！

当李小青买完化妆品，大包小包的，正要心满意足又有点儿诚惶诚恐地离开商场时，不料周游又一把将她拉上了楼。

“你想霸占我奶奶这身衣服吗？”他小声对她说。

莫非他还要给她买衣服？她心花怒放。看不出来他这个冷若冰霜的家伙也是个热心肠嘛。

“反正你已经借我这么多钱了，我不介意再多借你一点儿。”他补充道。

唉，原来是有条件的热心肠！她不禁隐隐有点儿失望。

到了二楼，二人经过一家内衣店，李小青马上想起自己的罩罩还落在周游的渔船上呢！看来得重新买一个。但是，他就跟在自己身边，她哪儿好意思进去挑挑拣拣！

“周游，我买衣服很慢的，要不你在那边坐着等吧？”她一脸讨好地对他说。

“没事。”他却不以为意，跟在她旁边。

“借你钱，还要你陪，太不好意思了。”她搜肠刮肚地想着托词。

“没事。”他还是不动声色。

“你跟这么紧，该不是怕我跑了不还你钱吧？”她心生一计。

“你敢？”他嗤笑道。

“那……你该不是对我放心不下？想当护花使者？”她又生一计。

“别自恋了。”他不屑地说。

“那……”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赶紧买！”他不耐烦地皱了眉头。

她只得先采取权宜之计，买外衣。

她走进VM专卖店，他一脸漠然地跟进来。她看着他没有表情的脸，心里冒出一个主意。哼哼，我今天要让你见识见识女人买衣服的磨蹭劲儿！她拿起一件衣服，仔细地看吊牌，摸质地，查做工，然后又放下，拿起另一件衣服，看吊牌，摸质地，查做工……如此反复“检验”了十来件衣服。她偷偷瞟了他一眼，他的脸仍然像雕塑一样没有表情，好耐性！她不禁暗暗惊叹。

一招不成，她使出第二招——试衣服！她指着一件印着大LOGO的上衣对导购说：“把这件拿给我试试。”

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她脱掉老太太的褂子，把T恤套上，然后走到外面镜子前看效果。衣服挺合身，时尚的味道也挺符合她的要求。导购在一边不断地说：“挺好看的，挺适合你。”她却不理不睬，侧过身看侧面效果，然后又背过身，艰难地拧过头看背面效果，接着再一百八十度转身，看正面。她伸手把衣襟抻了抻，侧身、转身看一

遍，然后又把衣襟提了提，侧身、转身又看了一遍，末了，说：“衣服还行，就是和我这裤子不太搭。”

“我再给你找条裤子！”导购马上意会。

第61节：别了，海的王子(7)

“不用，我自己找。”她这么说的时候，偷偷瞄了瞄周游，只见他站在一边，无动于衷地看着她。

她把整个店面翻了一通，找到五条裤子，拿到试衣间里一一开始试。

第一条是锥子裤。她穿出来对着镜子转了半天，说和上衣风格不搭，不要。

第二条是阔腿裤。她穿出来在全场走了几个来回，说舒适度很好，就是不显腿形，不要。

第三条是微喇裤。她穿出来在镜子前扭腰转臀，一脸惋惜地说裤形很漂亮，就是后面的装饰太过夸张，不喜欢。

这时，导购已经抱着胸，静静地站在一边，对她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周游则坐在店中央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她不管不顾，继续试第四条裤子。这条黑色的皮裤，穿在她身上，走动起来流光溢彩，就像在腿上装了无数盏灯，明明灭灭。她故意问周游：“怎么样？”

他只轻轻扯了扯嘴角。她马上笑着对导购摇头，说：“观众说不行。”

导购一声不吭，改抱胸为叉腰了。

她又跑进试衣间，把最后一条裤子穿上。这其实是她第一眼就看中的裤子，不用试就知道它一定最适合自己。果然，她一走到镜子前，服务员的眼中立即流露出艳羡的神情。这条裤子就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翘臀，长腿，纤足，所有的线条都近乎完美。

“这条好，太适合你了！”导购不计前嫌地赞美道。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她抛给导购一个满意的微笑。

“那我给你包起来吧！”导购像看到曙光一样满脸期盼。

周游也站了起来。

“可是，现在看来，这件上衣跟这条裤子不配呢！”她一脸挑剔，一脸遗憾。

“那……你再看看上衣。”导购的脸快要气歪了。

周游一下子又瘫倒在沙发上。

她马上故伎重演，只不过这次变本加厉地拿了十件上衣！她安慰似的对导购说：“你家衣服都好漂亮！我都好喜欢哦！”

导购已经无语了，像木头一样跟在她身后。

她开始试这十件上衣，一件一件地点评它们的优缺点。等试到第三件的时候，她看到周游拿了本杂志；等她试到第四件的时候，周游已经盯着杂志入神了。这时，她当机立断，小声对导购说：“我去一下卫生间。”然后就在周游眼皮子底下溜出了VM店！

出了VM店，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蹿进最近的一家内衣店，把里面的导购小姐吓了一跳。

“给我拿一件一百块钱以下的75C！”她着急地说。

导购小姐却不紧不慢地目测了一下她的胸部，说：“你穿75A应该可以了。”

“给我拿75C！”她恨不得捂住导购小姐炯炯有神的双眼！

导购小姐慢悠悠地给她找了两款，让她去试穿。

她眼疾手快，抓起那件四分之三罩杯的，说：“要这个，快开票！”

导购小姐连开票都像在做慢动作，写了一半，好像有一个字不会写，停下笔想了半天，才继续写下去，把李小青急得想跳脚。

“待会儿你把东西包好，拿到门口递给我，别让我旁边的男人发现！”李小青拿过小票，叮嘱道。

“哦。”导购小姐开始慢条斯理地打包。

李小青一溜烟儿跑出内衣店，回到VM店。看到周游还在看杂志，她长吁了一口气。

买好了内衣，她便不再挑三拣四，直接从剩下的衣服里抓了件最喜欢的，试了一下，就定下来。

备受折磨的导购如获大赦，拿着衣服去开票。

李小青把小票拿到手上，把内衣的小票压在下面，一同递给了周游。

“哦，终于选好了。”周游放下杂志，如梦初醒。

第62节：别了，海的王子(8)

5

李小青自以为买内衣的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连她故意拖慢步子，和内衣店导购小姐交换小票和内衣都做得天衣无缝。她把装内衣的小袋子塞进VM的大塑料袋，还没走出三步，就听见有人在身后喊：“小姐——等等——”

她快步向前，不敢回头。周游却拉住了她，说：“有人喊你呢。”

她猛地回过头，只见内衣导购小姐屁颠儿屁颠儿地走过来，手捧一张亮闪闪的会员卡，一脸憨笑地说：“差点儿忘了，现在我们店满八十八元送会员卡一张！”

她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那导购小姐的“来路”已经尽收周游眼底。她真是白费心机，功亏一篑！偏偏遇到这个反应慢神经粗的导购小姐！

周游代她接过会员卡，顺手塞进了她提着的塑料袋里。她顿时石化了。

“哇，你男朋友好帅哦。”该天杀的呀！这傻妞居然还是个花痴！李小青似乎听到自己啪的一声碎了。

周游什么也没说，朝电梯口走去。

“小姐，你男朋友走了！”傻妞好心地提醒她。

她狠狠地白了傻妞一眼，尾随过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电梯，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门口，一股大风夹着细雨横扫进来。

周游朝旁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招招手，司机马上把车开过来。

上车之后，周游除了向司机报地名，再也没说过话。

回到酒店，二人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李小青把化妆品一件件掏出来，如数家珍般摆到大床上，望着它们百感交集，眼中渐渐涌出了泪花——亲人啊，咱们终于重逢了！她

摸摸粉底液，又抱抱遮瑕膏，再亲亲粉盒，恨不得给它们一一起上名字——“小宝贝”、“小心肝”、“小甜心”……

亲热够了，她又像拿到武器的战士，燃起一股昂扬斗志，旋风般地携带着它们进了浴室，恶狠狠地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意欲把它的丑陋消灭干净！

她先是洗脸，好多天没有用洗面奶洗脸了，毛孔简直像堵塞的马桶。她在手上搓出小山一样的泡沫，把脸整个儿埋了进去……洗完脸，就是护肤了，先抹上一层保湿霜，让皮肤喝得饱饱的，接下来就要正式开战了！粉底霜、遮瑕膏、腮红、眼影、睫毛膏、唇彩……亲人们前赴后继冲锋陷阵，终于收复了这块沦陷四天的地盘。

她望着镜中那张美轮美奂的脸，再一次涌出了激动的泪水。

美女李小青，回来了！

她一刻也不敢停，把身上老太太的褂子脱掉，把刚刚买回来的胸罩戴上——75C的丰胸美女李小青也回来了！再把VM的T恤和牛仔裤穿上——75C的丰胸时尚美女李小青终于完整了！她终于忍不住掩住脸哭出声来。

哭够了，对着镜子自赏够了，她才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放在洗漱盆里搓洗起来。

洗完新旧衣服，她卸了妆，裸着身体和脸蛋，躺在柔软、宽大的床上，盖上一床薄被，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四天来，她都没有如此安稳地睡过觉。她睡得又香又沉，连服务员送餐敲门都没听见。她还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和一个男人在雪白的沙滩上走，男人捡了一个蛤给她。她把蛤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枚闪闪发亮的戒指。男人问她嫁给他好不好，她很幸福地说好，然后男人就把戒指戴到她手指上。她一看，戒指上的不是钻石，而是一颗硕大的珍珠！然后他们就来到一张床上，男人抱着她，进入了她的身体，突然很奇怪地问：“你怎么还是处女？”然后她就看见床上有一片红墨水！

她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已是一头细汗。

“你怎么还是处女？”男人的问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她像听到晴天霹雳，一下心跳如雷。是啊，康伟要和她结婚，但之前她已经在他床上“留下”一抹红！如果结婚当夜，他发现她还是处女，怎么办？天啊！

第63节：别了，海的王子(9)

她一下愁得头皮发麻浑身无力，肚子还一阵阵地咕噜咕噜叫。唉，女人真是麻烦，千古不变的就是为处女身而烦忧！可只有为不是处女而烦的，像她这样为是处女而烦的，估计极少吧！不过，淡定淡定，没有的东西难补救，有的东西想丢掉还不容易吗？她稍微平静了一点儿。

细细回想梦中的情景，她也生出重重疑惑。那个和她结婚的男人，始终看不到面目，难道不是康伟吗？还有，为什么戒指上会是珍珠而不是钻石呢？她从来都不喜欢珍珠，她喜欢钻石。珍珠这种东西，脆弱无比，戴着戴着就被人体吸收、被空气氧化得面目全非，但钻石不一样，最硬最坚固，恒久保值。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那么喜欢钻石，为什么梦到的却不是呢？

咚咚咚，有人敲门。

她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跑到浴室把衣服穿上。好在开了吹风机，衣服已经干了。她一边应声："等一下！"一边拿着化妆品往脸上涂抹。

十分钟后，她终于打开了门。门外，是昨天送餐的服务员。服务员已经摆好了笑容，礼貌地问："请问李小青小姐在吗？这是她的晚餐。"

"我就是。"她对服务员微微一笑。

服务员明显一惊，再仔细打量她，然后又礼貌地说："我需要李小青小姐本人来签字，所以麻烦您叫她出来一下，好吗？"

"我就是李小青啊。"她笑得有点儿得意洋洋。

服务员明显不相信，但仍然耐着性子说："那我先把餐车推进去好吗？"

她让开了路。

服务员把餐具和饭菜上完之后，对她说：“请玉兰阁的李小青小姐出来签一下字行吗？”

她像是要证明些什么似的故意问他：“我就是李小青啊，难道我不像李小青吗？”

他听了“像”这个字，像是抓住了她的把柄，同样得意地说：“当然不像，你根本就不是李小青小姐。”

“哪里不像啊？”她得寸进尺。

“哎呀，小姐，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叫李小青小姐出来签字吧，我还要给很多客人送餐呢。”他说得很柔和，看得出来其实喜欢和她斗嘴。

“既然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啊，我找周先生证明吧！”她做无奈状，拿起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周游走进来，皱着眉头问他们：“怎么回事啊？”

她抢先回答：“他非说我不是李小青，不肯让我签字。”

“周先生，这位小姐非说她是李小青。”服务员笑吟吟地望着周游。

两人都等着周游给答案，周游却什么都没说，抓起单子就在上面刷刷写下自己的名字。

6

服务员走后，周游瞪了李小青一眼，说：“你真的很无聊！”

李小青不服气地反驳道：“我怎么无聊了？是他非不相信嘛。”

“行了，不说了。”说着，他就要往外走。

“哎，等等！”她赶紧叫住他。

“又想玩什么把戏？”他没好气地说。

“借我点儿现金吧。”她说。

他回过头，难以置信地问：“还没买够？”

“不是，我想……去趟医院。”她犹豫着说。

“怎么了？”他疑惑地道。

“没什么大事，你借我点儿现金吧。”

“要多少？”

她想了想，其实她也不知道这种情况需要多少钱，便随便报了个数，“八百。”

他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数了八张粉色钞票给她。

“谢谢！”她对他露齿一笑。

他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把钱放进口袋里，坐到餐桌前草草吃了几口，对着满桌子美味佳肴却没有食欲，满脑子都是梦里的疑惑和担忧。她把筷子放下，决定现在就去医院，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第64节：别了，海的王子(10)

她出了门，在酒店外面招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医院。

“哪个医院啊？”司机问她。

她脑子一转，说：“去小一点儿的，专门做人流的那种医院。”

“哦，我知道了！”司机嘿嘿一笑，发动了汽车。

也不知道司机想到哪里去了，一路上都从后视镜里盯着她看，还长吁短叹的，让她心里发毛。最后，车子停在一幢半新不旧的建筑物前。她从车窗往外瞧，居然是一家宠物医院！她当即怒不可遏，对司机说：“你干吗把我拉到宠物医院？”

司机赶紧回头解释道：“楼下是宠物医院，楼上是人的医院啊！”

她半信半疑地探头往上看，果然，楼上写着“××妇科医院”，看来是误会司机了。

付过车费，她走到宠物医院前，左瞧右看，不知哪里有楼梯可以上妇科医院。这时，宠物医院里走出一个老头，眯着眼问她：“你要去××医院吗？”她有点儿吃惊，随即点点头。

“这边上楼。”老头把她往宠物医院里引。

她将信将疑地跟着他往里走，穿过装猫和狗的笼子，拐到一扇屏风后面，果然看见了楼梯。老头朝楼梯努努嘴，示意她上去。她便开始往上走。

走到二楼，她看到这里别有洞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厅，正对着楼梯有一个柜台，站在后面的应该是“导医小姐”。两边各有几扇门，门上钉着“手术室”、“病房”、“诊室”等牌子。有些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人还不少，清一色的女性。

她走到“导医小姐”跟前，对方问她：“看什么病？”

“我……妇科。”她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导医小姐”扑哧一声笑了，轻蔑地说：“妇科医院难道看男科病？”

她讪笑着，搜索枯肠，还是没法把自己的“病”对上号。

“人流？”

她一听赶紧摇头。

“性病？”

她还是摇头。

“处女膜修复？”

她听到“处女膜”三个字，愣了一下。

“两块五，到二诊室！”人家已经给她撕了挂号单。

她只得递上钱，接了单，往二诊室走去。

二诊室的门虚掩着，她轻轻敲了敲，里面很快传来一声：“请进！”

她刚推门进去，就听见医生对坐在那里的女人说：“去前台交费吧。”然后那女人接过单子，连声道谢，和她擦身而过。

她有点儿胆战心惊地坐到医生对面，天杀的，这竟然是个男医生！

医生看了看她递过的单子，面无表情地问：“月经正常吗？”

“正常……”她顿时羞红了脸。

“现在在经期吗？”

“不在。”

“检查一下吧。”他站了起来，朝一旁的小床走去。

她看看那床，歪扭的床单在灯光下污渍斑斑，再看那男医生，虽然表情平静，眼睛却像狼一样发着光。

“我、我不是做处女膜修复的！”她赶紧声明。

“那你做什么？”男医生问。

“我做……处女膜去除！”她终于想到了合适的词。

“什么？”男医生坐回了桌子后面。

“处女膜去除。”她压低声音又说了一遍。

“我们不做这个。”

“这个跟修复不是差不多吗？”
“我们没有这个项目。”
“可是……”她还没说完，又进来一个女人。
“医生。”女人把单子递过去。
“月经正常吗？”男医生开始询问那个女人。
“医生，我的手术怎么办？”她急了，插嘴问道。
“你的，等我下班再说！”男医生抛给她一个暧昧的眼神。
她一看，吓得当即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出了诊室。

第65节：别了，海的王子(11)

她跑下楼梯，跑出宠物医院，来到大街上，喘息未定，望着“××妇科医院”几个大字，心里不住地咒骂。那男医生暧昧的眼神像只苍蝇一样挥赶不去，让她恶心，反胃。

不过她马上灵机一动，那男医生提醒了她，这种事情到医院来做，不是白白便宜了医院？她李小青守护了二十多年的处女地，莫非要让冰冷的仪器来开垦？太可笑了吧！多少女人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是处女，不过是要证明没和男人温存过，而她，居然要白白浪费这个意外的机会？

想到这里，她马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回酒店。

何不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嘿嘿，一举两得！她心花怒放起来。

7

回到酒店，李小青坐在沙发上，把自己从小到大喜欢过的男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对男生萌生感情，是十四岁那年，她刚上初一。也是那一年，她意识到上帝在相貌上对她的不公平。她喜欢的那个男生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偷偷喜欢他。他长得眉清目秀，在班上非常活跃，喜欢搞恶作剧，给她取了一串外号，像“油炸鬼”、“梅超风”、“长臂猿”之类的，她一点儿都不生气，只是自卑。直到该男生把她的这串外号编成歌来唱，这首歌唱遍整个年级时，她才终于痛哭一场，恨爸妈把自己生得这么丑，恨自己长得这么丑！

第一场暗恋以悲痛收场，她再也不敢轻易喜欢男生，一心只想好好学习，在成绩上打败那些天生丽质的宠儿。她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到了高三那年，班上很多男生都非常佩服她，其中有一个特别喜欢向她请教问题。她给他解题之后，他说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生，还请她吃冰淇淋。吃了十支冰淇淋之后，她的心也甜透了，慢慢对他有

了感觉。虽然她一再警告自己不可以，但他的赞美让她飘飘然。高考之后，她终于向他表白了。他却说：“我只是把你当成哥们儿，没想过这种事。”虽然这个答案没那么伤人，但她终于明白，把工夫用在学业上，只能成为男生的“哥们儿”，却得不到爱情。

上了大学之后，她把研习功课的劲头全放到了化妆技巧上。大二，她就晋升为校花级的人物，甚至班上的同学都以为她是转学来的。

好像为了证明什么，她一口气连交了八个男朋友，一个比一个帅。但她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却一个比一个短。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真心喜欢他们，只是喜欢身边有人哄着捧着。

毕业之后，她开始为以后的生活打算。因为大学期间没有好好学习，她的专业水平不怎么样。但她认定只要有美貌就有幸福，开始了寻找幸福的旅程。直到遇见康伟，她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扳着手指头数了数，她喜欢过的男人只有两个，至于康伟，现在是排除在这两个人之外的。

如果能找到这两个男人，以她现在的容貌，相信他们不会拒绝和她一夜激情。但她早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络，上哪里找去?

李小青有点儿挫败地瘫在沙发上，沉思着。

丁零零——电话突然响起来。

她伸手去接。

“喂，回来了？”是周游深沉的声音。

“嗯，回来了。”她有点儿意外。

“哦，没事。”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她握着嘟嘟响的话筒，有点儿茫然。

挂上电话，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周游，其实也是个不错的男人嘛！她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却止不住去想他对她的种种好：他跳下海救她，他喂她喝姜汤，他为她“一掷千金”……想起来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认识的所有男人！相比之下，康伟为她做的

根本不值一提，特别是那天，她说周游抢了她的东西，康伟那逊色的表现，真的让她很失望。如果康伟看到她掉进波浪涛天的海里，会冒险跳下去救她吗?

第66节：别了，海的王子(12)

当这个问题在她心里有了答案，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处女地交给周游开垦。而且周游住在孤岛，以后不会去打扰她和康伟的生活，想必也不可能把这种事告诉康伟的！

主意已定，她的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周游与她，现在只有一墙之隔！想到他棱角分明的脸，深邃坚定的眼神，还有他强壮有力的身体，她心浮气躁，面红耳赤。他真的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已经见过她卸妆后的样子，她不用担心他被吓到！

难道说，他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这么想着，她就有些心猿意马，站起来迫不及待地向玉溪阁走去。

周游把房间门打开。他身上穿着酒店的睡袍，领口开得很大，很大一片皮肤袒露出来，李小青一看不由得心跳加速。

“有什么事？”他转身往房间里走去。

“我……我来谢谢你。”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坐到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望着电视，随口应道：“不用。”

她坐在他旁边，和他保持着一公分的距离，眼睛也望向电视，却完全没看到电视里演的是什么，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他的呼吸仿佛通过沙发的弹性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心浮气躁。

她一边压抑住心里的躁动，一边思考着如何才能把他收服。

“你奶奶的衣服我已经洗干净了。”她说。

“嗯。”他仍然盯着电视。

“今天我买的这件上衣好像有点儿小，当时没觉得，现在穿起来好像有点儿小，你看呢？”她侧着身，挺胸收腹，把胸前的布顶得鼓鼓的。

他匆匆瞟了她一眼，说：“里面穿太多了吧。”

“没有啊。”她故作疑惑地左扭右摆。

他又看了她一眼，问道：“刚刚去医院干什么了？”

“哦，有点儿小感冒，没什么大事。”

“我还以为你去隆胸了呢。”

她顿时羞得脸红到了耳朵根。

片刻，她又问：“你觉得我涂这个颜色的唇彩好不好看？”说着，就嘟着嘴迎了上去。

他扫了她一眼，说：“像吸血鬼吃完饭没擦嘴。”

“你……”她气急败坏。

“真搞不懂，顶着台风坐船来这里，你就为了买这些东西？”他嗤笑道。

“怎么，不行吗？”

“行，不过就是很无聊。”

“你……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也来不到这里；如果没有你在海上舍身相救，我可能已经在鲨鱼肚子里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你。”她做出极度真挚的表情，水汪汪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他看了看她，说：“你不用这么感激我，如果我不是因为有事要过来，也不会让你搭便船。”

“搭便船？”她疑惑不解。

“是啊，本来我就是要过来办事，所以，你的船票就免了。”

原来他只是让她搭了个便船！她竟然还以为他是为她专程跑一趟！她隐隐有点儿失望，但很快又说：“你救了我，这是不容置疑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我真的很感激……”

他赶紧往边上挪了挪，说：“你可别想着以身相许啊！我只是怕惹麻烦，要是你因为搭我的船淹死，人家说不定以为我对你怎么样了呢！”

原来是这样！她的心像从高空落下一样有种失重感。望着他冷淡的脸，她心里难受起来，两次被男生拒绝的记忆瞬间复活，在她心里扑腾，翻涌。

“你回房间吧，我要睡觉了。”他在下逐客令。

她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也不敢回头，因为眼泪快要忍不住掉出来了。

8

卧室里灯光昏黄，墙壁的隔音效果极好，周围安静极了。

第67节：别了，海的王子(13)

李小青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一滴眼泪从眼角慢慢流下来。周游冷若冰霜的样子刺伤了她的心。这种冷遇，自从她学会化妆打扮之后，就再也没碰到过，这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她？难道说是因为他见过她的真面目？可他确确实实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啊！虽然他说是怕惹麻烦，但比起麻烦，生命不是更重要吗？而且，在商场里，他也确实为了给她挽回面子出手不凡！扔在垃圾桶里的那七八瓶粉底液，可能他们一转身就被售货员捡了去，她不由得啧啧惋惜。

他出手如此阔绰，会是什么人呢？他说来这里办事，又会是什么事？她越想越觉得他神秘莫测。

丁零零——电话突然响起来，她吓了一跳。

难道是他？她惊喜交加，心跳加速，快速拿起话筒，甜甜地喂了一声。

不料对方的声音比她更甜，甜得发腻，说："您好，请问您需要服务吗？"

服务？什么服务？她还没反应过来，就拒绝道："不需要！"

待挂上电话，她才想到刚刚那个女人声音暧昧。服务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泛……现在的人真是厉害啊，都打电话要求上门服务了。这么说，周游也会接到电话喽，那他会不会接受服务？想到这里，她心烦意乱，忍不住拿起电话给他拨了过去，打算冒充服务小姐戏弄他一番。可电话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她又打了两次，都是如此。莫非真正的服务小姐已经先下手为强，在墙那边"服务"上了？她凝神聆听，墙那边却没有半点儿动静。

她不甘心，到浴室拿了老太太的衣服，往玉溪阁走去。

她敲了好半天门，才有人在里面问了一声："谁？"

"李小青！"她有点儿莫名的恼怒。

他终于把门打开了。她呼的一下冲进去，左顾右盼，寻找女人的踪影，甚至跑到了他的卧室里。可床上空荡荡的没有人，看被子的形状，刚刚也只有一个人躺过。她暗自松了一口气。

“干吗啊？我刚刚睡着。”他明显很不高兴。

“把奶奶的衣服还给你。”她把衣服递过去。

“明天不行吗？非要现在。”他把衣服随手往沙发上一丢。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没有人接啊！”

“我把电话线拔了。”

“为什么？”

“有人骚扰。”

她心里一阵欣喜，他还真是个正人君子。

“我要睡觉了！”他又对她下逐客令。

“晚安！”她满意地往外面走。

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把脸上的妆卸去，然后把购物小票一张张拿出来算账。其实买的时候她心里也有数，现在一张张算出来，和当时算的差不多，三千一百块，加上晚上借的八百，一共三千九。等回到岛上，问康伟借好了，自己行李箱里的现金不过一千块，想必岛上也没有银行。真是拆东墙补西墙。

躺在床上，她想起了周游。看来他是个坐怀不乱的男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已经见过她的真容，她还有胜算吗？她不禁忧心忡忡。

周游说后天回去，那她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如果明天她还不能把他搞定，就只能自己“动手”啦！她不敢想象亲手把坚守二十五年的贞洁毁掉是什么样，什么感觉，但一定很凄惨，很无奈。不，从女孩儿变成女人这个过程，一定要让某个男人亲眼目睹，她还要洒下委屈的眼泪，让他痛惜……

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入睡，李小青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貌美如仙，一堆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其中就有康伟和周游。康伟向她

伸出手，她却拉起周游跑啊跑，跑着跑着不知怎么就掉到海里去了。康伟追上来只是站在岸边看，周游跳下去救她。把她救上来之后，她脸上的妆已经没有了，周游却一点儿也不在意，把她抱起来，放到了床上，二人缠绵悱恻……

第68节：别了，海的王子(14)

她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梦犹如在眼前，挥之不去，让她心驰神往。对！要化一个超级美艳的容妆去俘虏他！想到梦中的那幕，她信心百倍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刚要到浴室去洗漱，就听见礼貌而节制的敲门声响起来，她只得去开门。原来是服务员来送早餐。那小伙子一见到她，就做出亲切友好的样子，说："李小姐，昨天你去哪里了？你的朋友非要冒充你，让我很难做呢！"

"我……"她刚要张嘴说我在啊，可是想到昨天这小伙子死活不信的固执，便改了口，"我昨天出去了。"

"就是嘛！我从来没有认错过客人，你朋友太小看我了。明明就是两个人，非说她就是你。最后还是周先生过来签的字。"小伙子把早餐一样样摆到餐桌上。

"呵呵，你眼神真好！有时候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出去，人家以为我们是双胞胎呢。"她决定逗逗他。

"怎么可能？你们俩也就身高差不多，其他没有一点儿像的！"

"真的没一点儿像的？"

"是啊，特别是气质，李小姐的气质多好，朴素大方，你那朋友时髦妖冶，根本不一样的！"

虚伪！虚伪！她在心里暗暗骂道，然后在单子上签了字，微笑着目送他出了门。

她走到浴室，盯着镜子里那张脸，狗屁朴素大方，不就是一张诚实地丑陋着的素脸吗？这张脸对男人只有惊吓作用，根本毫无吸引力可言！她恨恨地拧开水龙头，刷牙，洗脸，上妆。

想了又想，她决定化她的招牌妆——范薇怡式容妆。这是她最拿手最自信最喜欢的，以假乱真的程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她刚把脸上的妆化好，开始梳头发，心里暗暗叫了一声不好，还缺少几样必备的工具——大发夹、大墨镜、大耳环等。她匆匆忙忙地跑到卧室把外衣换上，左摸摸右抓抓，这才想起她最缺少的是一个特大号化妆包！她火速冲出门，钻进电梯。

一出酒店，她看到外面白花花的一大片，原来台风已经过去了。她抬头看天，天空蓝得让人心旷神怡。她认定这是一个好兆头，兴高采烈地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商场。

到了那天和周游一起去的那家商场，路过卖化妆品的柜台时，她一看还是那个售货员，便忍不住走了过去。那售货员的目光刚触到她，立即发出明亮、热情的光，嘴上殷勤地招呼道："美女，需要些什么？我们有很多新货，来看看吧！"

她坐到椅子上，像那天一样说："粉底液都有哪些？"

售货员立即献宝似的把最好、最贵的那瓶双手奉上，说："这是我们的新货，你看看。"

她仍是挤出一滴到手指上，看着液体缓缓流淌，然后说："流动性不是很好，有没有更好的？"

售货员立即赔着笑脸说："美女真是懂行，可我们这里最好的就是这瓶了，价格上可以给你优惠点儿。"

她听完既没有火冒三丈也没有唉声叹气，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再看看。"就抽身离开。

如果周游看到这一幕，又会怎么样？还会把粉底液全买下来然后摔掉吗？她想着，不觉一笑。

搭电梯到四楼，她买了挎包、发夹、墨镜、耳环、皮带等一堆东西。当她把大大的挎包挎在肩膀上时，立即感觉一度空落落轻飘飘的世界又有了分量。她迫不及待地要回去把化妆品全装到挎包里。

回到酒店，她把化妆品装进挎包，将发夹等利器武装到身上。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终于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信心和力量。

把餐桌上的糕点吃掉两块，她挎着挎包，兴冲冲地向玉溪阁发起“进攻”。

她敲了半天门，才有人来开。当她看到开门的人时，不由得目瞪口呆。这脸是周游的脸，可这衣服却不是渔民打扮，而是衣冠楚楚西装革履！这身有形有款的黑西服，穿在他身上简直帅呆了！

第69节：别了，海的王子(15)

“我现在有事，你等会儿再过来吧。”他说了一句就要把门关上。

她眼疾手快地扶住门说：“我有急事找你！”

9

一进门，李小青看到沙发上坐了一个人。她猜得果然没错，屋里有人，但她又没全猜对，坐在那里的并不是女人，而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茶几上还摆了些东西，她定睛一看，竟然是螺！茶几旁边的地上，一个行李箱打开着，显然是周游的。

“你好。”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跟她打招呼，风度跟他身上西服的档次一样不俗。

“你好。”她优雅地对他微微一笑。

“有什么急事？”周游面无表情地问她。

她看看沙发上的男人，又看看周游，随意地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用略带暧昧的语气说：“你们先办正事吧，我等你。”

周游拿她没有办法，干脆在男人旁边坐下来，继续他们的谈话。

“这只红牡丹宝螺，确实比较完美，螺口完整，花纹清晰，连一条生长纹都没有，呵呵，你开个价吧。”男人把一枚鸡蛋大小的螺放在手心里细细端详着。

李小青瞟了一眼那什么牡丹宝螺，心里想，这种东西在海边捡的，还开什么价，能卖十块钱就差不多了！

周游伸出一根手指。

李小青心里暗暗惊奇，这么个小东西他竟要价一百块？

果然，男人摇摇头，说：“它的美中不足是颜色不是很鲜艳，八千吧。”

什么？八千？李小青惊呆了。这么说刚刚周游那个手指表示的是一万？这个小破螺要一万？她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淡定！淡定！她在心里直呼。

“好吧，你再看这只。”周游又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件东西，把上面包裹的毛巾去掉，露出一个比排球小一圈的螺。这个螺长得很特别，样子有点儿像蜗牛，但花纹像水波一样，从中央漾向四周。

“穿孔鹦鹉螺！”男人眼睛发光，小心地接过螺。

看男人的样子，再看这螺的个头，李小青觉得这螺会比刚刚那个贵！她激动得屏住呼吸，等着他们讨价还价。

“四千，我要了。”男人干脆地说。

怎么才四千？这么大的“排球”，还比不上刚刚那个“鸡蛋”？李小青有些纳闷。

“你看清楚了，螺口非常完整，这可不是你们那样磨出来的。”周游平静地说。

“再加五百。我那里已经有两只了，你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这种极品的市场要么是博物馆要么是富豪，但喜欢收藏贝壳的富豪凤毛麟角。”男人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当然知道，吴老板刚刚又换了一台宝马。”

“好吧，五千，最多只能是这个数了。”

“好。”

五千！李小青心里惊叹着，这么一个螺，比她全身上下所有家当都要值钱！她才坐下不到十分钟，周游就卖了两个螺，挣了一万三！天啊……

这时，行李箱里只剩下最后一个螺了，李小青和男人的目光都聚焦到那毛巾包裹的物体上。

周游把它拿起来，并不急着拆开，神秘地一笑，问道：“猜猜这是什么？”

吴老板说：“别逗我了，赶快打开吧。”

周游慢吞吞地把毛巾一层层打开，里面先是露出一个尖顶，接着又露出金字塔一样、乳白色、有粉红色斜条纹的螺身——原来是它啊，李小青不以为意起来。当时在船上周游就把它拿出来过，把毛巾

给她擦头发了嘛！这家伙能值多少钱？当时她觉得用一条毛巾包裹着还真是奢侈。

吴老板的眼睛瞪得滚圆，熠熠发光，嘴巴微张，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咦，这个螺破了嘛！”李小青看到螺壳底部的一条裂缝，忍不住说。

第70节：别了，海的王子(16)

吴老板和周游一愣，接着笑起来。

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吴老板问道："这位漂亮的小姐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周游说。

吴老板却盯着李小青看起来，打量了半天才说："这位小姐长得很像一个明星。"

"是吗？她还像明星？"周游不以为然。

"对了，像那个拍'不得不瘦'广告的范薇怡，太像了！"

李小青听见此话，不禁一笑，说："拍那个广告的就是我，不是范薇怡。"

"真的呀！哎呀，原来这位小姐真是明星！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小姐芳名？"吴老板顿时来了极大的兴趣。

"李小青。"

"你还拍过广告？不可能吧？"周游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得不瘦'，吃吃睡睡也会瘦！每天只要一粒，就'不得不瘦'！"李小青摆了广告中的Pose，现场直播了一次。

"对对对，哎呀，李小姐，大明星啊！今天中午，我能荣幸地请你吃个饭吗？"吴老板兴奋得脸放红光。

"咳咳咳。"周游适时地打断了二人的谈话，"吴老板，我们先把螺的事谈完。"

李小青觉得自己表现的时机到了，马上问吴老板："这只螺叫什么名字？它是不是破了啊？"

吴老板一笑，一本正经地卖弄道："不知道李小姐对贝壳有没有研究？我就简单地给李小姐说说贝壳吧。人类对贝类的研究，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以后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世人发现过一种金字塔形的美丽海螺化石，将其命名为'翁戎螺'。生物学

家们通过对‘翁戎螺’化石的研究，确认这种海螺是5?7亿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海洋生物。由于一直没有发现过‘翁戎螺’的活体和新鲜的螺壳，科学家们一度认为‘翁戎螺’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那这只就是‘翁戎螺’？”李小青在吴老板停顿的时候适时发问，故意满足他的虚荣心。

“李小姐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吴老板果然很得意，冲她摆了摆手，接着说，“其实‘翁戎螺’并没有灭绝，它不过是从浅海移居到了人类潜水难以到达的深海。1879年，有人找到一只‘翁戎螺’，那只螺被送到荷兰的鹿特丹自然博物馆收藏起来。生物学家们研究这只‘翁戎螺’时发现，它的外形很像世人想象中的海龙王宫殿，便将它命名为‘龙宫翁戎螺’。它的珍贵，不仅仅在于它的美丽和罕见，更在于它具有研究古生物演变的科学价值。生物学家们认为它的科研价值不亚于陆地上的‘大熊猫’。”

“那这只就是传说中的龙宫翁戎螺吗？”李小青不禁对周游手上的“金字塔”刮目相看。

“没错。而且它底部的裂缝是天然生成的，乍看起来就像破损的一样，其实不是的，呵呵。它一直都是贝类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极品。在台湾，它还被收藏家们称为‘百万富翁螺’。”

“‘百万富翁螺’，这么说来，它价值百万？”李小青假戏真做地瞪大了眼睛。

“是的，品相好的确实价格不菲。”

“那这只要多少钱呢？”她要让吴老板的卖弄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就要问周老板了。”

周游看着二人的“表演”，淡淡一笑，把螺递给吴老板鉴赏。

吴老板小心翼翼地接过螺，拿出电子尺去量，然后啧啧称赞道：“30?64厘米，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也不过35厘米啊！这一只……”

“品相也很完整，非常好，还有口盖。唯一的瑕疵就是那条小小的生长纹。”周游补充道。

吴老板把螺翻来覆去地看着，不得不认同。
“你开个价吧。”他说。

第71节：别了，海的王子(17)

周游竖起了一根手指头。

一万？不太可能，十万？李小青和吴老板还是很疑惑。

“十万？”吴老板不太确定地问。

周游点点头。吴老板大喜，不料周游又说了两个字：“美金。”

啊，那折合人民币得多少钱啊！李小青吓了一跳。

“现在在台湾花几万就能买到一只，周老板，你还不了解行情吧？”吴老板小心地把龙宫翁戎螺放到茶几上。

周游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一家有名的贝壳珊瑚馆，里面有一只20厘米长的龙宫，是花八万美金买的。我这只比它大了近一倍，价格却和它差不多。”

看吴老板的样子，那家贝壳珊瑚馆的龙宫他也是知道的，便闭了嘴，做思想斗争。

“吴老板，刚刚你不是说它一直都是贝类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极品，在台湾还被称为‘百万富翁螺’吗？我想，这个应该是世界第二大，你一转手，赚的可不只百万呢！”李小青乘胜追击。

吴老板不说话，又拿起螺仔细察看起来，还掏出放大镜一点点地照着看。

“吴老板，如果周游不是急着要回岛上，我正好认识北京一家海洋馆的馆长，他早就想要一件镇馆之宝了，相信这件宝贝他肯定非常喜欢。”李小青逼他做出决定。

“好吧，我要了。”在可能的对手面前，吴老板终于下了决心。

10

李小青、周游和吴老板三个人步入饭店时，几乎吸引了全场的目光，那些目光像舞台探照灯一样打在他们身上。李小青趾高气扬起来，伸手把脸上的墨镜扶了扶，动作优美。当然，她清楚地看到这些

目光有一半是落在周游身上的，穿着名贵西服的周游气度卓尔不群，本来就帅气的脸现在魅力非凡，一边的吴老板简直就是个陪衬。

迎宾小姐上来接待他们的时候，脸色微红，望着周游的眼睛既含情又羞赧，然后目光移到李小青身上，马上就变成了强烈的嫉妒。

三个人进了一间“三响一转”的大包厢。所谓三响，就是电视机响卡拉OK响和空调响；一转，就是餐桌上的大转盘。

服务员把三把椅子拉开，三个人款款落座。

三本菜谱一一在三人面前摆开，这家饭店的服务还算周到。

“李小姐、周老板，你们点。”吴老板为表示诚意，没有动眼前的菜谱。

李小青和周游把菜谱翻开。这本厚厚的菜谱做得精美绝伦，百元以上的菜全部配了彩图，可谓活色生香尽收眼底。

“白切加积鸭是什么鸭？怎么做的？”李小青问道。

“加积鸭，是琼籍华侨早年从国外引进的良种鸭。养鸭方法特别讲究：先是给小鸭崽喂食淡水小鱼虾或蚯蚓，约两个月后，再以小圈圈养，并把米饭、米糠掺和在一起，捏成小团块填喂，二十天后便长成肉鸭。它鸭肉肥厚，皮白脆嫩，皮肉之间夹一薄层脂肪，特别甘美。白切最能体现鸭子的原汁原味，所以这道菜比较有名。”服务员熟练地答道。

见李小青感兴趣，吴老板便说：“那咱们来一只尝尝吧！”

“加积鸭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吧。”周游说。

“是的。”服务员笑得特别甜。

“那还有三大名菜是什么？”李小青问。

“和乐蟹、东山羊和文昌鸡。”

“李小姐都没吃过吧，要不都要来尝尝？”吴老板热情地道。

“那就要清蒸和乐蟹和椰汁东山羊吧。”周游说。

吴老板见人情被周游抢了去，便问李小青：“文昌鸡要不要？”

李小青却把头转向周游，用目光询问他。他说：“再点个蔬菜吧。”她便听话地要了一个西芹炒百合。

“再点个海鲜吧！”吴老板翻开菜谱，又要了一个碧绿龙虾球。

第72节：别了，海的王子(18)

点完菜，吴老板要了一瓶红酒。

“李小姐，第一次来海南吧？”吴老板冲欲上前来倒茶的服务员摆摆手，自己亲自出马给李小青斟茶。

“是啊，吴老板呢？听口音也不像本地人。”李小青微笑着说。

“我隔三差五都要飞一趟海南的。”吴老板顺手给周游倒了一杯茶。

“哦，就是和周老板做生意？”她特意改了称呼。

“除了周老板，我还有几个朋友在这边。”吴老板一语双关。

“吴老板是哪里人？”

“英雄不问出处，哈哈哈哈，我现在在上海做生意。”

“吴老板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喽？”

“一般吧，一家旗舰店，五家分店。”

“专做贝壳精品？”

“也不是，分店里也有很多中低档的货，品种要齐全的啦。”

“吴老板真是个儒商，呵呵。”

李小青和吴老板相谈甚欢，把周游撇在一边自己喝茶。

好在菜上得快，吴老板招呼大家吃菜，然后给李小青和周游倒上红酒。

“来，为我和周老板的合作愉快干一杯！”吴老板举杯敬周游。

周游和他轻轻碰了碰杯，抿了一口。

“然后，为我和李小姐将来的合作，干一杯！”吴老板又把杯子递向李小青。

“合作？什么合作？”李小青不解。

“小店准备搞一个展览会，到时会请各界名人和朋友来做嘉宾，我希望李小姐能作为演艺界的名人出席。”吴老板解释道。

演艺界的名人？李小青不禁心驰神往。

“这个我要请示公司……”她却故意做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不用，你就以私人身份出席好了。通过你公司的话，酬劳可要减少的哦！”吴老板冲她眨眼。

李小青便愉快地和他碰了杯。

周游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

“李小姐除了拍广告，还有什么作品？”吴老板饶有兴趣地问。

“刚接了一部连续剧，《爱情下一站》这本小说你知道吗？这个连续剧的原著就是这部小说。”李小青眼睛都不眨就信口雌黄。

“孤陋寡闻啊，我平时也不看什么小说。李小姐在里面演什么角色？女一号吗？”

“不是女一号，是比女一号更加耐人寻味的女二号。”

“哦，实力派啊！”

“过奖了。王导本来要找我拍他的新电影的，可是跟我这个连续剧的档期冲突了，所以……唉。虽然和王导合作对我的前途很有帮助，但我个人更喜欢《爱情下一站》这个剧本，没办法，鱼和熊掌啊。”

“王导莫不是……”

“是的。”

“哎呀，那真是太可惜了！李小姐你就不想跟范薇怡齐名？范薇怡就是跟王导合作拍了《西瓜甜》才一炮走红的，太可惜啦！”

“相比之下，我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剧本。”

“李小姐真是性情中人，来，我敬你！”

李小青和吴老板的热烈交谈与周游自斟自饮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服务员像是看不过去了，主动上来给周游倒茶斟酒换骨碟，还殷勤地问他要不要米饭。

周游专心致志地吃饭，很快就吃完了，站起来向吴老板告辞：“我有事先走了，你们慢吃。”

吴老板假意挽留几句，就随他去了。

李小青什么也没说，看着他离开包厢。

周游离开后，吴老板更加放肆起来，告诉李小青他跟她住的是一个酒店，让她待会儿到他房间里谈谈合作的事情。

“现在谈不行吗？”她的态度明显冷了下来。

“现在是吃饭嘛，吃饭不谈公事。来来，我再敬你一杯，预祝我们合作成功！”他又朝她举起酒杯。

第73节：别了，海的王子(19)

看着他色眯眯的眼睛，她想马上抽身离开，但想起他刚刚的话，突然心生一计。

“吴老板，我已经吃饱了！”她眨了眨眼，暧昧地道。

“那好那好，我们回去谈公事！”他心领神会，喜上眉梢，伸手把服务员招来结账。

二人出了饭店，打车回到酒店。

刚走到吴老板房间门口，李小青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哎呀，我还有件急事没办呢！刚刚去找周游的时候，光顾着不要打扰你们，都忘光了！”

“什么急事？”吴老板顿时有点儿扫兴。

“你先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过来！”她抛下一个媚眼，转身离开。

玉溪阁就在吴老板房间的楼上，她坐电梯上去，匆匆敲响了周游的门。

周游把门打开，看见是她，有点儿惊奇，“怎么了？”

“我有事找你。”她硬是挤了进去。

一进门，她就跑到他的卧室，看了看他的电话，然后回头问他：“我们明天回去，是吗？”

“是啊，你要是有事，也可以晚两天自己回去。反正我明天回去。”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当然要坐你的船回去了，你可不许丢下我不管！”

“随便你。”

“你要午休？”

“是啊。”

“那我不打扰你了。”说着，她退了出去。

“今天还蛮识趣的。”他笑了笑，关上房门。

11

李小青来到吴老板的房间，吴老板满面堆笑，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问她喝什么。她对他嫣然一笑，说刚吃饱，什么都不想喝。

他请她在沙发上坐下来，笑吟吟地说："真没想到我这次来海南还能遇到李小姐，真是太荣幸了。李小姐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呢！"

"哪里，哪里，我不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艺人罢了！"她冲他一笑。

"李小姐的笑容真是太迷人了！"他把身子朝她这边挪了挪。

"吴老板和周老板经常在这里交易吗？"她顺便打探道。

"一年也就五六次吧。李小姐和周老板是……"他也在打探。

"哦，我跟吴老板差不多，北京那家海洋馆的馆长是我朋友，这次我来海南旅游，他托我顺便给他找找镇馆之宝。"

"这么说，是周老板主动联系你的？"

"哦……嗯。"

吴老板若有所思。

"不过周老板跟我说货已经留给吴老板，所以我们只能等下一次。"她赶紧补充道，做遗憾状。

吴老板见状，又往她身边靠了靠，小声说："如果李小姐实在想要，鄙人也是可以忍痛割爱的啦……"

她看他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忍痛"，而是射出要"夺爱"的光芒。

她趁热打铁，偷偷往下扯了扯上衣，再学某嗲明星的一个招牌动作，把双臂伸直往胸前交叉，运用内力把胸肌顶起，上臂从两边挤压——巨壑鸿沟赫然出现在领口下面！

吴老板的视线果然胶着在她的胸间，再也挪不动了。

"只要李小姐愿意，什么都好商量的……"他像喝醉了酒一样，眼神迷蒙地向她身上靠去。

她赶紧做受惊的鹌鹑状，缩到沙发的角落里，羞赧地说："我有点儿口渴，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他看了看她，边说好，边恋恋不舍地离开沙发，走到墙角的冰箱前。

她赶紧起来，快步走进卧室，急急地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按下号码，然后紧张地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当“喂”一声响起来时，她听见了房间外面的脚步声，立即把话筒虚挂在电话机上，半倚在床头做出妩媚的表情。

吴老板端着水杯进来，看见她像只主动送入狼口的羔羊，兴奋得眼放绿光，把杯子往床头柜上一搁，就扑了上去。

“吴老板，你干什么？不要！不要！”她在他还没挨上来时就尖叫，然后像只兔子一样从床这边蹦到了床那边。

他看着她的反应有点儿诧异，但马上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暗示，以为她在跟他玩游戏，便嘿嘿笑着配合道：“小乖乖，小宝贝，别跑啊，我来抓你喽！”

“救命啊——救命啊——”她蹿得飞快，叫得惊天动地。

他觉得她做得太夸张，但又不免啧啧暗叹，这就是演员啊，真逼真！于是更加卖力地去追她，并发出邪恶的狂笑，跟她的奋力求救相呼应。

她从卧室跑到大厅，他一路追了出去。她躲在沙发一侧做瑟瑟发抖状，他龇牙咧嘴，像电视上的禽兽一样先扯掉自己的领带，再脱掉衬衫，光着上身，老鹰抓小鸡一样张开胳膊朝她走过去。

砰砰！这时，门口传来响动，不像是敲门，更像是踹门。